國聞周報

第十三卷 第三十一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薊門內外

王芸生

我是北方人，却有着北方人所不應有的缺憾。長城大河是北方的特徵，黃河我只見到豫魯境內的一段，長城還未曾會過面。長城距北平只有兩小時的路程，因為覺得容易去，反倒一年年的拖延下來。去年夏天決心要到居庸關青龍橋一帶一遊，在徵求同伴時反被朋友勸住了。他們的意思，以為若遊長城，必須順路一謁十三陵，一則天氣炎熱，再則青紗帳時，昌平一帶頗不平安，何必冒險，秋後再去吧。當時一躊躇，不久冀察問題相繼而起，北方情形日益黯淡。我當時既悲國事的煎急，復悔未曾一登長城，深懼以後將無再去的機會。最近又得休假餘暇，遂決定獨自作短期旅行，於西南風雲北局徬徨中離開了天津。

走出薊門

七月五日下午五點，於一陣新雨之後，由正陽門站登平綏通車。車到西直門時，天復落雨，清風透窗，細雨挹塵，胸中煩熱，為之一掃。過清華園後，遠山近疇，迎目青葱，景色漸佳。過昌平，雨停，天壽山迎面撲來，濃雲暮靄，籠罩山頭，十三陵散佈於岡巒之間，尚隱約可辨。七點到南口，加掛爬山機車。自此前行，車入叢山，削壁插天，古木凝翠，在在動人遐思。車近居庸關，遙望長城，蜿蜒一線，如巨蛇爬上蒼翠的高山。偉大氣象，的是奇觀。穿過山洞之後，八點到青龍橋。車停山凹中，長城分懸於左右兩峯之上，重足仰望，我的一顆童心此時已怦怦飛上山巔。過此則暮色四合，不辨景物了。車循V字形路線，倒轉而下，穿過八達嶺山洞，九點到康莊。回顧八達嶺，濃雲深鎖，竟不能辨其輪廓。

既出薊門（居庸關一名薊門），已是塞外，以現在的省界言，這一帶正是冀察之交。於此時而置身此地，不禁有無限

的悵惘湧上心頭。夜色已深，登車就寢，竟不能成睡。每夜此時，正在燈下看新聞電稿，往往因一個消息的刺激，拍案歎息，繞室徬徨。現在前不着村，後不把店，一人躺在臥車中，正好休息，誰知竟大大不然。腦筋不肯一刻休歇，儘在焦念兩廣的消息不知如何了？北方局面正在一個機微點上，不知又有了什麼波動？在輪軌交擊的轆轆聲中，思潮隨之兎起鶻落，精神殊不寧貼。當遇到站頭停車之際，窗外夜色，隔室酣聲，在這極端靜寂之時，這靜寂在我腦筋中逐漸膨脹，逐漸擴大，轉若無限的喧嘩，使我煩躁，以至不能忍受。如有命令司機的權力，我一定叫火車倒轉，一直開回天津。現在我才知道靜寂是會壓迫人的。

子夜半點鐘到張家口，披衣下車，殘雲飄空，月冷如水，遠眺站外，隱約一叢遠山。我現在所能見到的察哈爾首都只有這一點兒。

六日晨七點到了大同，這時晨曦已高，殘月尚掛在西天。

「你那兒來？」

「你那兒恭喜？」

在被站兵盤詰時，我開始聽到晉音。

雲岡與大同

到雲岡去，平綏路局有專人招待。大同距雲岡三十里，乘汽車前往，一小時可達。這天由北平來逛雲岡的只有我一個人，路局也為之特開一部長途汽車。站上臨時有三個客人附車赴雲岡，連司機及招待員，共六人同車，也不算寂寞了。六點開車，匆匆穿過大同城。時在雨後，汽車路上，低窪之處，積潦如河。車行其中，水聲衝激，浪花四濺，此時車中，儼然船上。汽車路係平綏路局所新修，路面未固，經山水洗蕩，故甚坎坷。不隄防一個顛簸，人從車中躍起，頭與車頂相觸。謝謝上帝！幸而我登車後忘記脫掉草帽，難為它替我擋了一陣，否則殆矣。繼續西進，武州山遙遙在望，沿途岡巒起伏，路愈坎坷，顛頓益甚。車溯武州河流而行，且有數處須橫涉河流而過。童山濁流，自是塞外風光；而車過之處，村犬逐吠，裸童指看，也饒樸趣。七點鐘到了雲岡。車停在雲岡別墅，略為休息，便去瞻仰那想望已久的雲岡石佛。

雲岡佛窟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當時北魏建都於大同，武帝佞佛，以政治的力量及宗教的信願，產生了這一片彪炳人寰的偉大雕刻。雲岡石佛的雕刻，開始於魏興安二年（

西曆四五三年），歷七帝，百餘年而成。據「續高僧傳」曇曜傳說：

曇曜……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

想見當年規模的宏大，現在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

自雲岡別墅西行，便是「石佛古寺」，我由寺僧領導，入寺參觀，這大概就是所謂中央諸窟。石窟中黑不辨物，幼僧燃火炬照之。一如來佛像，盤膝而坐，寬五丈，高六尺，最為巨觀，然週身經彩塑，不見雕琢痕，頗失原來之美。轉入洞後，大佛之背及四壁，雕有無數小佛，刀法簡單，形像不一，最得藝術之美。洞中空氣，甚為潮濕，石崖如沙，逐漸剝落。登樓觀覽，至第三層樓始與大佛之頭對面。樓之西楹，板木已朽，登臨其上，搖搖欲墜，我冒險探之，像皆泥塑，壁繪俗彩，一無足觀，遂告同行諸人勿往。下樓後，轉入「西來第一山」，石像較小，而頂部雕刻甚美。再西為「佛籟洞」，洞之前部，改為碾房，洞中石佛皆燬，已無一像存留，惟洞頂部分尚完好，且最美。浮雕各種花紋，極俊美，佛像或飛或舞，不拘一格，均栩栩欲活。我以為這當是現存的雲岡石刻最美的部分。再西為「五佛洞」，佛像皆經泥塑粉飾，殊失本真，無甚足觀。在中央第七窟中，壁之高處，有一碑誌，寺僧印有碑文，其文如下：

邑師　法宗　普明
　　　曇秀　道員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八月三十日，邑城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積，生在末代，甘寢昏境，靡由自覺，微善所鍾，遭值聖主，道教天下，紹隆三寶，慈被十方，澤流無外，乃使長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敷，意欲仰酬洪澤，莫能從遂，是以共相勸合，為國興福，敬造石厝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願以此福，上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川，威踰輪轉，神被四天，國祚永康，十方歸伏，光揚三寶，億劫不隧。又願義諸人，命過諸師，七世父母，內外親族，神栖高境，安養光接，托育寶花，永辭穢質，證悟無生，位超群首，若有宿殃，墮落三途，長辭八難，永與世別。又願同邑諸人，從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潔，明鑒實相，暈揚慧日，使四流傾竭，道風堂扇，使慢山崩潰，生死永畢，佛性明顯，登階住地，未成佛間，

願生生之處，常爲法善知識，以法相親，進山俱遊，形容影響常行大士八萬諸行化度一切同等正覺逮及累刧先師七世父。

魏太和七年，當西歷四八三年。雲岡的碑碣，據載籍當甚多，現所存者，此碑當是最完整最古遠的一個了。據此碑文所記，可見雲岡石佛，當時不僅帝王揮霍政府的資財，尚有不少私家的財力。以五十四個私人的能力，完成這樣一大佛窟，可見當日佛教之盛及信仰之堅了。

「碧霞宮」後一洞，有一大立佛，高六丈，披袈裟，名萬佛衣，衣上刻萬尊小佛。洞中潮濕也甚，鴿羽鳥糞，腐氣撲鼻，四壁如沙，雕刻之跡，已不可尋。自此西行，有數洞已經泥封，不能入觀。沿山而西，崖壁間錯落落的不斷有大小石佛出現。疑當初皆是佛窟，經多年的風雨剝蝕，多已傾圮，現在只餘窟底的殘痕了。再西行，一個露天大佛盤膝坐在突出的山崖上，面目尚完好，兩傍立着兩個侍佛。此佛當初當然也在窟中，想是窟崩龕圮，使佛外出，與日月爭輝。再經若干年的風雨剝蝕，我們的後人將有看不到這尊大佛的一天。再西皆是零星殘洞，不及詳觀。遂繞經山下村莊而歸。別墅之東，尚有一窟可觀。經寺僧導往，景象益爲蕭然。人入洞中，棲鳥驚飛。全洞不啻一沙窩，四壁剝落，已無古刻殘迹，惟存中央一大佛及兩侍佛。兩侍佛所戴之冠，花紋絢麗，刻工絕美，爲此窟一大特色。

雲岡石窟，規模宏大，我只用兩小時的功夫，匆匆一看，當然難得其全，這只算遊覽與憑弔罷了。總觀雲岡形勢，覺得現存的或僅當原蹟十之二三。一片童山，無草木掩護，石爲沙質，較易剝蝕，即使沒有不肖子孫來鑿頭削足的摧毀，而終年爲風雨浸削，也將逐年銷損，胡適之先生說：「曇曜鑿石作大佛像，要使佛教和岩石有同樣的堅久，永永不受政治力的毀壞。這個志願是很可欽敬的。只可惜人們的愚昧和狂熱都不能和岩石一樣的堅久！時勢變了，愚昧漸漸被理智的風蝕了，狂熱也漸漸變冷靜了。岩石鑿的六丈大佛依然挺立在風沙裏，而佛教已不用『三武一宗』的摧殘而自己毀滅了，銷散了。雲岡伊闕只夠增加我們弔古的感喟，使我們感歎古人之愚昧與狂熱眞不可及而已！」我對於雲岡的感想，覺得這是北中國的政治勢力與宗教狂熱的產物，它的正面意義已不存在，現所存留的却是這東方大雕刻的藝術價值。從藝術觀點上來看雲岡石佛，是值得我們中國人安慰的。胡先生慨歎於佛教狂熱的消逝，我還深懼這藝術價值也將不能與時間永存！

九點遊畢，回別墅路憩，九點三刻登車而歸。歸途中見

武州山迤邐一線，沿山外崖多作孔洞形，我頗懷疑這些孔洞都是佛窟的殘影。「續高僧傳」所謂「櫛比相連，三十餘里」，當不是故意的誇大。時間能使山川變形，這沙崖上的雕刻的壽命自也大為可憂。我在車中回望雲岡，只見一片荒山，黃沙濁流，點綴其間，心中起一種莫名空虛之感。同行某君說「雲岡怎麼沒有一點兒氣魄」？我雖答不出所以然來，却也深覺雲岡已是生氣索然了。

大同是西北交通的要道，我在赴雲岡道中，看見許多驢子背負兩塊大煤，登山涉水，這樣的生產與運輸，未免與現代化距離太遠了。汽車仍是那樣顛頓，這來去兩小時的汽車路程，我常是手揑兩把汗，肚子裏努着一股勁，而仍不免於碰撞。坐這樣車子，孕婦可以墮胎，老頭子可以送命，我們中年人却正好借此鍛煉一下筋骨。

車到大同城內，順便一遊上華嚴寺。據說此寺也是北魏時的大刹，中經數度重修，一楹巍峨的大殿，佔地四畝餘。殿基甚高，站在殿前，可以眺望市景。殿內供巨佛多尊，皆係泥塑，較之石岡石佛，自有美俗之別。殿中畫壁，係明朝之物，甚為工細。

十一點半返車站，略事休息，十二點進城吃午飯，飯後步遊城內，四門馬路都已走過，看了九龍壁，又逛了城隍廟街。這條街很熱鬧，好似北平的天橋，天津的三不管，野台戲，雜藝小販，應有盡有，同時還看見一面「招募新兵」的小旗。城的建築很雄壯，市容相當整齊，但不見怎樣繁榮，不失為一個三四等城市。

大同是代北的名城，歷代軍事必爭之地。東晉既衰，拓跋氏建都於此，是為北魏。北魏據此，蠶食鄰方，併有中夏及六鎮之亂，魏以覆亡。說者即謂棄代北而遷河南，非魏之利。周齊之間，突厥漸強，迭施憑陵。唐初，亦被其患。後建設軍屯，以藩衛河東。李克用復出此以併盧龍。蓋燕代間必爭之地。石晉歸其地於契丹，宋不能復有，遂基靖康之禍。女真之亡遼，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遂不能復固。明都燕京，以大同為肩背之地，鎮守甚重，正統末，恃以挫狄冠之鋒。天順中，石亨鎮此，嘗言：「大同士馬甲天下，若專制大同，北塞紫荊，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蓋大同的地位甚高，其高度拔海一〇六〇公尺，較北平高一千多公尺。古人謂「大同據天下之脊」，即指此也。這地方無疑的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軍事要點，現在則孤峙於冀察晉綏四省之間，地位如昔，形勢全非，將何以拒外冠之憑陵耶？

三點復回車站，大雨，即枯坐候車室中候車，五點復大

雨，七點五分登平包通車東歸。

登臨八達嶺

平包通車的下行車，每日午後七點十八分東開，翌晨四點半鐘到青龍橋，我便預定七日早晨在青龍橋下車，登八達嶺。每晨四點多鐘，我才離開編輯室的燈下，走上回家之路，現在却預想在這個時候登高山，爬長城，甚感異趣。我因昨夜失眠，且經一日勞頓，登車不久便已入睡，一覺醒來，已是清晨四點鐘。這時車在停着，兩聲淅瀝擊窗。逆料這時已到康莊，及問車僮，始知車尚停在西灣堡，因路橋被山水冲毀，待修，誤點七小時。我現在是一個閒人，聽見這躭擱旅程的報告，轉覺喜慰。七點十分到張家口，雨停，賜兒山擺在目前。擬登天橋一瞰張垣景色，而車已開，頗爲悒悒。幸喜白日行車，得覽塞外風光。數沿路碧樹，看莽原牧馬，亦快事也。八點一刻到宣化，途經大山，甚雄偉。八點五十五分到下花園，沿路與洋河平行，隔岸則是雞鳴玉帶兩山，疏畦密柳，菴觀人家，這一帶的風景煞是美麗。十點五十五分到西撥子車站，遙望八達嶺爲濃雲所掩，濕風被體，預料山上有雨，我的心頭不禁籠上了一縷輕愁。

十一點半到青龍橋，幸竟無雨，遂僱山轎登嶺。由青龍橋站到八達嶺長城之下，有三里路程。沿途青山碧木，中外仕女已不少遊覽歸來者，腴人瘦驢，素衫紅纓，在鈴琅琅蹄得得的聲中，迤邐下山而來，是很有韻味的。約二十分鐘到長城脚下，遂下山轎，而步登長城。遊覽長城的人們，這時多已下來，往上爬的只有我一個人。雲濃風勁，我特著雨衣以禦涼。我繼續上行，歷二十五分鐘登達左翼第四墩台，這是八達嶺最高峯。我已大汗淋身，解衣迎風，其冷破體。這時天方正午，而陰雲迷漫，難辨晨昏。極目關外，惟見煙雲洶湧而已。回顧東峯之上，天際露出一抹陽光，在碧油油的山坡上，一羣潔白的羔羊在吃草。那一線皚皚的長城，橫山跨嶺，蜿蜒東去，一直到山海關，去俯飲渤海之水。我佇立在西峯之上，涼風瑟瑟，牧牛悲鳴，悠然興躍馬塞外之思。東極山海，西達嘉峪，這蜿蜒一綫的長城，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命線，這居庸關便是我們這條生命線的要領。滿人入關之後，因疆域的擴展，對此天塹，不甚注意。雍正帝曾有嘲長城詩云：「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撥逐浮誇；當時用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須知這是異族的諷言，不足憑信。滿清的入關，係乘明朝內寇（李自成）漢奸（吳三桂）之便，直至思宗殉國時，滿兵尚限於山海關外，未能越入長

城一步。明成祖謂：「居庸關路狹而險，北平之噤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憂。」此開國之宏圖也。近之謀國者，竟逃京江左，垂手以形勝委人，眞是國運的大不幸。杜工部詩謂：「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我眞不知道現代的中國人尙有邊疆的觀念否？願有一日，天高氣爽，重登此嶺，號角一聲，看百萬漢兒馳驟塞外，固邊關，揚國威，爲之執鞭，所深幸也。

我一個人坐在墩台上冥想，窮目遠望，除了滾滾的灰雲外，別無所見，遂蹶然而起，就下城之路，平綏路的火車又把我帶回北平。

依戀故鄉

北平是我的常遊之地，從近幾年起，發生一種異常親切的感情。每到一次北平，輒增一次留戀，每逢與她別離時，輒有不勝依依之意。

這次我是七月四日晚到北平，那是個月蝕之夜，我與佛泉兄自中山公園渡到天安門，席地坐在中間石橋上，南望中華門和正陽門，萬家燈火，如一條金蛇，可以一直看到永定門。筆直的白石御路，兩行碧樹，曳着一線燈火，天上罩着灰雲，額際吻着微風，在這靜極謐極的故都之夜，使人自然而聯想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氣象。佛泉與我不期同聲慨歎於這個首都的被棄，因而演成這幾年來的國家悲運。我說，「我實在捨不了這地方，頂到我們不能離開北平的時候，先放一把大火，把她燒成灰燼！」

我每次走到中山公園的老松之下，輒發生一種慚感，恍若老松低頭說過：「孩子，你來了。你的祖若父們，我均曾見過，怎麼竟一代不如一代的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我實在怕聽這個聲音，常是面紅耳赤的逃開了。

我還是第一次登景山，立在萬春亭上，俯瞰全城，帝王宮殿，百姓人家，盡在眼底。遠山近水，碧樹彩屋，既富麗，也秀美，簡直是一幅天然的錦繡畫圖。景山東麓是明思宗殉國處，那株老樹，根幹已枯，枝葉猶甚繁衍。碑碣上有人用鉛筆題上「此恨綿綿無絕期」一句詩。這七個字寫在此地，比在白香山的長恨歌裏沈痛多了。我看到這七個字時，幾乎掉下淚來！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於天津）

斗南寄自拉薩

（1）生活情形……西藏地域，為世界第一高原。氣候寒冷，空氣稀薄，農產出品，即以青稞為大宗。因之藏民生活，不能不隨之而簡單。藏人之食品，以糌粑與牛羊肉為主。糌粑之製法，與內地之炒麪同，原料則係青稞。用時加酥油（由牛乳中取出之油）茶水，用手合而食之，並用牛羊肉以助下嚥。至牛羊肉之食法，多係將生肉加以鹽味，陰乾而食之。藏人名之曰廈干不，譯漢即乾肉之意，此乃藏人日不可缺之美菜。無論貧富人家，官宦宅戶，莫不以此為主。惟近數年來，亦多有仿照漢人之飲食。而遠鄉陋村居民，對漢人之飲食，終身未得一見者有之。西藏空氣稀薄，氣候亦因之而乾燥，所以茶水一項，藏人不可稍離。其所飲之茶，加鹽與酥油，混合熬成。不分春夏秋冬，每家備一牛糞火罐，上坐酥油茶一壺，不分晝夜，歷一二時，飲一二杯，所用之茶葉，則來自西康，價值昂貴，印度雖亦產茶，則不適藏人之口味。論其飲茶所值價格，所用數量，均在食品以上。藏人之衣服，則以本地出品之氆氌為主。貧富之別，以物質之優劣為準。至貴族官家，則多係着川杭所出之綢緞。有錢富家，他往為客，或出外遊覽拜佛，亦多以身着綢緞為榮。

（2）風俗習慣……西藏現在官民，仍係封建腦筋，官級不同，不能同坐同席。公會私宴，一概如是。官職高者不登官職低者之宅，如有戚族關係，或間有例外。如在私邸會面，無論來客與主人係何種關係，無讓之於上坐之禮，主人決不離其本來位置。如備有茶食點心，亦係由僕人先敬其主，後再讓客。如百姓在路途偶遇官員，則急速脫帽，曲躬吐舌。即街旁之做小生意者，見有官員由此經過，亦急速起身行禮。藏人多係女子做事，男子閑耍，商店酒舖，以及做苦工者，女人居其八九。無論男女，均嗜食黃酒，（黃酒藏名曰搶，用青稞熬成），至黃昏時候，醉者十居其五六。醉後男女混雜，三五成群，亂跳怪唱者，不可勝數，不堪言狀。至其婚喪弔慶，典儀更為簡單。男女結婚，女子届期髮分兩辮，腰繫一毛織紅藍色之花條圍裙，頭上戴一巴珠，（巴珠西藏首飾名，三角形，周圍綴以珊瑚松石小珍珠之類，出嫁或成年之女子方可用之，）送至男家，男女同往寺中朝佛畢，則為婚禮告成矣。行此種婚禮者，均係中上等人家，至下等人家，私合者居多數。無論男女死後，例請喇嘛誦經超荐，則可謂之喪禮。至其葬禮，則通行天葬。天葬情形，將尸背至天葬台上，（此台係天然石台，專備天葬，故得名。）用刀剮碎，任天上之飛鳥食之，所餘之骨，再用石打碎，合以糌粑，使鳥食之淨盡而已。余曾一度前往觀看，實慘不忍覩。在前清廉欽差時，曾詢一藏方高級官員，藏方通行天葬之故，該官答以不知其細。據西藏通知所載，清帝亦曾一度欽旨禁止。余亦曾各方查詢通行天葬之來歷，但多係不知其詳。後有人答余，此種天葬，乃係唐文成公主，觀西藏風水特佳，恐將來多出跋扈之人，乃遺傳此種葬法，破其風水，而免後患云。藏方之慶賀弔唁，均以哈達（哈達絲質製成，帶形，白色或湖水色，慶弔通用，）為代表。但哈達之大小優劣，則視用者之身分高低。西藏女人，最喜粧飾。但其粧飾，不尚容貌，只注衣服首飾。貴族女子之首飾，價值萬元（指印幣）以上，即小家女子，亦有數百元價值之首飾。其首飾則不外珍珠，馬瑙，珊瑚，松石，翠，玉，金，銀，之類。至其容貌，不但不尚修飾，並塗以黑色黏質，掩其本來色容。女人之塗此物，據云有兩因，一因燥風頗劇，用以保其皮膚。一因喇嘛最多，防其見色動心。西藏女人尚綠色，男人尚紅色，此亦係一特別習慣也。



日本對華外交之新姿態

李光震

一．引言

自兩廣異動以來，中日外交，以日本採「靜觀變化」態度，迄未有任何進展。冀察交涉，亦未能明朗化。惟數月以來，日本對華外交，却已形成數種新姿態。此數姿態，其來甚漸，恐國人在以全付目光移注西南一隅時，未能窺其全豹，故本文擬綜合數月來之具體事實，將此數種新姿態一一加以剖析，俾資國人之參考。

日本之對華外交，自來即係雙重外交，即外務省有外交，軍部亦有外交，此爲吾人所盡知者。但去秋我方提出改善中日關係之基本辦法後，日方隨即唱出一元化的調子。數月來如川越之擔任駐華大使，有田外相所倡三相會議的實現，皆爲外交一元化之具體表現。但雙重外交何以能一元化？三相會議之涵義如何？作用如何？一元化外交新陣容的佈置如何？皆深值吾人之注意。此爲本文所欲說明之第一點。

有田外相自登台後，即步廣田所倡積極自主外交之後塵，其意義大致爲「確立東亞安定力之地位，積極自主的實現領導東亞之外交政策。但至最近，有田外相復於積極自主外交之外，在種種演說及談話上，極力表示日本政府所採者爲「經濟外交」政策。最近日本在事實上所表現者如：(一)繼續不停的使用走私方法，欲以極賤值的漏稅貨，奪取中國國貨的國內市場，並且藉以作爲冀求低減關稅的威脅。(二)收買華北中國的工廠，如天津，北洋，恆源，華新，等大紗廠的計劃收買，以謀日紗在華北的出路，而企圖佔領華北紗業的地盤。(三)資本的輸出，以便來華就地設廠，和發揮日本金幣的流行權。如最近三井，三菱，太倉等行在天津籌建人造絲疋頭織廠，啤酒，玻璃等工廠，及籌劃擴大天津的朝鮮銀行機構，以作開發華北經濟的側擊。他如冀察政委會之改組，王克敏氏在華北的活躍，以及大阪實業家三井財閥組織華

北各業視察團，與日本經濟聯盟派遣使節來華，滿鐵駐津事務所對華北經濟調查工作等，這種種事實的表現，更顯見日本對華政策，已由政治而轉到經濟。所以經濟外交的目的如何？來歷如何？及於積極自主外交有何關聯？殊堪尋味。此本文所欲探討之第二點。

此外南進政策之確立，亦為日本外交之一新轉變。最近來華之川越大使，曾謂：「日本今後之政策，乃南北並進，一面實現其大陸政策，另一方面則積極向南洋一帶發展其經濟的政治利益。」又按七月二十四日報載「聞日本將於八月中旬，在台北召集華南領事武官，及駐台陸海軍當局，並台灣拓殖會社社長等，舉行南進政策聯席會議。屆時海陸省均將派要員列席指示。據悉此次會議，用意頗深，其性質遠非過去可比。除檢討過去南進政策之影響及缺點外，並將討論兩廣問題解決中央統一完成後，日本對華應取態度，與如何確立深入華南之具體辦法。故極堪注意」。由上可見日本對南進政策積極進行之一般。因之，南進政策何以忽形積極化？其目標何在？與中國之利害關係如何？皆為不容忽視之問題。此為本文所欲闡明之第三點。

二、雙重外交之一元化

雙重外交係指軍部外交與霞關(外務省)外交的兩層對外關係而言。日本的軍部，因為在實際上有其過去光榮之歷史，有鞏固之團結力，有槍砲為其後盾，有武力可以摧毀一切，所以無形中便造成其今日龐大無比的勢力。同時，在法律上，日本軍部有(一)帷幄上奏權，(二)軍部大臣武官制的兩重保障。因之，更可以任意操縱內閣，支配政權。所以在形式上霞關外務省和三宅坂的參謀本部全有外交，但實際上事實的證明，日本外交的樞紐，却只握在軍部的手裏。遠者不論，即就最近一年來所謂「何梅協定」之締結，華北走私之包庇，浪人在各地之滋擾，小題大做技倆之實施等，無一不為日本少壯軍人之所主持，無一非日本軍部之策動。至因二二六事變而引起之岡田內閣辭職問題，日皇初降組閣之命於近衛文麿，而近衛竟以病辭謝，實則係知難而退也。既改命前閣外相廣田，殊知廣田最初提出之閣員名單，竟遭軍部之強烈反對。蓋廣田之意，擬拉攏軍部，政黨，官僚，造成協力內閣；而軍部則欲造成軍部御用的強有力內閣，置政黨於無足輕重之地位。結果，廣田屈服，完全接受軍部之組閣意見，及六年擴軍計劃經費二十萬萬元之要求，內閣方能組成。三月十七日發表之內閣政策宣言中，所列舉之明徵國體，安定民生，改革稅制，充實國防，確立積極自主外交諸端，無一非日本部軍意嚮之表徵。由此可見，軍部飛揚跋扈之一般

，也可以表現軍部外交的堅强化。更證明了所謂雙重外交已成過去，而目前所表現的，只是仰軍部之鼻息的一元化外交。

雙重外交雖然有一元的趨勢，但在無具體計劃前，軍部和外務省的意見，常常不能一致，步趨亦未能合拍。外務省交的對象是中國中央政府，軍部外交的對象是中國地方政府，並且是毫不相關的各自進行交涉，於是形成了所謂「多邊外交。」復次，外務省的外交，在從中國整個問題中的解決中去解決地方問題，其方策在不戰而勝。(廣田語)軍部外交主要在各別的解決地方問題，其方策是武力的壓迫，製造傀儡政權，使地方與中央分離。此種雙管齊下的軍事與外交並進，固足使中國政府難於肆應，但在另一方面，軍部和外務省中間的隔膜，不免使日本外交政策暴露出種種的弱點。而且他們感覺雙重外交過於遲鈍，不能在最短期間內達到他們的某種目的。於是不得不在外交姿態上，使雙重外交一元化，以彌補此缺點。

復次，為消弭軍部內部海陸兩派的鬥爭，也有使外交一元化之必要。長閥代表陸軍，薩閥代表海軍，以往這長薩兩閥的鬥爭，幾乎包辦了日本外交史之全部。過去的「大正政變」，就是由代表薩閥的山本權兵衛與山系縣陸軍閥對抗而掀起。九一八事變，是由陸軍軍閥所掀起。上海事變，則又為海軍軍人所排演。陸軍派的主張是大陸政策的推進，海軍派的主張則是海洋政策的開展。海陸兩派全想立功國外，以要譽國內，所以全以中國為對象的在外交上競爭起來。競爭的結果，常因步伐的不一致，而減少外交上的效果。尤其是在今日日本對外侵略的中心政策確立之後，北進政策（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海洋政策）是要同時並進的，二者的步驟是必須整齊劃一的。

由上，日本軍部的氣燄萬丈，使外務省不得不屈服於軍部之下。為使軍部與外務省互相為用起見，外務省亦有與軍部合作的必要。為實行南北並進的對華侵略政策，不得不避免海陸兩派的衝突。有以上的幾個原因，所以才產生了一元化外交的結果。

一元化的外交在事實上所表現的，其一為此次日本駐華大使人選的變化，其二為三相會議之實現。分論之如次：

有田就任外相後發生之駐華大使人選問題，外務省本定以外務次官重光葵繼任，因軍部反對而作罷，此在報紙上屢有記載，無庸贅述。據四月十八日日文時事新報載稱：「自重光遭軍部反對後，對於駐華大使的人選，曾提出多人，如特命全權大使林久治郎，(Kyujiro Hayashi) 駐瑞典大使白鳥敏夫，(Toshio Shiratori) 前外相芳澤謙吉，(Kenkichi

Yoshizawa) 駐滿參事官谷正之，(Masayuki Tani) 等，皆為軍部所否決。最後有田於無可奈何之中，便請軍部自行推荐，此即川越大使之來歷也。」按川越曾在哈爾濱任候補領事，吉林總領事，駐滿大使館參事。與關東軍關係，相當密切，與軍部上層的中堅，亦有許多知已，則其官運亨通，本為「其來自有的」。在川越昇任駐華大使的消息傳出後，不獨吾人覺其驚奇，即日本人亦以如此之越級高遷，為「事出非常」。照例，若以總領事地位昇至大使，須經過代辦與公使的階級，此至少亦須經過六年以上的時期，而川越竟能造出日本外交史上以總領事昇任大使的創例，此正可以表示日本外交之一元化，已至如何的程度。

首次表現一元化外交之具體事實為有田外相所倡三相會議之實現。三相會議之涵義，極為重大。日本政治評論家早見賢治氏對於三相會議之使命曾謂：「遠東之最近形勢，非常嚴重，因蘇「滿」國境二十萬赤軍之威脅，使糾紛事件頻發不止。又以中日關係，將根據三原則為中心，急須調整。在此外交吃緊之際，外務省與軍部當局當一致協力，以求國策之邁進，有田外相為使國防與外交之歸一起見，提倡所謂外交一元化主義，得陸軍海軍當局之同意，每週開一次三相會議，出席者為寺內陸軍大臣，永野海軍大臣，與有田外務大臣」。由上，可知三相會議是以使外交一元化以強化對華政策為目的。

三相會議最近所發表的議題，其中最主要的可分為七項：

(一)因國境關係而發生之日俄兩國關係。

(二)以華北問題為中心的對華政策。

(三)今後中，日「滿」的三國關係。

(四)對於赤化威脅的共同防衛。

(五)因中俄關係而須考慮的日本軍備對策。

(六)對英美關係的根本處理辦法。

(七)太平洋問題。

在上面第一項中的國境問題，亦即我國東北之邊境問題。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但吾人應注意庸人却另有目的，藉以轉移國際間的視線。第四項所謂赤化威脅的共同防衛，想讀者亦不會受其蒙蔽，無庸作者加以贅述。第二項，第三項，以及第五項很明顯的皆為對華問題。第六項似為對英美之個別問題，實際處處與吾國有關。尤其是太平洋問題，我國處於太平洋的重要地位，維持太平洋和平的責任，非常重大。所以這個問題與吾國有切膚之關係。歸納以上各點，三相會議的動作，仍為推進其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然二政

策之推進，必得外交之掩飾，此種掩飾的外交，已往之雙重外交已不適用，於是一元化的外交，乃代之而起。

關於一元化外交的新陣容，可由三相會議對外交機構之澈底改革中得到一個輪廓。關於外交機構澈底改革之方針，日本大致已經決定五項大綱。此五項大綱，已次第施行。茲特錄之如下：

（一）政務局之設置，使現在的歐亞局，東亞局，美洲局，互相統一起來，能收聯絡之效。

（二）大臣官房的擴張强化。

（三）巡閱制度的新設。

（四）海外公使館的增設及調整。

（五）外務省機構的改正。

總之，一元化的外交是海陸並進的外交，是步伐齊整的外交，是要鯨吞中國獨霸東亞的外交。

二・積極自主外交之經濟化

積極自主外交一詞，起於四月十日前外相廣田對各部局長所致之訓詞。內謂：「鑒於現下國際政局，帝國必須以積極自主外交邁進云。」又四月十三日法美俄駐日大使至廣田首相官邸祝賀新閣組成之際，曾乘便叩詢新內閣之外交方針，廣田當即答稱：「日本國內情勢與東亞爲中心之國際情勢，現已有相當顯著之變化，故實施政策時，不免相當積極化。若解決懸案時，對方仍如從前之無誠意，以遷延對付，則日本不能不固守相當强硬之決心，即以自主積極方針爲之等語。」度其弦外之音，無非謂日本政府今後之外交，決以武力爲後盾，如有不滿日本所欲者，日本定將吾行吾是。最後不惜與之兵戎相見。在此聲明後，在事實上如冀東僞組織的存在，張北六縣的變遷，冀察政權之强化，內蒙問題的混沌，華北走私之猖獗，日本華北之增兵等皆足以表現其對華積極自主外交之進行。

但至最近，經濟外交之聲浪，日高一日，響遏行雲，大有代積極自主外交而起之勢。此種轉變，乍見之似覺驚奇，然苟稍加探討，即可見其用意之深摯，絕非出於偶然，如一般所謂軍部外交盲人瞎馬的政策。

有田所謂「經濟外交」，綜合各種情報觀之，實含有兩大具體目的：其一欲調整日「滿」中之經濟關係，以實現東亞自給自足之統治經濟的理想；其二欲使英美二國公開其所保持之廣大的商品市場，及原料市場。以實現打破國際的經濟牆壁，而謀世界商業復興之主張。前一目的之主旨，在造成東亞的經濟新集團，後一目的在打破英美二國各自經濟集團，在理論上雖顯然含有矛盾，然從外交政策之立場上言之，亦未嘗不可並立。其意義蓋謂若英美三國不肯公開其各自商品市場及原料市場，則日本將向東亞自給自足的統治經濟之樹立途上驀進也。由此觀之，可知所謂經濟外交決非單純的以發展國際貿易爲主要目的和平外交之謂，而實含有積極自主的非常時期的鬥爭意義。（見本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評）

欲調整中日「滿」關係，自將從日滿間特殊地帶之華北

入手。日大使川越來華後，曾發表談話數次，大意謂：「調整中日關係，應先由經濟提携入手。首爲對日「滿」間特殊地帶之華北實行日本之經濟援助，投資華北鐵道，實行農村之提携與指導，調查開發礦山等，自表面觀之，似較「帶甲拳頭之爆彈外交」稍覺緩和，但實質上，確爲繼增兵後與增兵政策相配合，進而吞併華之最狠毒的計劃。因日本對華北之經濟政策，乃以傾注全力準備大戰爲骨幹。其政策之陣容爲：(一)攫取軍事原料富源；(二)使現有鐵道公路置於日人支配之下，準備當戰爭爆發之時，可轉變爲軍用路線；(三)建設具有軍事意義的道路。川越之外交懷抱如此，謂爲日本侵略中國之緩和象徵，殆未可也。

茲更分舉數具體事實，以更進一步揭破經濟提携之作用。

(一)鐵路問題：目前日人計劃中進行最積極者，首爲與築滄石鐵路，按此路完成後，重大之作用有三：一，可使山西之煤產直接由當地運至天津或青島。二，可便利開採沿綫資源。三，可資爲由青島運兵入晉綏之用。其次計劃中者爲延長平綏綫，使其由張北經多倫，而達僞熱河省的赤峯。此項計劃自更擁有重大之軍事的意義，因其可由此獲得運輸軍需進攻外蒙之又一捷徑。此外如北甯路平綏路因與日本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故實際亦皆已在其支配之下。

(二)援助農村復興問題：其主要點係在於獎勵種植棉花。因日本爲輕工業國家，棉花乃紡織工業之主要原料，但日本對此則非常缺乏。歷來均由印度及美洲輸入。若一旦對英對美發生衝突，此項重要的來源，即有被人截斷使紡織產業根本陷於破產之虞，因此軍部與資本家乃以華北作爲產棉地之目標。同時又計劃設立自然研究所等，以改良棉產，使更適合大阪紡織工業資本家之需要。但日本援助並獎勵華北農民種植之目的，尚不止此，因其援助獎勵，將使中國棉產資源，歸其掌握。

(三)開發礦產問題：據調查華北之煤的蘊藏，佔中國總埋藏量百分之八十，其中僅山西一省便達一千二百七十萬噸之多，且在此一千二百餘萬噸之中，有三百六十四萬噸爲無烟煤，此乃日本普通產業及軍事工業所最需要的原料之一，自爲其垂涎欲滴不肯放鬆者。同時，日本猶有一種計劃，即企圖將英國之開灤煤礦，亦收入已手，他一方面，用撫順會社之出品，打擊開灤之銷場，並散佈大量空氣，必使開灤讓與日本。此外尚有一點，即對於中國煤礦企業的攫取，現在臨源柳江等公司皆已爲其掠奪。論及鐵，據調查全中國之蘊藏量共爲二億三千六百八十五萬四千噸，而察哈爾之宣化一地，便佔百分之三十九。除宣化外，在河北省內尚有三千二百四十二萬四千噸，山東省有一千三百七十萬噸，日本每年需鐵約在二百五十萬噸至三百萬噸之間，其中大半皆仰給於外國，因此，日本對於軍事政治支配下之華北各省鐵礦，焉有不思染指之理？

凡此種種事實，皆足以說明經濟外交之眞面目。吾人上

謂此種經濟外交乃與增兵政策相配合，進而吞併整個華北之毒計，此即謂日本帝國侵略華北之目的，乃在於經濟，而此種經濟之目的，除推銷商品掠奪原料之外，還有備戰的作用。增兵即為掩護此種目的之推行，川越在軍部支持之下，於增兵聲中，來華履新，其所謂經濟提携中所包含之嚴重性，顯然的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換言之，亦即積極自主外交之經濟化。

經濟外交之主要目標在積極進行大陸政策與大擴軍政策。此點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評論之甚詳，茲特摘錄其一段如下：「依吾人所見，此種姿態（經濟外交）之主要來歷，蓋在最近半年間，日本對外貿易之逆轉。據專家之調查，日本對外貿易，在上半年為出超，輸出入總額達五十萬萬元，雖表示空前的發展，然本年上半年，對外貿易，則係入超，其數達三萬萬元，比上年同期間多一萬萬二千萬元，八種主要輸出品，中有五種俱逐漸減少，且表示減少之海外市場，又係大市場及中市場。依英美固持其集團經濟政策之趨勢觀之，下半年日本對外輸出，如無適當應付方策，殆有更趨減少之勢。而從另一方面觀之，日本貿易之順逆，又與大擴軍政策及大陸政策相關甚切，如對外貿易長期陷於逆調，則政費感覺困難，日本全國經濟勢必陷於所謂惡性的財政的通貨澎漲，使根本國策之遂行，發生頓挫，故日本今日不積極遂行大擴軍政策及大陸政策則已，否則必須設法打開對外貿易之危機，積極遂行大擴軍政策及大陸政策在今日既成確定之國策，在政治上有欲罷不能之勢，而日本年來對外貿易之優點，如物價低外匯低及工資低等等又已幾達極限，則日本外交之由國防安全外交變而為經濟外交，殆亦事理之當然也」。

由上觀之。積極自主外交確已經濟化。換言之，經濟外交乃實行積極自主外交之手段，亦即積極自主外交之完成。因之，經濟外交不但不與大陸政策及大擴軍政策相反背，而且係互相表裏，此國人所應明目認識者也。

四・南進政策之積極化

自日本對外侵略中心政策（南北並進）政策確立後，南進政策之聲浪，與日俱長。最近日本在南洋羣島用資二千萬元，創辦南洋拓殖公司，以為南進國策之一機關，即可見其積極化之一般。又據最近「東京日日新聞」所載，日本南進之目標約有下列各點：（一）開發燃料及其他各種國防資源；（二）向南洋一帶移民；（三）發展日貨市場，及開發海軍工業資源。其活動之範圍，據日本海軍中將高橋之意見，乃以台灣或南洋委任代管諸島為根據地，而擴張至荷屬新幾內亞，婆羅洲，美屬菲列賓羣島，英屬馬來羣島，直達赤道，由此更可見南進政策之積極化。

上項計劃，表面似與中國之利害較淺，而與英美荷之利害關係較深。換言之，南進的目標似非中國而為英美荷諸國在南太平洋之勢力。但吾人苟實際加以一番估計，則可知前

念之謬誤。日本南進政策與其大陸政策一樣，其目標俱在征服整個之中國。換言之，即將白人勢力排斥於亞洲之外，完成其早已聲明之不許染指中國(Hands off China)的既定政策而已。

明乎此則可進一步闡明日本南進政策於最近何以忽形積極化矣。英國在華南之勢力，根深蒂固，此吾人所盡知。以香港匯豐銀行爲中心之英帝國，儼然支配華南之金融，支配華南之大部貿易。日本既決定南北並進的侵華政策，故不得不首先排斥英國。如在閩南粵東各地農村，日本特務工作人員的分佈，與用各種各式之利誘威脅方式的漢奸收買等皆爲其初步的工作。此南進政策之所以積極化者一。

復次，廣九鐵路與粵漢鐵路之接軌，遲早終有實現之一日。而中國近年來西南建設中心之計劃，更與中國發生極密切之關係。在此種情形下，南方之香港，九龍，西南方面之越南，在日本帝國主義之心目中，不啻一眼中釘，必欲取得其全部之控制權而後快。故目前日本海軍省竭力鼓吹南進政策，其中心的乃以海面之封鎖，迫令英法諸國放棄新加坡以北各種活動。此南進政策之所以積極化者二。

再就經濟方面加以考察，南洋羣島有大量之石油，大量的橡皮與錫的生產，此皆爲軍需工業中所最需要者，而日本本部與滿洲境內却大大缺乏。日本每年須從南洋各地輸入多量的軍需原料品，及其他軍需工業之輔助品。倘一旦戰事發生，此一供給來源若被英荷諸國所禁止輸出，則對日本戰事之影響至鉅。日本早已認清此點，故特別注意對南洋之投資，與對當地人民之聯絡工作。目前日本對南洋貿易佔南洋對外貿易之百分之六十一，南洋之許多工業（如林業漁業農場經營橡膠業等）皆在日本佔有之下，因經濟侵略之成熟，自會進展至政治的支配權。此南進政策之所以積極化者三。

總之，南進政策之積極化，就中國立場言，乃獨占中國政策之開端。

五・結論

以上所述日本對華外交之新姿態，乃由過去具體事實中所得之結論。吾人若問此種姿態究否能調整中日關係，則於上述各新姿態之目的中求之，即可得矣。簡言之，雙重外交之一元化，乃爲强化對華政策，便利侵略中國手段之運用也。積極自主外交之經濟化，乃爲積極侵略華北，攫取作戰資源，以爲軍部作孤注一擲時之準備也。南進政策之積極化，乃爲擯斥白人在東亞之勢力，不許其染指中國，以遂其獨吞之目的也。觀此種種目的，則新姿態今後在中日外交上所表現之結果，不卜可知。



新縣政之建設實驗及推行問題

王光瑋

一　引言

凡現代建設，必先有計劃；而實驗推行與計劃三者，常發生連帶關係。蓋計劃為推行之先導，而實驗為求發見計劃之利病得失，務期得到眞理以推行者也。建設新縣政而不以實驗為基礎，便強制普徧推行，必至扞格不通。

然以中國幅員之廣大，地形之複雜，風土物候，隨處不同，文化經濟，因地而異。據每省一二區實驗之結果，而推行於一千九百餘縣，有無效果，實成問題。而各實驗區之試驗事項，是否為今日各縣一致所需要，亦成問題。茲就吾人所見，臚列其方式，討論其得失，分析其難題；而指陳今後進行之途徑，俾供實驗縣政者之參考。

二　縣政實驗之由來及其方式

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以縣為自治單位；並以縣自治為實施憲政之基礎。現政府既依中山遺教以治國，而自治與憲政，又為國人所渴望。當局對此，自有相當之注意。民二十一年冬，內政部舉行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議決各省設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經二十二年七月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國民政府令行政院抄發辦法，轉飭內政部令各省政府遵照。二十三年二月，中政會又通過由內政部所擬改進地方自治原則數項：中有……為適合各地方之特殊情形，及便利推行政令起見。每省至少應設置縣政建設實驗區一處，或分區設置實驗若干處，統一政敎富衛各種組織與事業，以為研究及實驗之中心，而期達到政治社會化行政科學化之目的。……是實驗之起源，由於孫先生之以縣為自治與憲政之發端，經國府數次之討論，而辦法始定。其原則為求適合各地方之特殊情形及便利推行政令，以達到行政科學化之目的。至準備實驗推行之事項，則為政敎富衛四者。目下各省依照辦法，設置實驗區者，頗不在少。按其實驗事項，將較為顯著之縣，略

述於次。

1.政的實驗　關於政的方面，應行實驗之事甚多。然若機構不健全，雖有良好計劃，簡易政令，亦難推行，故先從改革縣政府入手。如縣府及所屬機關之組織，權限之劃清，地方財政之管理，縣佐人才之登用，以及奉行法令，撫字催科等，均應有相當改善。江寧蘭谿，皆屬此類實驗。但江寧地處首善，人力財力，兩俱優厚，權力亦較自由；蘭谿一切設施，皆在中央及省府施政方針之下，依照當地狀況人民程度，規劃適切有效之方法實施，此其略異之點也。

2.敎的實驗　敎育救國，為近時之呼聲。然欲普及敎育，而不以縣為單位從事整頓，則救國無從說起。定縣原為平敎會之實驗區，故前此建設，常側重於平敎方面。對于文藝生計衛生公民等四大敎育，進行不遺餘力，可謂敎的實驗之模範。近因平敎會南遷，此項實驗遂告中輟。

3.富的實驗　近年因兵亂匪擾，井里為墟，培養富力，最關重要。但關於此項之正式實驗，尚付闕如。鄒平荷澤，皆從復興農村入手，頗有意於富的實驗。然其實際工作則為：(一)地方行政改革實驗；(二)地方自治實驗；(三)社會改進實驗。仍置重於政敎之改革云。

4.衛的實驗　中國內戰不已，强鄰乘侵，社會秩序紊亂，伏莽徧地，農村極形不安，自衛需要，比政敎尤殷。自政府令編保甲，組織警團，一般相信衛的問題，似已解決。重以全國擁有軍隊二百餘萬，尚無衛民之道，實屬無從入手。故關於衛的實驗，現下尚無專事進行。

此外如中山縣以自治模範為實驗。然該縣民智開通，物力充實，早具自治規模；又為中山故里，在全國各縣中，處特殊地位。衡山縣近以平敎會莅止，亦改實驗區，先寔驗自衛與平敎等項。至桂之賓陽，滇之昆明，鄂之孝感，晉之陽曲，豫之輝縣禹縣。雖方式各異，辦法不一，要皆欲因地制宜，分別試驗各種建設計劃，以便推行。

二　實驗建設討論

近年國事日繁，政計百出；苟無實驗以資鑒別，則純雜齊頒，利病莫辨，其結果非助長舊機，即阻遏新機，影響所及，殊非淺鮮，此由政府設施言也。再以地方情形言：各縣環境，多不相同，政制之適於此者，未必適於彼，彼此咸宜，殊為罕見。以嚴密劃一之方式，施行於各種情形不同之地方，方柄圓鑿，豈能相容。補救之方，惟有從事實驗，以期適合，此實驗設施之所以可貴也。

惟縣政實驗，與理化不同：理化實驗，注重慣性與分析

，以求得公理公例，便可依據應用。而縣政實驗，則必注意下列數事，以求得共通性與特殊性，始能着手進行。

1社會情形。

2經濟狀況。

3自然環境。

凡各縣對於上列三者，每多相同，爲共通性。反是，爲特殊性。設置實驗區，自以富於共通性之縣爲相宜。至試驗事項，亦與社會經濟自然有關，不可忽視。設有甲乙丙三縣：甲乙社會情形相同，甲丙經濟狀況相同，乙丙自然環境相同；則三縣均有相互的共通性，及各有的特殊性，不論在何縣建設實驗，僅能通行一縣。然如甲丙之社會情形復同，在甲縣實驗改良風俗，則三縣皆可推行無阻，因社會共通性較大故也。

再就政教富衛四事，加以檢討。若以政爲縣政本身，欲健全機構，以增高行政效能；則選任賢能縣長，增加相當經費，並給以相當權限，即不顧及社會經濟自然等關係，亦可從事發展。所以江寧蘭谿等縣，易著成效。即衛的實驗，籌有相當欵項，置械築碉，抽調人員訓練得法，即不注重上項情況，亦能達到目的。至敎的實驗，則必顧及地方人民經濟狀況，始能順利發展。若縣民多無衣食，而强迫以文藝敎育；文章藝術固美，而饅頭燒餅更美，自不能背欲以趨。所以定縣平敎會辦理平敎幾及十年，而文盲是否肅清，可否將其實驗者施諸他縣，實成問題。至富的實驗，更不易言。不詳察社會經濟情況及自然環境之優劣，而貿然從事，鮮不遭遇失敗。譬如鄒平荷澤欲復興農村，應先注意其自然環境：查荷澤面積較鄒平爲大，而人口亦較多，平均每農戶所得田地，皆在一七畝左右。又查社會經濟方面：鄒平自耕農佔全農戶數百分之七六•〇，而荷澤僅百分之三〇•〇，可見作到耕者有其田，鄒平較爲容易。再查鄒平市鎮有一五，荷澤僅八，鄒平產有棉花及土絲綢等，而荷澤僅飼猪羊雞等家畜，從可知荷澤純然一農業區，而鄒平則農商並重。對二縣作富的實驗，而不認清此中關係，則成效難期。

又定縣因敎的實驗成效未著，平敎會南遷，最近已改變計劃。查二十五年度改進大綱，其綱要：(一)工作首重排除建設上之障碍：如清毒禁賭除盜三類是。(九)顧及目前需要，特注重民衆訓練及自衛訓練工作。(十二)實驗縣政之改進，目前注重財政整理，團警訓練，及土地陳報事項。可見定縣已放棄敎的實驗，而轉趨於衛的方面，及辦理排除建設障碍工作。此亦因社會環境關係之故也。

四　推行實驗問題

縣政實驗，爲建設事業之一種。雖遇有困難，然事屬嘗試，人尙樂爲。至推行實驗，目的在普徧施行，範圍旣廣，障碍斯多，問題因以發生。玆揭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1推行之信仰問題　縣政與人民，關係至爲密切，縣府一舉一動，人民本極關心。無如各縣縣長，多不得其人，威福妄施，人民已不勝其苦；重以政府不洞悉民隱，發號施令，朝三暮四，人民更無所適從。不信任心自然發生，苛政固

加反對，善政亦起而非議。今欲新政推行順利，非先得人民信仰不可。

2推行之需要問題　當新政推行，羣情疑慮之日，人民信仰，固屬重要；然使人民信仰，而新政不合其需要，仍多淡然置之，其結果即推行無效。故欲推行發生效力，必先查察地方情形，採擇適合需要之事項，期使人民得到確實的利益。

3推行之人才問題　自縣長以至鄉鎭村之服務人員，皆爲縣政推行之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推行縣政，而不注重縣長縣佐人才，斷難期其盡善。乃近年縣長，多半爲要人之禮物，友好戚屬，隨意委署。及其末流，土棍常爲縣長，馬弁亦充局科；間有考試登用，又以經驗毫無，常遭罷黜。試想縣長縣佐爲新政推行之領導，以如此縣長，誰肯信從。今後縣長縣佐，要選受過高等教育而有縣政經驗者充任。至運動結託，應嚴行拒絕，以重人才而利設施。

以上爲推行之先決問題。至能否一致推行，尚有較爲重要之問題如下：

1縣之文化問題　地方文化程度之高低，關係於縣政推行者至巨。蓋一地文化較高，則民智開通，風俗儒雅，交通工具亦較完備，縣政自易推行。反是則交通閉塞，民形强悍設施頗多阻礙。故以文化較低之縣，實驗所得，尚可逐漸推行。若將高度文化區域實驗者，强制普施，則生吞活剝，但見糾紛之時起，絕無實效之可言。此各縣文化不同推行發生之問題也。

2縣之富力問題　各縣因自然環境與文化程度不同，遂致生產事業各異，而貧富相差亦甚巨。如西北邊區各縣，類多不毛之地，若非開掘礦產，實無富力可言。而東南膏腴之地，稻麥兩熟，出產至豐，物力充實，建設易于推行。故同一設施，在中山無錫等縣行之則輕而易舉；在玉門金塔等縣行之則力有未逮。此因富力不同引起推行難易之問題也。

五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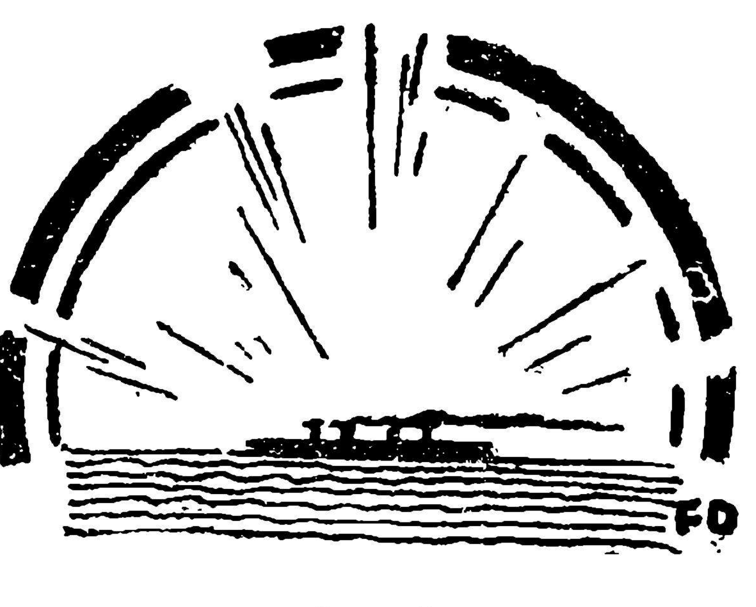
由上分析討論之結果，可見革新地方政治，促進地方自治，應從縣政建設入手。而發展建設，又應以實驗爲先。建設不經實驗，即求普徧推行，無補實際。故在今日情形之下，應本下列數點以進行。

1要在地瘠民貧之縣實驗，以便將來易於推進。因在環境太好之縣，人力財力俱優，試驗結果，不易普徧推行。

2實驗之先，應詳查該縣社會經濟與自然概況，提出適合需要之設施，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3今日之二三等縣，類多民窮財盡。在此等縣從事實驗，再不能取之于民，以重負擔。應由省庫撥欵，或將田賦正供截留，以資挹注。

此外應愼選實驗縣長，提高縣長地位，予以較大之自由。獎勵地方人才，使智識份子，樂于回縣回鄉工作。又所有設施，應本實驗之實的精神推進，使社會經濟教育諸要端，步入正軌，以達到縣政科學化之目的。



羅斯福新政的回顧

季康

今年十一月美國舉行總統選舉，現時共和黨業已推定藍敦為總統候選人，民主黨仍推定現任總統羅斯福為候選人。雙方政綱亦已公布。藍敦是美國西部甘薩斯州的州長，半年以前，尚不知名，不過他為政不偏不黨，公正廉明，所以很受一部分人的愛戴。不過他總是一位後起之秀，能否與羅斯福抗衡，一方要看藍敦的人望及共和黨的政綱，一方尤要看羅斯福這幾年的政績，對於美國復興是否有所貢獻。因為這種理由，茲將羅斯福的政績作一個有系統的考察，藉明美國政治之動向。

復興運動

銀行恐慌

前總統胡佛及一般人認為一九三三年二月的銀行恐慌，由於未上台的羅斯福不表合，及一般對新政府財政政策發生恐懼有以致之。但詳加考察之後，証明這種觀點，並無根據。羅斯福上台前的銀行倒閉，其原因如下，(一)蕭條的影響，(二)多年來銀行業務的缺欠，(三)法律上缺乏健全的銀行政策。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前三年中，銀行倒閉者達四千六百起。羅斯福上台後，短時期內即恢復了公共的信心，這是羅斯福一個大成就。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實行的新法律之下，所有聯邦準備銀行會員銀行的存款，政府給每一存款者以二千五百元的保證，後來增加為五千元。在羅斯福任內，金融善後社向各銀行的放款達三十五萬萬元，其中大部分業已償還。在一九三三年銀行恐慌後，允許重行開辦的銀行，就沒有什麼倒閉了。

存金貶值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以後，重行開張的銀行，禁止付出黃金，私人的黃金也要存入銀行。最初大家以為這只是保護存款的金準備及禁金出

口，後來才知道目的在實行貶值用以提高物價。是年四月二十日政府放棄在外匯上對於金元的援助，自十月起，即實行貶值政策。所有黃金皆存入美國國庫，一九三四年一月，美元平價即暫時定爲值以前幣值的五角九分。但是預料物價立刻回漲的人不免感覺失望。當脫離金本位時，躉賣物價指數爲百分之六十，美元貶值後，升至百分之七十二，後又升至百分之八十一，就暫時停止了。物價應該上升百分之六十七，方能追上貶值，但實際只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三。其原因爲農整局，旱災及金融善後社等有以致之。鑒於英鎊的貶值及歐洲金集團的緊縮政策，美元貶值似乎是保護物價回漲政策所必要的。有人主張實行貶值用以激刺輸出貿易。而美國的輸出貿易也逐漸恢復了。一九三四年出超大增，一九三五年又落到一九三二年的水準，美國將來政策的危險在於黃金輸入過多。恐慌開始時，美國存金只有四十萬萬元，美元貶值時有八十萬萬元，現時則有一百萬萬元。所以危險者，即在復興之後，不適於信用擴張，但有了這許多存金，很容易用作膨脹的根據，這是不合時宜的。

農業調整

美國農民情形是羅斯福政府的一個迫切問題。一九二〇年農民總收入爲一百三十五萬萬元，一九三二年降落至五十三萬萬元。農業調整局的根本政策，在限制幾種主要農產如棉花，小麥，米穀，烟草等的生產，來提高物價。農民簽訂協定，減少他們的生產至一定的百分比例，政府按着單位給他們一種津貼。這種津貼欵項來源是由政府向特種物品徵收的手續捐來的。這種手續捐最後的負担者仍爲一般消費者。一九三五年農民的總收入增至八十萬萬元，一部分的原因是有農整局。近數年來，米西西比流域，迭次發生旱災，一九三四年災情尤爲嚴重。不僅農整局計劃中農產品大爲減少，就是牛羊之類也大減少。政府曾用一萬五千六百萬元購買農產品，其中一部給受災農人，另一部給失業工人。此外政府又用七千五百萬元，收買剩餘之小麥，糖等農產品，另有五萬四千萬元由商品信用公司作棉花米穀放欵。羅斯福政府最受人批評的地方，就是在一個生產不足的國家中，採用毀壞食物限制生產的手段。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將物價提高到成本以上的惟一方法，就是維持人爲的缺乏。不過美國農業經濟學者多數贊同農整局的計劃。

復興機關

羅斯福設置復興局(N.R.A.)，在拿這個機關作爲復興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以增加工資，減少工時來增加工人的購買力。一般認爲此舉可使由物品的購買增加，而促進生產及雇傭的增加。復興局還有一種

目的，就是統治競爭，俾物價提高之後，可以恢復商業的利潤。可是卽會用增加工資的方法來提高購買力，但物價也增加了，提高購買力的努力，豈不等於白費？如果生產量因爲利潤的關係受了限制，生產與僱傭也不會增加。再者復興局企圖提高工業品的物價，而農整局則努力縮小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間的鴻溝，這也是不一致的。復興局所制定的法規大部由僱主協會執行，工人有强大組織的地方，才有眞正的力量。負責保護消費者代表人士，差不多就沒有力量。

生產，僱傭，工資，物價，在一九三三年初及六七月間復興局法規實行之前，皆有進步。但這種進步多半帶有投機性質。在一九三三年六七月至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間，這正是復興法規實行最有效力的時候，就業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十六，每人的工資也增加了百分之十六，支付工資總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但因爲物價上漲，工人的實物工資僅增加了百分之三。工業生產的實質數量却減少了百分之五。用「人時」(Man-hour)來計算的僱傭，也減少了百分之四。雖然就業人數增加，但他們的工作時間則減少百分之十七。是以僱傭的增加，完全是由於削減工時。工業生產並沒有什麽增加。在這個期間，工業物品售價增加了百分之十七。每一單位工業品的勞工成本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復興運動確曾增加僱傭，減少工時，提高工資，但未增加生產。惟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種辦法，生產定然還要減少。保守派的人可以說，復興局未能增加生產及僱傭的，由於勞工成本的增加。勞工派則說此種失敗由於物品售價的提高，及生產限制沒有規定在復興法規裏面。總而言之，就是沒有最高法院判决復興處及復興法規的違法，復興運動顯然也難有什麽成就。

金融善後

金融善後社（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一九三二年二月胡佛任內設立的，目的在救濟銀行，鐵路及保險公司。其經費大部由政府向各方借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該社專放給銀行的欵子達六萬萬元，這些銀行後來有些倒閉了，羅斯福上台後，金融善後社的職權擴大了，購買各工業，州政府及聯邦政府的證劵，並向他們放欵。這個機關成爲政府根據信用擴張支出的樞紐。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該社共向銀行及私人組織放欵達五，六六四，三八三，三〇八元，救濟各業共用去了一，二九九，九八四，二三五元，支付其他政府機關的經費達七三四，五八六，五四八元。放給銀行的欵子大部都已償還。放給鐵路的欵子，只有一小部償還。是以償還政府的放欵，仍待政府採取行動。

經濟恐慌使許多人不能應付債務，不得不將財產抵押出去，換得借款，以償付債務。政府在這方面也從事救濟。借款給銀行及各放款公司，令他們辦理這種救濟事業。幷特設立家宅放款公司 (Home Owner Loan Corporation) 直接向家主放款。該公司共放款一百萬萬元，故抵押產業放款共達三十萬萬元。爲的應付農民需要，政府又組織了一個農業放款公司(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 將十二個附屬機關合併起來。其職務在向災區農民抵押及合作社放款，及舉辦短期貸款。該公司共作抵押放款二十萬萬元，短期放款十萬萬元，合作社放款二萬八千萬元。胡佛的政策在救濟大資本家，對於家主及農民毫未顧及，而且採取緊縮政策，這是不能爲他辯護的。羅斯福的政策在以低利向災區農民放款，如果羅斯福的其他措施能夠復興，這是應該誦揚的。如果嚴厲的緊縮終於不可避免，那麼政府由各方借來的巨款，如不宣告廢棄，即須由納稅者負担。

公共工程

在理論上，羅斯福執政之初，接受凱衍斯(Keynes)的理論，當蕭條期間，私人不願及不能作的事應由政府舉辦公共工程，以增加僱傭及向人民分配購力。所以羅斯福曾指撥八十萬萬元辦理公共工程。公正觀察者認爲此事在恢復部分繁榮中很占重要地位。其他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以爲現時美國的進步，完全由於政府大興土木。這種計劃使美國的物質財富，包括公共建築，公路，溝渠，堤壩，公園，運動場，飛機場等，大爲增加。許多這些計劃都由地方政府發動，但是如果沒有聯邦政府的援助，這些計劃恐怕早就停頓了。對於羅斯福公共工程政策，可分下列幾點來批評。第一，因爲內政部長易克斯不大明瞭凱衍斯的理論，對於舉辦公共工程所需經費的支付，時常拖延，所以這種支出恢復繁榮的效力大爲減少。第二，因爲缺乏周詳的計劃及有經驗的執行人員，所以政府計劃所化的代價異常之高。第三，雖然美國需要公共住屋，但是羅斯福政府並沒有這種計劃。再則美國支付巨款用以建築幷修葺住屋，獲益的都是中等階級，而需要住屋殷切的中下階級，反而向隅。

救濟失業

羅斯福上台之初，首要問題在籌措款項救濟失業工人。胡佛任內總以爲救濟失業，應該由地方政府負責。但經濟蕭條，稅收減少，而支出增加，使許多地方政府瀕於破產。羅斯福上台後，設立聯邦緊急救濟處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意思在保証不能有一個人餓死。對全國失業工人實施普遍救濟。雖然有些地方辦理不善，但政策則遠較胡佛任內爲優，後來歷時日久，工作性質也逐漸進步。這個組織去年秋天幾完

全被摧毀了。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冬天，羅斯福設置了一個工務局 (Civil Work Administration)，在短時間內，為四百萬工人找到工作，這差不多是救濟失業工人一個最好的嘗試，可惜在一九三四年春即因為節約而取消了。還有一個人民保育處 (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目的在救濟沒有結婚且沒有適當收入的青年，由官方供給穿住，每月薪資三十美元，在各集中營，從事浚疏或其他工作，這種工作，頗為成功。一九三五年設置一個工程進展管理處(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給接受政府救濟的人尋找工作，因為羅斯福相信，以工代賑，總比較專事救濟要好些。羅斯福的意思，要給每一受救濟的家庭中的人找到工作。彼時受救濟的人有二千二百萬，後來增至二千五百萬人，約有五百萬戶，所以估計至少有三百五十萬能工作而無工可作的人。羅斯福想給這些人工作，但因各地執行人員欠佳，所以成績不好。

改革事業

勞工運動

羅斯福新政之初，勞工組織運動甚為蓬勃。據復興法第七款甲項，政府允許團體交涉，這與工會主義一種真的刺激。自一九二〇年來美國勞工聯合會 (A. F. L.) 的會員減少了一半，但在新政的第一年中，會員增加異常迅速。新成立的工會不下一千三百處。但是不久政府認為罷工可以阻礙復興運動，主張一切勞資糾紛應由政府調解。因為政府及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壓力的結果，工人們接受了調解。但是全國勞工局及鋼鐵業，紡織業，汽車業中復興處的調解，時常使糾紛更為延長。有許多後起的工會因為政府的調解未承認他們而未能成立，但是僱主方面則可自由豢養工會。雖然一般結果令人失望，但工人領袖有能力者活動的機會仍然很多。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中工業工會會員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手工業工會會員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勞工運動的普遍，總算羅斯福新政的成就。

社會安全

羅斯福任內，美國步武歐洲諸國之後，開始制定社會安全的法令，舉行失業保險，老年郵金，及赤貧婦女的補助，但通過的法律很使一般專家失望，認為沒有顧到歐洲諸國多年來的經驗。羅斯福因為顧全各州的權利，未能樹立聯邦制度，僅允許對於實施社會安全辦法的各州予以補助，各州辦法難以齊一，而且標準很低。因為目的在實行失業保險，於是實行了百分之六的內地稅，其稅收的百分之九十皆撥給實施失業保險的各州。在兩種養老金計劃中，一種是強迫的，由僱主與僱工雙方提出存

款作爲基金，工人到六十五歲時開始接受養老金。惟僱主有時可以不付，所以這種經費仍由工人階級負担。最高法院對鐵路退休法曾判决違憲，所以有人恐怕社會安全法中養老金的規定也要遭遇同樣運命。美國失業保險基金不由中央國庫支出，是與多數國家的習慣相違背的。但在另一方面，一般社會接受這種原則，失業的犧牲者等等由社會共同負責，打破了共和黨所擁護的傳統的個人主義。這總算羅斯福的一種貢獻。

銀行法令

羅斯福政府對於包括一萬五千個的銀行（公私獨立州銀行及聯邦準備系統中的銀行），銀行組織的弱點，並沒有什麼糾正的貢獻。但是實行了一種存款保證制度，即是有存款者政府保證支付五千元，此舉頗增加了存款者的信心，可是這並不能制止不健全銀行的存在。至於統制準備制度，有了修改，並實行集中準備。聯邦準備局長及十二個準備支行的辦公處合併了起來，主要執行責任都付託給十二個支行行長。各行長雖仍由各該董事會選擧，但必須得到總管理處(Board of Governors)的批准。總管理處的人員由總統任命，是以在技術上對政府負責，而不對私人銀行負責。總管理處可以視情勢需要提高最低準備，並且組織了一個公開市場委員會，以買賣現金及政府證券來管理各準備銀行的行動，政府對於統制信用政策也更臻嚴密。這種行動以前皆由各準備銀行自行抉擇，並且時常不採取一個共同方針。準備銀行賣政府證券即是使政府信用緊縮，買政府證券，可使信用膨脹。今後即可由總管理處來決定採取什麼中央銀行政策，在呆滯時擴張信用，在興隆時緊縮信用，以安定市場。並且準備銀行也不許接受存款。

互惠關稅

保護關稅已使各國商務遭受損失，在胡佛任內蕭條將開始的時候，又通過 Smoot Hawlly 法案，更使美國商務遭受損害。美國農人因爲要在世界市場賣出農產品，而買進貨物時，要受保護關稅的限制，所以損失特別重大。在羅斯福新政之下，國會授權總統可以不咨請國會及得國會批准而能與各國締結減低關稅之互惠條約。國務卿郝爾與政府各機關都忠實合作，促成這種關稅互惠協定。現在實行的有美國與古巴，比利時，海地，瑞典，巴西，及坎拿大諸國的互惠協定。美國與法國及荷蘭的互惠協定也已經簽字了。還有與其他各國的協定，尚在談判之中。這些協定實行雖然不久，但都有了具體的效果。拿美國與古巴的協定來說，在實行的第一年中，美國的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九，進口增加百分之一二八。就一般說，這種協定使美國重要輸出品的外國關稅大爲減低，而美國不能生產

的外國貨物進口稅也相當減低。這種辦法的結果，大體良好。但各工業國是否願作適當讓步，以消除貿易上的困難卻不無疑問。但努力使國際經濟問題，返回自由主義的運動，則完全失敗。

工業管理

羅斯福對於工業及金融，頗想施以管理。美國有許多公用業公司 (Utility Holding Companies) 是財閥吸吮投資者及消費者的工具，並且能支配政治，教育及輿論。其主要目的在為主持者謀最大的利潤。羅斯福曾企圖予以統制，但欲行統制，必須將這些公司收買過來，在勢當要發行公債，結果仍是原來那些財閥掌握這種公用業的最高權力。羅斯福也知道這一層，乃改變方針，通過惠萊，拉貝恩法案 (Wheeler-Rayburn) 來解散各州間公用業。允許他們逐漸結束其事業，並繼續作為投資的托辣斯。公用業對此法令頗加攻擊，認為違反憲法，最高法院對於此事尚未裁判。關於金融統制，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通過了證券法 (Truth-in-Securities Act) 及證券交易法 (Stock Exchange Act)，並設置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管理此兩種事情。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對證券市場有權講話。證券法施行成績不壞，規定公司及銀行要供給投資者大宗消息，這是以前沒有過的。關於證券交易，委員會權力很大，該會可以強迫交易登記，依該會所頒章程，使交易有組織，並有檢察及研究證券市場之權力。不過這種權力直到目前沒有廣泛使用。美國鐵路因為民營，加以公路發達，重複浪費，久已成為嚴重問題。羅斯福令金融善後社借貸巨款外，並設置了一位鐵路整理員 (Railroad Coordinator) 來研究整理。據整理員的意見，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收歸國有，不過目前尚未考慮到實行這種建議的步驟。自大體講，羅斯福的新政，企圖實施計劃經濟，但是成就很少。對於實行區域計劃發展，雖有嘗試，亦無大的建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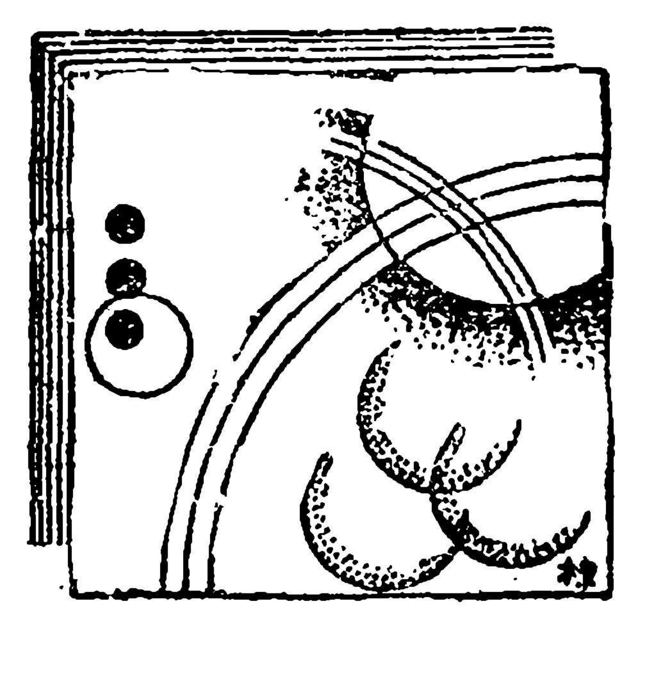
外交政策

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最顯著的是美國與南美諸國關係的改進。向來單方面宣稱的門羅主義已默默取消了。近來區域安全的理論，甚為流行，羅斯福要計劃設立美洲的國聯。羅斯福政府允許了菲律賓獨立，並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不過美俄債務沒有解決，兩國商務始終沒有進展。羅斯福政府的海陸軍政策，頗使美國人士

感到失望，因爲他們相信只有防守的軍備就夠用了。有許多人認爲過去四年軍費的增加並非需要。對於延長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限制海軍的努力皆遭失敗。而英美最近談判的新海約中間尤多漏隙。限制海軍運動之崩潰雖不能完全歸咎美國，但美國也負重大責任。尤其是與日本不能妥協，無可諱飾。所以近年以來日美兩國關係日趨惡化。羅斯福雖未放棄或實施斯蒂生的不承認武力占領他人領土的主義，但仍時常宣稱美國在遠東的商務及領事裁判權不能放棄。所以日人恐慌美國每年化十一萬萬金元維持的軍備，目的大概是要在西大平洋作戰。羅斯福政府曾通過了中立法案，目的在由經濟上避免捲入未來戰爭。美國近年外交，沒有什麼大的成就，也是無庸諱言的。

總起來批評，羅斯福的復興政策想以提高一般物價減少借債負担來刺激生產及以增加農工真正收入，俾能多多購買物品，希望結果生產，僱傭及一般商業皆趨活潑，這是不能互相調和的。因爲各種物價都同樣提高，生產即不會增加，無人可以獲利。如果農民以少量生產換得較多的購買力，必須農產品的物價要較工業品的物價高。如果工人購買力增加，一定要他們的所得增加遠較購買食物及工業品所付的代價高。羅斯福想以提高一般物價來達到復興，那是南轅北轍了。再者羅斯福要以政府借款，舉辦各種事業來達到復興，這與民主黨允許均衡預算的諾言也相違背。至於羅斯福的改革運動，多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階石，新政中實行的辦法，在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皆早已實行。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羅斯福這種建樹，總算具有若干永久性。就是共和黨上台，這種措施也不會取消。

現在美國競選運動，漸漸熱鬧，究竟未來總統，鹿死誰手，那要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宣傳及美國人民對於藍敦及羅斯福的信心如何了。



浮士德初稿研究（下）

——巴黎大學德國文學教授H.Lichtenberger著

李辰冬譯

馬格里特的悲劇

大學生活的劇景之後，直接繼以浮士德與格萊卿之不朽的戀愛悲劇；而這個悲劇在古代傳說裏是沒有的。歌德僅僅在 Pfitzer與 Croyant Chretien的故事裏找到一點乾燥無味的指示，說是浮士德想背叛契約而要娶一位生意人家之年青美麗的姑娘；可是被梅菲斯特打消了這個企圖，爲補償起見，拿希拉的海倫娜做他的姘婦。主要的還是歌德從他自己的腦海來創造這部如是單純，然又如是動人的戀愛劇。

要想知道這一段裏那些地方是「自訴」，還得探討到少年歌德之全部的愛生活。此事我們這裏作不到，並且也沒作的必要，因爲不是照着實在的人而描繪格萊卿的形象。歌德並不是由某某一段戀愛的經驗之興會來創造這個人物。很難確切地講那裏是屬法蘭克府的格萊卿，那裏是屬 Frederique Brion 那裏是屬 Lotte Buff 或 Lili Schonemann。當然，歌德自己也未曾嘗試過一種引誘者的心情，把一位好人家的少女引到罪惡，毒死她的母親，鬥殺她的哥哥，並且畏怯地捨棄了他的已經變成母親的被害者。他的馬格里特不是一幅個人的肖像，不是照着自然做成的。這是一個樸素的與天眞的單戀女之理想的典型，而常在壯年歌德的幻夢裏迴旋的，這個古典的與定形的格萊卿之形象是從許多草稿裏組合的。不忠誠的情人與被棄的少女之悲劇不成問題從他遺棄 Frederique Brion 時候起，就在他的想像裏發了萌芽，他自己也曾懺悔過這種辜負的行爲實是一種罪惡。在葛茲與克拉維果 (Clavigo) 裏，他已經描寫過這樣的題旨。在維特裏也有一段敘述一位出身微賤的少女抵當不住自己愛人的引誘，於是把自己獻給他，後來被棄而終於自殺。這個人物的心理很顯明地與馬格里特的相似。

格萊卿這個典型不但對歌德熟習，而且對他整個的時代。「狂飈與逼進」時代不祇對被棄的婦女，而也對殺嬰孩熱情。古代的法令對於殺害嬰孩的罪過非常嚴厲：他要處之以死刑；罪人要被活埋，串殺或至少也要斬首。很早大衆的輿論就反對這種非人道的習慣。許許多多論文常用法學的眼光來討論這個問題。以一般的心理看來，人們對於這種被棄的生過兒子的姑娘並不認爲是了不得的罪過，僅以爲是被過度的煩悶所迷誤的可憐而已。「狂飈與逼進」的作家們最喜歡用這個被誘的少女或殺嬰孩做爲戲

劇上的題旨，當浮士德初稿在進展的這幾年內。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劇作是歌德的朋友 Heinrich Leopold Wagner 所寫的 Kindesmorderin。歌德一點也不參加任何道德的和社會的偏見，以純藝術家的態度來處理這個題目，其唯一的目的就在心理的眞相與力量的表現。

他的戲劇，因爲要保守自由與沒有扮演的麻煩，於題不出一種規則的與連續的動作，而是一串分離的與重要性十分不等的十六幅畫，每幅都有他自己存在的必要，他有機地連貫着，詩人用一種驚人之乾脆的表現法與生活和情緒之極端的强度示出奇蹟。沒有明瞭的計劃。沒有結構上的起承。讀者應當藉想像來瞭解景與景之間的過脚。他一點也不與普通的戲劇相似。然像靈蹟一樣，從全體看來他是一部異常完整的戲劇，處處都是精密地連系着，並且不缺乏任何主要的原素。

頭三幕（街道，夕暮，散步）造成了陰謀。這就是浮士德與馬格里特之偶然的遇會，浮士德突然的慾望，梅非斯特設立的圈套，珠寶箱之安置到馬格里特的房間，繼而牧師的巧騙和更要好的珠寶箱之交付。

其次的四幕（鄰婦的家，浮士德與梅非斯特，庭園，園亭）與頭三幕僅僅隔着一個短短的時間（祗有幾天如果我們願意講的話），描寫到梅非斯特之找瑪爾特夫人，梅非斯特獻給浮士德的計劃之談話，與約會的安排，最後，同一夕暮浮士德和馬格里特之抒情的愛，與魔鬼和撮合人之對口的滑稽。兩位情人分離時，都很願望即刻的再會，（Auf baldig Wiedersehn, U. 1059）。

繼而，幾段抒情的簡短的間隔，那裏表現着生動的等候與馬格里特在紡車旁的憂慮（格萊卿的居室）以後，就是戲劇的最高點：兩位情人的重新再會，浮士德與格萊卿關於宗教的談話，浮士德之汎神意味的信仰，最後，馬格里特之整個的獻給：她把她的住室鑰匙交給浮士德；並爲安全他們的秘密幸福計，她接受使她母親安眠的麻醉藥（瑪爾特的庭園）。

一失足，其結果必嚴厲地來臨。然到現在爲止劇情是順次進展；可是以後詩人就用很快的速度，來顯示這位墮落的少女走向苦痛的道路之次第的階層。僅僅用一些隱語指示前後故事的關節，詩人讓讀者藉想像來填補敘述上的脫落處。第一就是井邊一景（井邊），那裏兩位汲水的少女愉快地談到一個不謹愼的女孩之流言與誹謗，而使馬格里特沉思與憂鬱。其次向苦痛聖母的祈願（城牆內側的小路）給我們表現出這位不幸者之深刻的憂慮，一方面怕被愛人捨棄，另一方面她的錯誤的疚心，加以羞恥與死亡的恐嚇，於是失望地懇求聖母的救援！繼而教堂的一景（寺院）在浮士德初稿裏還有一個小題叫：「格萊卿母親的喪儀。」從這個簡短的指示再加以牢獄一景的隱語（Sie sollt schlafen dass wir Konnten wachen und uns freuen beysammen）很明白地使我們推想出她的母親之死是由於浮士德所給她的麻醉藥。另外還有一句簡短曖昧的隱語（Schlagt da nicht quillend schon, Brandschadue malgeburt!）使我們知道格萊卿戰慄着把兒子藏在自己的懷裏，怕的是受社會的恥辱！受良心的責備與受惡靈的威嚇，這位不幸的女子沉沒到極悽慘的地步。她的阿哥華倫亭的干涉更使她的不幸達到極點：關於他的妹妹之壞的風聲，以致浮士德與梅非斯特在格萊卿窗前彈奏的當兒，激起他的仇恨而與他們決鬥，結果他中了不治之傷，臨死的時候，在圍聚的四鄰前他宣布了他妹妹的錯過。浮士德初稿還有一景（華倫亭的獨白與浮士德和梅非斯特的對話）的題目是Nacht, Vor Gretgens Haus；但

在牢獄一景裏的隱語（Deine Hand Behricht—Sie ist feucht—Wische sie ab ich bitte dich! Es ist Blut dran—Stecke den Degen ein!）証明歌德已經孕育了在定稿裏所要寫的一景。

在華倫亭的死與結局之間還有一個新的脫漏。刺死華倫亭之後浮士德必得離開此地。魔鬼讓他沈入愚笨的享樂之旋渦裏，並且不讓他曉得格萊卿的不幸。格萊卿生孩子的當天就把小孩在池裏溺死（Links am Teich wo die Planke steht），繼而她私逃與在曠野裏飄蕩，（erbarmlich auf der Erde lange verirrt），她後被拘捕，關到監牢宗罪。這些事情我們僅僅由迅速的隱語裏窺出。反之，詩人在用喘急的與支離滅裂的散文所寫的三幅嚴格自然主義的繪畫裏（陰暗的日子，原野；夜，曠野；牢獄），告訴我們一切生動的情緒，如浮士德與梅菲斯特間之可怕的辨白，浮士德的狂亂與他的同伴之讓他們騎着魔馬，最後在監牢裏浮士德與格萊卿間之高尚的談話，以及格萊卿之懺悔她的罪過而拒絕了她的情人對自己的營救。

現在來試述一下這段的意義，因為此段在定稿裏並沒多大的改正。為易於檢討起來，順次地由作品的三個主要的人物，格萊卿，浮士德，梅菲斯特的觀點做引線。

歌德的格萊卿，在我們看來是一種通常的理想化的意象，在她身上看出是一位質樸的與純潔的「自然的產兒」，一位人類風俗與法律之無辜的被害者。但這不是歌德的看法與批判法。她不是庶民而是一個純樸的中產階級的少女，她生於小城鎮，受嚴厲與吝嗇的母親（作抵押事業的女人）監督，然她很能適應這種思想狹隘的環境。這是一位美麗，勤謹，兩手粗糙柔順之中而帶妖艷的姑娘，她很會服從周圍的習慣與道德，以及教理問答式的宗教信仰，在這種中庸，質樸與純潔的環境中生長的她之所以特殊的是由於她「異常地接近自然」：她並不是一個德國小城鎮之偏見與習俗的俘虜，同時她也極自然地聽從着純潔的與正直的本性，而這本性使她興奮，使她是向天然法則之路。引出這個悲劇而使她是可憐的被害者的，是在浮士德的愛之前她得服從兩種法律，習慣的與本性的，以致產生衝突的現象。她知道很清楚要是聽從一位漂亮紳士之愛情的言談，她要苦痛，她要觸犯她所眞誠尊敬的而且認為是神聖的社會的法律：一位溫柔的姑娘不應當把自己捨給比自己地位高的情人，並且她根本也沒想到自己可以變為合法的妻子。但她被事實所誤，就是她覺得在浮士德的心裏不僅止是慾望，暫時的喜愛，而是眞正的嚴格的愛情，永遠無窮的愛情。在這種「眞正的」愛情之前，她失了抵抗性：她的本性使她放心，她的本性對她說愛情的法律較社會的法律一樣也是神聖的，並且是「自然」之無上的法令。她在她的整個心靈之命定的與天然的興奮裏，沒抵抗沒計較，但並非沒憂慮地服從了他。當浮士德向她要她的住室的鑰匙和給她為使她母親安眠的麻醉藥時，她一點也沒想到廉恥，一點也沒想到拒絕，祇以這樣簡單的幾個字允諾說：「我已經為你做了許多事情，幾乎再沒有什麼餘下可以為你做的。」我們看得很明白在這種迅速的接受裏，詩人瞧不出有什麼弱點：他反而尊敬格萊卿有「她的愛情的勇敢」絕不計較將來的結果而一直走向自己稟性的極端，既不打算又不思索而自棄到她的深心所指給的自然的道路。繼而不幸君臨她的跟前，當她看到由於她而母親和哥哥死亡，和因孩子的來臨而引起社會的罪惡時，我們了解在過度的苦痛之下她的靈魂之所以破碎，與在精神的錯亂之下，她之所以殺害這個使母子都處於不幸的小動物的緣故

●詩人並不讚賞這種沒有意志活動餘地的舉動。但另一方面他也並不赦免她。或較切實點講：馬格里特沒有一刻赦免自己。在社會的法律之前，她很知道她是有罪的。在她所墮入之悲慘的深淵裏，這種情緒更進入到她心靈。自從她顯出蒙昧的瘋狂，自從她回復自我的本性，自從她知道浮士德是來救她，她的墮落的意識與懺悔的意志在她身上生出一種不可抵禦的力量。她以前是無抵抗地墮落。她現在也是無抵抗地反悔，即令可怕的死刑離得很近：她感覺她已走出了她的正道，唯止一死可以恢復犯罪的本性。這種結局就是用觀衆的眼光看來也是應當的。以人類的正義來講，弒父母與殺嬰兒的處以死刑是應該的；以絕對的正義來講，這類死有一種道德的價值，因為她情願接受；由某種意義上講，她好像是救世者和施恩者，因為在她所忍受的那些非常的擾動之後，很明白地格萊卿的生活一定是要破碎，再活下去也不過多給她加些苦痛而已。

浮士德的情形較馬格里特的更要複雜。街上遇到一位不相識的姑娘，他突然覺出齷齪的慾望，他急迫地催促他的快樂與他的愛好的供給者梅菲斯特，但當這位宣告對一位純潔的女子沒有辦法，和要想達到目的得用些詭計與誘惑的時候，他很不高興地忍受着，因為找不出別的再好辦法。但等他剛剛略微瞧出他所要粗暴地得到的這位少女真正是那一類人的時候，他就發生了愛慕的心。他在格萊卿的住室因為這位微賤的可愛的生靈給他的啓示而使他對她發生尊敬，繼而他要逃跑，不願再侵害她，如果梅菲斯特不來譏笑他的猶豫與他的廉恥心的話。是梅菲斯特籌劃一切，是他供給出禮物來引誘少女的好奇心，是他同瑪爾特夫人找出陰謀讓兩位戀人晤面，是他實際上工作着為滿足浮士德的慾望。至於浮士德他是逼不得已地被誘到這種冒險裏，在開始的時候他還是違着心去做。但繼而他也眞正發生了愛情。浮士德努力作出與格萊卿信仰同一的宗教，做同一的永遠的戀愛之夢，可是在格萊卿這方面她是絕對的相信，因為她是眞愛，但也是因為她直覺地瞥到她的愛人的誠摯。然而浮士德眞的是誠摯的嗎，當他對格萊卿發誓永遠相愛的時候？這位超人在「地靈」面前曾宣告他的意志要投入人生的大洋裏，要嘗一嘗人類一切的享樂，與一切的罪惡，要想親臨一下人們一切的命運的這位巨人，他能不能在一個中產階級少女的愛情裏找到他對無限之瘋狂熱情的撫慰呢？這裏有一個是他絕對掩飾不了的矛盾。浮士德願望他對格萊卿的愛主要的是一種靈魂之永遠的結合；但他並非不知道實在的人類，這個戀愛是太人類了，並他自己知道得淸淸楚楚這個愛情是暫時的。他這樣永沒停息地在混雜的苦痛裏爭論着。他自己覺得他充滿了最熱烈最眞摯的愛情。然在他內心的憂慮裏無論如何他是不忠信的，——他之不忠信或許由於自私的成分少，而他的命定的本性，他的內心的魔性多，因為他將要對他超越的「自我」不忠信，如果他要讓愛情的鎖鍊束縛住的話。

他對格萊卿的愛同時給他帶來了最純樸的幸福與一種漸漸增長的苦惱。在這位溫柔的與純潔的女孩一點也沒顧慮而供獻給他的懷裏，他找到一種興奮的熱情之滿足，這種滿足引他到自然之路。然而他永遠昇不到靈魂之整個的和平與完全的幸福。他太不容易蠱惑到幸運的幻夢裏（暫時是有的），他知道他自己有矛盾性，他覺出他的戀愛要產生不幸，他開始就想拋棄他所要作的，但是他不能。在不幸尙未臨到格萊卿的身上時，他就知道他自己是「我不是亡命者？不是流浪人？眞是個全無目的和安寧的惡漢，和瀑布似地從巖上向巖下奔流，貪急狂暴地衝入深淵，」並且打破「

自己所愛的女子之平靜的小屋。悲劇陸續地演進着，他的失望的極點，是在結局馬格里特永遠地拒絕他和不願意跟他逃的時候：「哦，我不曾出生纔好！」這是他受了打擊後看到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於他時說的話！

最後，在梅菲斯特的性格裏，我們看出一位懷疑的與犬儒學派的現實主義者，所以增加這個人物的緣故，明白地是爲與浮士德的性格作一個對照。他所輔助於浮士德的沒一點是超自然的。他知道自己對格萊卿沒有什麼力量，他沒有能力順着他的心願，馬上可以得到她。他承認他得施用人類的詭計，並且爲使這位天眞的少女失足，他得計畫一種巧妙的陰謀，而爲從來的誘惑者所施行的。他引導出一切的不幸來加壓到這位薄命者的身上：是他找到麻醉藥導出格萊卿母親的死亡，是他做着六絃琴的歌而引出浮士德與華倫亭的會晤，是他把劍放到浮士德的手裏來刺華倫亭，是他用愚鈍的娛樂來籠絡浮士德爲的是蒙蔽其情人的不幸，是他供獻給浮士德一種讓格萊卿逃跑的方法，然由此而引起她對自己罪過之深刻懺悔。他是陰謀的主謀者與不幸和罪惡的製造者。同時他也是理想主義之絕對反對者。浮士德飄動在欲望與愛情之間，而梅菲斯特認爲愛情也不過是一種幻覺與一種囈語，唯一實在的是欲望。浮士德想得到馬格里特，然同時又作着一種純潔的靈魂結合之迷夢，而梅菲斯特感到趣味的僅僅是睡覺，並且認爲神秘的愛情不過是一種純粹的做作罷了。他對浮士德之沒結果的奮鬥加以無情的嘲笑。不能否認他時時是有理由來反對神經過敏與趣向理想主義的人。他是老於放逸的人，知道怎樣玩轉方法來達到目的，並且爲達到目的起見任何無廉恥的手段都試用。他是一位精通的邏輯家，讓浮士德對自己的猶豫，自己的反悔，自己的脾氣，自己的誇張紅臉。他是一位殘忍的心理學家，以可怕的銳眼來分辨人類本性之一切的卑劣，把這些卑劣沒憐心的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他驅散了人們拿來作爲自行掩飾的保護的氛氣。他戳穿了一些半意識的假仁假義，而這些假仁假義是理想主義欲藉以變換一下自己的行爲之眞正的原動力。

然而，如果浮士德在梅菲斯特面前的行爲都是錯誤的話，很明白地詩人的意向並不是給讀者一種印象說是梅菲斯特處處都有理由來反對浮士德。梅菲斯特給予浮士德的影響是什麼？什麼也沒有！並不是他誘出浮士德的意志！浮士德所順從的總是他自己本性的衝動；他的伴當的角色僅僅爲滿足他的欲望的方法。他影響到馬格里特的行爲麼？說不到。歌德不願意給我們一種印象說是格萊卿是屈服於陰謀的詭計；她之墮落是因爲她的心告訴她——是有理由地告訴她——浮士德的愛情是眞正的。她對梅菲斯特的兇惡有一種必然的直覺，並且本能地覺得他可怕。也是用一種充分的自主性來結束格萊卿，當她墮落到悲慘的深淵時，她祗看到一條出路：懺悔與死。梅菲斯特，無論他的能力怎樣大，但沒有勢力。使戲劇完美的，是每個人物都充分自主地來走自己的路，不受任何外界的束縛，僅僅跟着自己固有的法則去走。

浮士德初稿的意義

原始浮士德由他最初的形式看來，是很好的一種草案，以順次的然前後連接得尚未十分圓滿的繪圖，歌德在那裏給我們表現了他的壯年生活之最完整的懺悔與最活動的經驗。學生，他曾感受過大學課程與學校生活之深刻的欺騙性，因而他蔑視乾燥無味的純理主義而熱情地趨向到自然與生活。情人，他知道怎樣避免他所處的傷感主義時代之過度與做作。他的關於愛情的觀念較之他同時代大部分的詩人們的要自然與近人情得多。他以「不忠實的情人」之性質，來表現他自己，而這位「不忠實的情人」同時是天眞的與有罪的(Schuldig-unschuldig)他同時自責與自赦；他咒罵在他身上找到的淫佚，懦弱，卑劣，但他知道他的無恆性是由他的生性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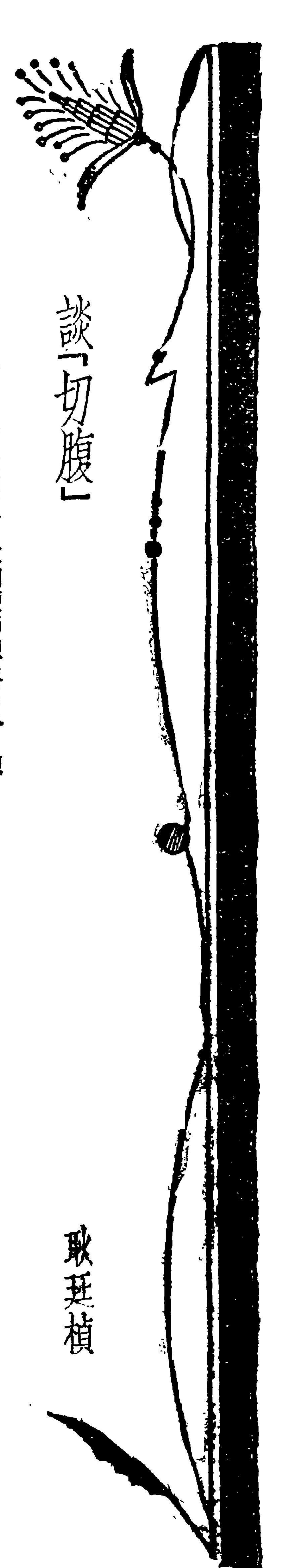
浮士德的不幸，第一是科學的能手，繼而是戀人，這是浮士德初稿的

主旨。如是講來，這部劇作是一種相連的整個，並且在某種意義上他本身也自可獨立。

然不成問題，這是一部斷片。葬倫亭一景很明白地沒完。再者，我們在許多幕裏到處都覺得有闕脫。最易覺得出的是學生與梅菲斯特對話的一景，那裏突如其來地梅菲斯特成了浮士德的伴儅，而詩人一點也沒提及他是從那裏來，他要作的是什麼，他與地靈什麼關係。另一方面，許多很相一致的證據使我們相信歌德要把他的浮士德不但止領到「小的」，而且領到「大的世界」，或許到皇帝的宮庭，或希拉的海倫娜那裏。最後，好像他不能不講一講這位著名的魔術師的結局。我們沒一點直接的憑據讓我們曉得歌德的全部是什麼。除去葛好森小姐的抄本以外，別無這個時代的任何計劃，證據，與片斷。當然我們也不能決定她所抄的就是歌德這個時代的全稿。往往人們想證明有幾部分，如訂約一景的末段或市門之前裏的幾句詩，是遠在一七七五年以前寫成。但這是一種不可靠的假設並根據在不敢一定的基礎上。最好乾脆承認我們完全不知道。

批評界常常以假設來塡補這種我們所認出的闕脫 。 其中最著名的是 Kuno Fischer 的假設，他認爲浮士德初稿是一種有明顯計劃的斷片。歌德的這部劇作應當是迷誤了的巨人之悲劇。浮士德召喚出地靈：他願意墮入到人生的旋渦裏，了解一下人類一切的快樂與苦痛，把他的「自我」一直引伸到與人性的「自我」平衡。然因爲無限的傲慢而引起悲劇的命運。這種命運是浮士德所挑撥的，並且是他情願召喚與冒犯的。實事上，他經過了這種命運。地靈之所以允許他的，並不是爲他的不幸。他派他的侍者梅菲斯特來輔助浮士德，在浮士德初稿裏梅菲斯特不是魔鬼，而是一個「地上的惡人」，無情的與無道德觀念的精神原素，像是一種喜歡嘲笑的妖怪，他很知道人性的弱點，熱情與幻覺。在這位可慮的領導者的引領之下，浮士德完成他所願望的放肆的路程。穿過經驗又經驗，失敗又失敗，苦痛又苦痛，梅菲斯特引導他的被害者直到完全失望的深淵，直到這位被屈服的巨人嘆道：「哦，爲什麼要生我！」這樣，浮士德初稿完結到浮士德雖不是永入地獄，然至少是常遠的與或許是永久的墮落。

這個假設是很精妙而且大膽，可惜根據在靠不住的基礎上。沒一點根據可以猜想地靈在已完成悲劇裏之職務要得比斷片裏擴張；地靈與梅菲斯特間的關係完完全全是些假設；再者，如果這些分析是準確的話，那末，浮士德初稿裏的梅菲斯特不但止有一種惡人的性格，而且確切是魔鬼的。倘若一定要相信歌德自己末年講的證據，那這個證據也僅僅關於悲劇的開端，其餘的部分還是很模糊。我們祇可講他並沒照着預定的計劃去工作，計劃的本身是陸續順着他的想像裏劇景之成形而次第地伸展。所以在他的浮士德未「得救」之前，我們祇得乾脆承認我們不知道歌德曾否想給他的劇作一個悲劇的結果。但我們敢講在他的眼裏的浮士德絕不是一位窮兇極惡的人。敢說他總想把浮士德描繪成一位眞正的天才者，一位他的時代最高的願望之代表者。敢說在他的良心裏，他總讚許浮士德之劇烈地趨向於科學，趨向于生活，趨向於自然，趨向於恒久不變的新的上帝，以及對光明時代之反抗可憐的純理主義的熱情。敢說他總給他的理想主義一種理由來與厭世者梅菲斯特之犬儒思想相對抗。最後，我們敢說如果他從沒想到原宥浮士德對格萊卿的行爲，那他在不忠誠的情人之叛變裏所看到的不是罪惡，而是一種不可免的悲劇，這悲劇並不見得沒有崇高與偉大的靈魂。很可能地他開始，就想給浮士德一種「悲劇的」命運，像給 Berli-Chingen 的葛兹一個「厭世的」結局一樣。他對這兩種自誤的靈魂都很尊敬，因爲在他們的失敗與不幸裏還保存着值得人們的羡慕與憐憫的成分。在宗教改革與人文主義的期間，關於浮士德主旨的公共意見到這時候算是固定了。歌德少年已經恢復了前人認爲應該入地獄的魔術師之名譽，直等到他宣布這位魔術師在上帝面前之永遠的赦免。



談「切腹」

耿廷楨

切腹自殺本不限於日本，然今日一言及切腹，立刻便聯想及日本，似爲此邦所專有。其實日本古代自殺如日本古史所載，大都採取自縊；至中世紀封建制度產生，在武士間切腹乃成一種榮譽自殺手段。日本民族性原來情熱氣短，富於自殺傾向，更經過長期封建制度之淘養，祀先祖忠主君（不過昔時所謂忠主君者，係指各個直屬之藩主，其範圍至狹，）之念深入人心，故爲主君効死者亦至衆。日本古代人民因相信死後之存在，故每遇酋長死亡，例令若干人自殺殉葬；有史初期此風仍盛行各處。史載垂仁天皇（西歷紀元左右）禁殉葬之俗，依野見宿彌之議，作泥人泥馬以代——即今由古墳中掘出所謂埴輪者——然志願殉葬仍未絕止。十六世紀殉葬之風最爲一般武士所崇尙，當時每一諸侯死亡，例有十五人至二十人切腹殉葬。德川家康（西曆一六一五）厲加禁止，其武家法制第七十六條云『以臣殉主雖屬古習，然究無所謂；始作俑者孔子棄之。自今殉葬之俗應嚴加禁止。此不限一等侍者，二等三等同然；違者以不忠論，應沒收其家產以昭炯戒』。家康之世其家人無復殉葬者；家康死後此風復起。一六六四年幕府重下令禁止，適有右衛門兵衛 Uyemon No Hyoye 切腹殉主，幕府査抄長其家產並戮其二子。此後諸侯死後家人——同侍者——多削髮入佛以代身殉，然殉葬之習究未全熄，明治天皇辭世，仍有乃木大將切腹之舉，其牢不可破若是。

切腹之起源據多數學者之意見，似來自中國方面；其選擇腹部之理由，想係因古人以該處爲情義鍾藏之所，有似吾人所謂披肝瀝膽開心見誠之意。切腹自決因爲武士制度之一部，故多發生於戎陣間。古時敗兵之將或失城之主，往往直衝敵陣，尋死人手；至十五六世紀武士犯罪賜切腹殆已成爲一種通例。武士之子女幼時即令習自殺（男子切腹，女子割頸）故一旦奉命自裁，或有汚聲譽，即可從容就死，不稍遲疑。上命執行之有誤，甚或主君面色之不豫，均足爲切腹自裁之理由。有時亦爲一種抗議性質，如主君之有重大過失其屬下武士往往切腹以求主君之一悟。在日本武士階級中，不唯男子之對于主君主張盡忠死節，妻子之於丈夫亦然；婦女不唯在戰時爲全節而自殺，更有因殉夫而自殺者。婦女自殺亦有一定方式，中日戰時早田中將夫人聽說丈夫陣亡立刻便洗掃房間，着起白衣，將丈夫的像片放在「床之間」——日本間最尊重的地方——自已跪在像片的前面，取出短刀向頸邊一抹便將喉管切斷。乃木大將切腹殉君，其夫人亦於同日自殺殉夫，足證殉夫之俗至輓近而猶存。妻子自殺除爲貞操及殉夫外有時亦帶抗議性質，即丈夫作出無恥之事其妻往往以死雪之，前幾年中野地方有富商名石島者，原已允助某侯補議員競選，後來忽然背義，另助其敵對人，其妻聞知此事便身着白衣割頸而死，至今每年之往謁其墓焚香獻花者不絕。

關於切腹自殺的寫眞，最有價值的材料，要算 Mitford 在他著的 Tales of Old Japan 裏面所載的他親眼見的一段事，他說：

我們七個西人同日本見證人一同進入寺的本殿，那即本典禮將舉行的處所。這個佈景確實莊嚴得很！殿之屋頂高出空際，黑色的圓柱四面環立着。望板上張掛許多金色的古老紙燈，以及其他佛堂內所常有的裝飾品。地板離地略起三四寸，上面鋪着白色的蓆子；另有一張氈子放在神龕的前面。高高的臘燭發出一種神秘的光輝，僅僅使進行的一切隱約可辨。七個日本證人座在地板左邊，我們座在右邊，此外再無別人。

大家忐忑不安的過了片刻，瀧善三郎 Taki Zenzaburo 從容進來；他是一位很魁偉的男子，年方三十二歲，面貌帶着很尊貴的樣子，身着禮服，這禮服普通是參加重要禮始服用的。隨着他進來的尙有着金鑲袍的「介錯人」（介錯人與尋常刀斧手不同；所謂介錯人的職務，乃是武士的職務

，多半為受刑者的親友所擔任）及隨從三人，這次的介錯人是瀧善三郎的學生，乃其親友為他選擇的，因為他的刀法很好。

帶着介錯人在他的左旁，瀧善三郎從容先進至日本證人的前面，深深的鞠了躬，後來又來至我們前面亦照樣鞠了躬（或者尚較敬重些），雙方都照樣鄭重地還了禮，於是他很莊重的踏上地板，走向神龕跪拜兩次，然後轉過身來座在紅氈子上面，介錯人蹲在他的左邊。一個隨從上來捧着一個平時用於獻祭的架子，上面放着一把日本式的短刀，用紙裹着，刀長九寸五分，其尖及口利若剃刀。隨從人跪下，恭恭敬敬的將刀遞與受刑人，他將刀接過來用雙手向頭上舉了一下，輕輕的放在自已的前面。

又拜了一次，隴善三郎稍微遲疑了片刻，面不改色的說道：

不錯，是我令部下向外國人開鎗的，他們逃跑的時，我又令部下開鎗。我犯罪，今日我切腹自殺，敬請諸位見證。

說畢，鞠了一躬，將上身的衣服褪下來，赤身至腰間；更很細心的將兩袖壓在雙膝下面，免得死時仰面朝天，因為依着日本武士的習慣，死時應該倒向前面。此時將刀拿起來，細細的看了一眼好像很愛惜似的。約凝思了片刻便在腹部左邊將刀尖插下去，慢慢的向右方拉切，然後就傷口略向外轉，把刀取出來。在這種可怕的進程中，面上筋肉始終不見動彈，這時跪在他旁邊靜觀的介錯人忽然站立起來，將自已的刀担在手中，幌了一下，聽的咕咚一聲將頭砍下來。

接着一陣寂靜無聲，祇聽着血的澌澌聲；好一個豪俠的武士，剎那而便身首異處，眞是可怕得很！

介錯人低低的鞠了躬，用預備就了的紙將刀擦乾，徐徐的退下去；而那血汚的短刀亦恭恭敬敬的被隨從人拿下去用作死刑宣告的證據。

由朝廷派來的兩個代表站起來，走向外國證人的前面知會我們說隴善三郎的死刑已忠實的執行了。禮畢，余等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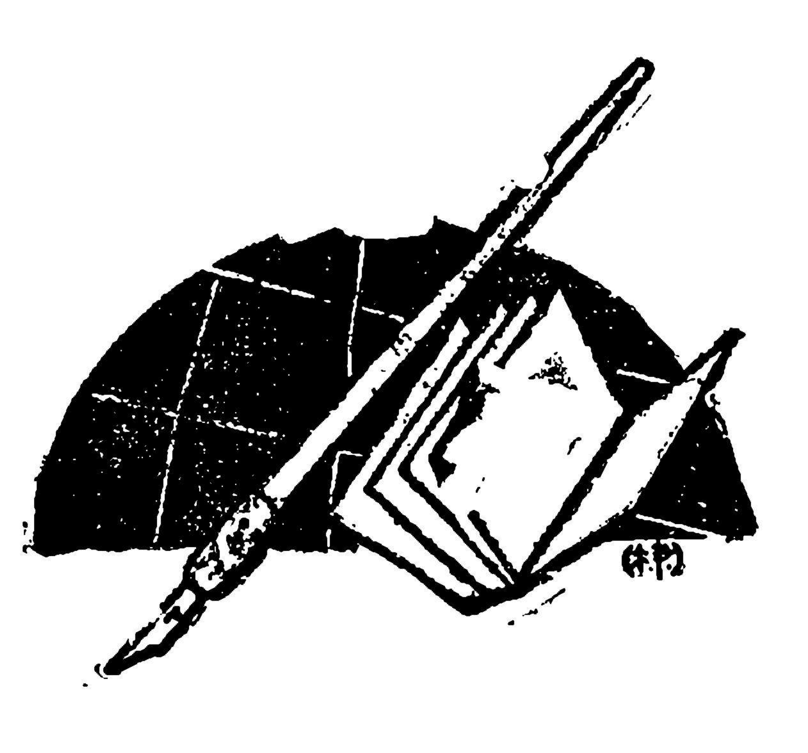
在日本「切腹」與復仇常相連帶，因此說切腹便不能不談及復仇。在法治未成立的封建時代，强凌弱，衆暴寡，故直接復仇往往為社會所稱道；其實某種意義言之，復仇乃一種自然公道之行使，一面可以顯示人各有其不可侵犯之尊嚴，一面更足以使作惡者有所忌憚，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故決鬥一事至今猶為歐洲新明認或默許，希忒拉甚且特意恢復此制，以提倡國民雪恥之精神。中國儒家自古即主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日多數國家雖號稱法制，然因法庭手續之繁劇及經濟地位之不平等，致使法律前平等一語，直成欺人之談，反不若直接復仇之足以顯示公道。日本經過七百年封建制度之訓練，武士間多重恩義尚復仇，故在昔日直接復仇直為法律及輿論所同認。德川家康明認私人復仇，不過須先禀告地方官署，其法文曰：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古有明訓，誰曰不宜？唯復仇之舉宜先禀告地方官署；地方官署雖不加阻止，然亦不得假名復仇，聚衆擾亂公安，違者其重罰之」。復仇並不限於君父，對師友親類均有復仇之義務，雖婦人孺子亦有捨身為其夫父復仇者。關於復仇的故事感動日本人民最深者，莫若「忠臣藏」裏面的一段事。此事反映當時社會之情緒至為明顯，其概要如下：

一七〇一年三月某日播磨國赤穗郡城主淺野在幕府演禮，為幕府禮官吉良所辱，因拔劍傷吉良。依法藩士不得在幕府出劍，故淺野賜切腹死，並收其封邑。淺野屬下之武士四十七人，誓為主君復仇，但因吉良防衞甚嚴，無間可趁；越二年四十七人喬裝入江戶，黎明踏雪入吉良宅直取其首，相聚泉岳寺，祭告於淺野墓前。此舉極為當時社會所同情，但與幕府之威權衝突過甚，故經過長久之辯論，結果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同賜切腹死。至今一談及泉岳寺四十七義士雖婦人孺子亦無不興感。

對于自殺態度，西方與東方極不相同，西方因受基督教影響，對于自殺，極力排斥，以為自殺是弱者的表現，不惟在今生是犯罪行為，在來生還不了地獄的刑罰。因為這種思想的緣故，歐洲自殺的人數比較少，並且增進了人民堅忍奮鬥的精神。東方無這樣宗教思想的拘束，從來對于完成節義的自殺極端加以讚揚，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非怯弱自殺之可比，敢死勇也，敢不死亦勇也。中國立國數千年，中間雖曾兩度被異族征服，然卒能恢復其民族之獨立者，實有賴於此等壯烈精神。至於直接復仇，余以為雖時至今日吾人仍不可厚非；不過法庭應執復仇者於庭，權其當否而處理之，如此則公道國法，似可並立而不背。

一九三六，七，二二，於東京。



書評

黃卓著蘇俄計劃經濟

[illegible]林莊

出版者：上海世界書局。
日　期：上中卷—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下卷—同年七月。
頁　數：上卷二八一頁；中卷二八四頁；下卷二五一頁。
價　目：每卷一元二角五分。

關於蘇聯經濟制度和計劃經濟的書籍，現在出版的不在少數。但求其可讀的，實在不多。黃君這部著作不但相對地較一般同類的著作勝出一籌；就是絕對地說，凡是注意經濟情形和世界大勢的人全應人手一冊，雖然該書出版至今已有兩年。

討論蘇聯本不是件易事，而討論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尤其困難。蘇聯政府雖口口聲聲自稱爲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按諸她現行的制度還與理想的境界相去很遠。在這建設的期間，她的行動是隨時都在變易的，所以我們很難根據一時的情形來斷論她的制度究竟是怎樣，而且也不易根據一時的事實來推論未來要怎樣。復次，計劃經濟的學說發生的年限甚短，至今尚無一致的見解。我們討論計劃經濟，勢非在各種紛歧的論說中，選擇一個比較正確的意見來做標準不可。這種選擇，實際上，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作者在書中，對這兩重困難都能安貼地解決了。在開卷第一篇的導言中，作者就說明計劃經濟的本質：

『計劃經濟是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一個國家全部的經濟活動——從生產起一直到消費——不受價格或利潤的統治與支配，完全按照一定的計劃而進行。復次，在這種制度之下，全國所有的企業都不是獨立的企業，而是一個總企業中的小企業，這個總企業存在的目的是要利用全國的經濟資源——土地，勞力與資本——來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上卷頁一）

作者這個定義無疑是採用美國計劃經濟學權威勞文 (L. L. Lorwin) 的意思。我個人也很贊成勞文的定義，故益覺作者見解之正確。根據了這個定義，作者斷定目前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祇是一種類似上述這種絕對的計劃經濟制度。是這樣，作者一面佈定計劃經濟的標準，一面闡明了蘇聯的制度仍在變動的事實。這種安排，具見匠心。

以這種意見作準則，作者將蘇聯現行的制度分爲生產，分配與交易三

部來研究，因是書也分做三卷寫。上卷是生產之部，分析蘇聯的生產動機，生產組織，生產計劃與生產問題。中卷是分配之部，分析蘇聯的國民分配，資本蓄積的方法，以及工資，地租，利息與利潤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地位。下卷是交易之部分析價格在蘇聯交易制度中的職能，市場的組織，國外貿易以及銀行與貨幣等等問題。

書中，事實的描述與學理的分析兼而有之。描述事實的一部分雖佔篇幅甚多，且不乏可貴的材料，但對於讀者還以學理分析的一部分的供獻大。因為事實的記載在國內尚易搜求，而學理的探討則無人會嘗試過。此亦是本書勝過他書的地方。

× × × × × × ×

作者是個受資本主義經濟學說——尤其正統派學說——的影響甚深的人，所以他研究的對象雖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他的立足點還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方面。如此做法，絕非易事：作者非對兩種制度都有澈底，清晰而正確的認識不可。本書作者頗能具備此種條件。他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已有正當的了解(於書中隨處均可見到)，而對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的特徵也能正當地明瞭。他舉出的蘇聯經濟的特徵有以下四個：(一)生產活動不受利潤的統治，(二)生產工具的社會化，(三)國外貿易的絕對國營制度，(四)消費者沒有選擇貨物的自由。(上卷頁二一七) 其見解之確切，由畢可見。

作者既是站在另一個社會裏去看蘇聯，他在書中故亦一貫地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的原則來討論這個新興制度。這種態度尤以中卷討論工資，地租，利息與利潤的部分來得顯著。例如：作者在討論工資一章中，(見中卷第二章蘇俄無產階級所得與工資) 一則曰：

『在現存蘇俄工資制度之下，工人工資是以生產能率為標準。』(中卷頁三七) 再則曰：

『所以在蘇俄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工資也是以界限生產能率為標準。』(中卷頁六〇—六一)

又如作者在討論蘇聯農產價格的決定時，雖屢次聲明不是像資本主義一樣以界限生產費用 (Marginal cost) 為標準，而是另以需求方面的(一)國營工業狀況，(二)工資水平線，(三)國外貿易的形勢，與供給方面的(四)代表農民的生活程度等原素為決定的標準，故此，現時蘇聯政府定的農產價格總低于界限生產費用。可是作者終歸承認這種低於界限生產費用的價格是暫時的現象；『在長期中，農產價格，決不能與界限生產費用相差很遠。』(中卷頁九八)界限效率學說(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是正統派的全部理論體系的根據，作者在書中到處以之為分析的科律；以上所舉僅是其中一二而已。

作者雖然一貫地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來做分析的張本，然而他絕不迷信這種根據的見地。換句話說，作者的態度是十分客觀的。他雖處處都

發見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制度有相同的地方，卻沒有一處不又發見同中有異。如說供求的兩種勢力在蘇聯現行的經濟制度中仍然活動，但祇是局部的；（中卷頁一五）如說蘇聯現時雖亦有工資基金的制度，但與十九世紀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所說的工資基金不十分相同；（中卷頁一六）如說地租雖在蘇聯的現行制度仍然存在，但與自由競爭制度下的地租卻有分別（中卷頁一三八）等等，都是見同見異的例子。復次，作者對於蘇聯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區別，早已洞悉。在討論蘇聯的生產動機一章，（上卷第一章）他把兩種制度的基本區異判別得清清楚楚。他在說明利潤是資本主義的唯一生產動機之後，進而曰：

『牠的（蘇聯的）生產動機不是利潤而是爲社會服務。換言之，把蘇俄經濟制度作一種整個的觀察，生產事業之進行，目的不在爲任何個人或團體獲得利潤，而在生產貨物與勞役以滿足人們的需要。』（上卷頁一九）

作者應用這種方法——則以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爲分析的標準的方法——祇爲的是得到研究上的便利。所以書中到處都有蘇聯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比較。如效率觀念的比較，（上卷頁四九—五〇）如物價之決定的比較，（上卷頁四一—二）如分配原料的比較，（上卷頁四九—五〇）如消費合作社的比較，（上卷頁一四八）如醫師所得的比較，（中卷頁一六六）如私人儲蓄的比較，（中卷頁二〇二—三）等等皆是。此項例子很多，不勝枚舉。這樣，蘇聯的經濟制度，在對照中，定能給讀者一個明晰的圖象。這又是本書的一個特色。

書雖已出版兩年，其中還有許多材料沒有失卻它的時間性。如最高經濟會議的廢除，人民國營農場委員會的組織，生產合作社的改組法令，最近關於利潤分配的法令，都是一九三二年以後發生，而在國內尙未十分注意到的事實，書中全一一記載。統計數字，除少部分外，也多能及時。

作者所搜集的材料雖然充實，可是在材料的處理上卻非常簡潔，深得提綱絜領之道。蘇聯的生產組織本極煩瑣，如果一一縷述，佔去篇幅必多。作者有鑒於此，故僅就區別上提出聯邦工業（Industries of Union Significance），業別上提出重工業來做例子。然而，就是這般，『蘇俄的生產組織』一章，還佔去上卷的五分之三的篇幅呢！在研究蘇聯各業工人所得的差別時，作者僅僅舉出攝影化學工業及製糖工業兩種工人來做代表。（中卷頁三一—一八）凡此都是經濟的方法，可免架床疊屋之弊。

× × × × × × ×

在組織方面，此書亦頗見周密，尤以中卷爲更勝一籌。中卷是討論分配之部。作者先估值了蘇聯的國民所得，再把其中的特質簡略分析一過。然後再按照這國民所得分配的各個階級——如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職業階級，資產階級與手工工匠——來分頭討論；在這裏，作者就順手把工資與地租的存在的問題透澈地論列一番。把各階級的所得說明後，自然容易轉入資本的壘集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資本的壘集全靠私人的儲蓄，而在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下，資本的壘集大部分靠政府在國營企業，租稅和公債三項上的所得，小部分靠私人的儲蓄；作者是這樣說明蘇聯資

本的來源。政府從企業中能够有所得是因爲有利潤的存在，因此作者又在這把利息與利潤的問題討論到。在這一卷裏，前一個問題與後一個問題彼此連繫，前一節的討論總引起後一節的討論，故此讀者會一路讀去，不忍釋手。

還有，作者在研究之中能够看出其中的問題，而隨時探求問題發生的癥結所在，並爲之搆思解決的方法，也是本書特色之一。至於全書註釋之縝密，是一個作者應具的態度，似無需提及了。

× × × × × ×

但此書亦不無可議處。爲求全責備，我提出幾點與作者商酌如下：

（一）論及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編制資本分配計劃時，作者謂必須注意及兩種原素：（一）政府的經濟政策，（二）時間偏重（Time preference）。上卷頁二一一—二）我個人不能同意於作者所提的第二個原素。我以爲蘇聯分配國家資本不是看「時間偏重」而定，而是看國民需求——或稱之爲「需求偏重」——而定。第一五年計劃之所以偏重於重工業的投資，就因爲那時正在建設的開始，基本工業的需求甚於其他。第二五年計劃之所以偏重於輕工業的發展，亦即因爲現時重工業已有相當基礎，國民需要相當的享受了。至於各業間的投資也是受這種原素來決定的。作者似乎也看到此點：在討論輕工業的投資一節內，他提及輕工業的資本的增減是隨農工的需要而成正比例的變動的。（上卷頁二一五）在論農業的投資一節內，他也說：農業投資的多少須以農業機械的需求的大小而定。但不知爲何作者會忽略了需求而說是「時間偏重」呢？

（二）作者曾表示：實行整個的計劃經濟必須將整個的經濟事業收歸國有或國營。（上卷頁八六）這未必定然。國有國營祗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制度的主要條件，而不是一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條件。若全國各個經濟企業能自動地結合，共守同一的約法，也照樣可以實行計劃經濟，對此，歐美的研究計劃經濟者曾討論甚詳，此處篇幅有限不能深究。

（三）作者說：蘇聯各業工人所得有差別的一個原因在於價格，因爲價格高，利潤大，生產能率高，工資亦大，反之則小。（中卷頁三七—八）據我看，價格在蘇聯現時雖未完全失去勢力，但對於工人得的差別發生的影響却不如作者所說的那般重要。第一，蘇聯政府由企業中獲得的利潤未必就分給工人。尤其攝影化學工業——作者的舉例——是奢侈工業，政府祗有壓制而不會獎勵其發展，由此得來的利潤反會挪用在別項重要但許利潤小的工業上。第二，能力的高低在蘇聯不以利潤的大小來估計。此點作者在上卷第一章二八頁中也提到。

（四）上卷論生產組織，宜加論各個組織的聯絡一節，庶能使讀者詳悉蘇聯是怎樣成爲一個「總企業」。

（五）Counter Plan 作者譯爲「附計劃」。我以爲譯作「對照計劃」比較妥當。因爲這是編製或實行計劃時，下級計劃機關呈與最高機關作對照之用的計劃。Counter 原有「相對」之意。

（六）「蘇俄」應一律改作「蘇聯」。赤塔 Chita 不是里加 Riga。（上卷頁一五六）克斯賓海（上卷頁一五二）已爲國人稱做裏海。

凡此全是美中小疵，不難修正。總觀全書，觀察正確，議論透澈，組織縝密，見解獨到，可說是著作界鮮有的收穫。

評「高爾基代表作」

傳璟

黃源編　前鋒書店印行　價一元二角

一

高爾基已於本年（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了。

高爾基是現代世界上最大的文豪，而且又是我國最熟悉的作家，所以他的死實在是文壇上一個極大的損失。

關於研究高爾基的書藉，有韜奮先生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沈端先先生編的高爾基傳，林克多先生譯的高爾基的生活；他的作品翻譯到中國來的，有草原故事（巴金譯）胆怯的人（李蘭譯，即「福瑪・哥蒂耶夫」），三人（黃源譯，又有鍾石韋譯本，）瑪爾伐（張昆泉譯），初戀（穆木天譯，）英雄的故事（華蒂譯），隱秘的愛（森堡等譯），不平常的故事（史鐵兒譯），惡魔（魯迅等譯），高爾基小說集（宋桂煌譯），母親（沈端先譯），懺悔（何妨譯），夏天（何素文譯），我的童年（蓬子譯，又有林曼青，陳小航譯本，陳譯本名「幼年時代」，）人間（黃源譯），我的大學（杜畏之，夢心合譯），沒落（陳小航譯），四十年代（麥耶夫譯），夜店（李諠譯，即「下層」，）勞動的音樂（錢謙吾編），高爾基的回憶瑣記（陳勺水譯，）俄羅斯的童話（魯迅譯）。

至於你想少費些時間而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的大略情形，我可以給你介紹高爾基代表作。

二

高爾基代表作是黃源先生編譯的，內容可以分成二部。

第一部是研究高爾基的文章，包括茅盾的高爾基，黃源的高爾基評傳，沈端先的高爾基年譜三篇。

茅盾的高爾基是記述高爾基幼年時代的生活的，以茅盾先生那樣富于小說風味的筆調記出來的東西，當然是很容易領悟的了。我想，如果沒有時間讀我的童年，人間，我的大學，讀這一篇小文章，對于高爾基的童年流浪生活，也總可以明白大概了。

沈端先的高爾基年譜是用很簡略的文字，把高爾基的全部生活記述出來的，一直記到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年紀念會，最好請沈先生把最近四年來的高爾基生活補入，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他一生的事跡了。

對於我們最有用的是黃源先生的那篇高爾基評傳，黃先生不但把高氏的行爲，作品全部寫出，而且還把他的作品加一番藝術的評價，使我們知

這他的作品的眞價值在那裏；並且文章一些兒也不乾燥，我們可以不費一點兒氣力地把它讀完。

如果我們不是專研究高爾基的，讀了這三篇文章，也就足够了。

三

第二部分是高爾基作品的選輯，有郁達夫譯的托爾斯泰回憶瑣記，和黃源譯的三人，沈端先譯的母親，蓬子譯的我的童年，杜畏之專心合譯的我的大學四個長篇的節錄，此外都是短篇小說。

黃源先生說：「高爾基的文學活動可分為四期」我們可以依這四個時期來看一看本書所選的作品。

「第一期，他對現存社會之不公平，不堅實，不合理，一邊激烈的加以反抗，一邊提倡絕對的個人主義。」本書所選的馬加爾周達(巴金譯)，拆爾卡士(宋桂煌譯)，秋夜(徐懋庸譯)，我的旅伴(耿濟之譯)，筏上（徐霞村譯）都是屬於這一期；其中馬加爾周達是高爾基的處女作，筏上曾受到柴霍甫的讚賞，所以這五篇就很可以代表高爾基的初期作品了。

「第二期，他一邊巧妙的解剖各種社會集團（浮浪者，知識階級，小市民階級等），一邊竭力想在他們之間為人間個性找出一條可走的合理的，自由的，幸福生活之道路這社會要素。」本時期高爾基最重要的作品是福瑪，哥蒂耶夫和三人，本書所選的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少女（張友松譯），等待渡船（黃源譯），也都是高爾基在第二時期作的。

「第三期，他描寫具有這種合理的，自由的，幸福生活之建設者的命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因此，這一期的作品中，貫通着對於集團之不可抗的偉力之深刻熱烈的確信」。這一時期的作品，據沈端先的年譜說，只有戲曲敵人，長篇小說母親，沒用人的一生，懺悔和夏天，短篇很少，而且也沒有譯成中文，所以本書中只選了母親的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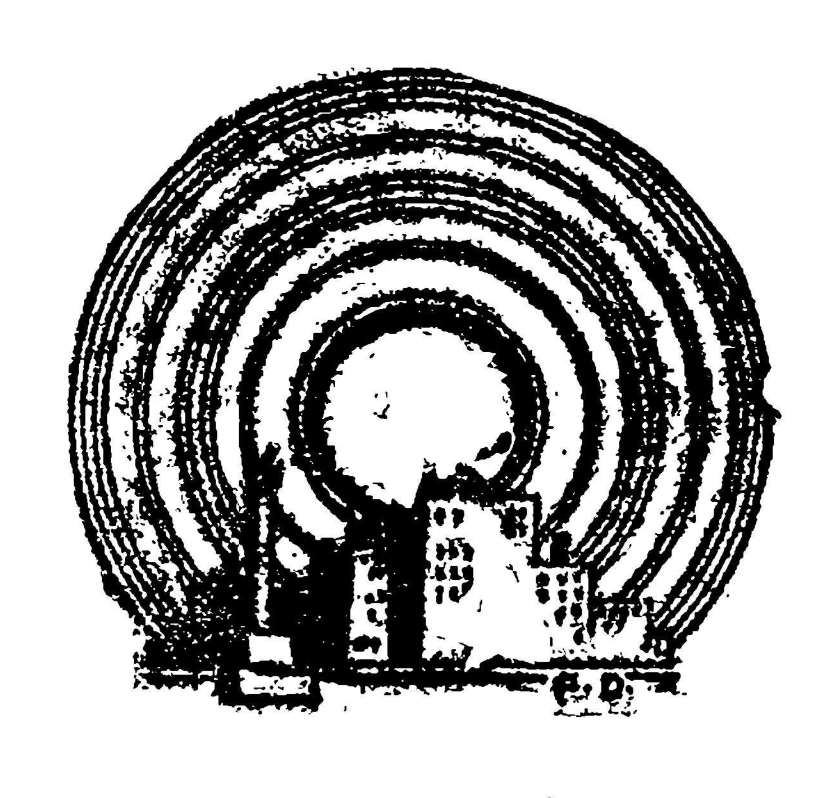
「第四期，高爾基的藝術，是帶着藝術之洗練的回憶錄的性質的。」高爾基的三冊自敍傳，我的童年，人間，我的大學，和散文托爾斯泰回憶瑣記，都是在這時期寫成的。本書所選的兩篇短篇小說，布格羅夫（陳勺水譯）和強果爾河畔（適夷譯），也都多少帶些回憶錄的成分。

通體說起來，這本書的選擇還很適當，各篇的譯筆也很流利，沒有使人看不懂的地方，可以算是一個好選本。

四

在最後，我以為編者還應該把他的那篇最有名的詩海燕的歌編入，劇本也應選入幾篇，使我們知道高爾基的藝術手腕在別方面的發展。

還有一篇文章，是許遐先生翻譯的，名為我的文學修養，是高爾基講他自己的創作經驗的，也應該編入，作為附錄；最好能把高爾基的著作，編成小表，附在最後面，那麼，這本選集就更完全了。







外論介紹

日蘇現勢

Walter Duranty 著

Soviet Disturbed by Japanese Act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1936.

本週日蘇間又發生了一樁事件。在滿洲里附近，有日本騎巡隊三人和級軍官一名，不知爲了甚麼，闖入俄境，結果立時爲蘇方邊防軍扣留。日方認爲這事件性質嚴重，便訓令駐蘇日大使太田向蘇聯外次兼遠東司長史杜摩尼亞可夫 B.S. Stomoniakoff 提出抗議。日大使要求迅速釋放日兵，並且謂，日兵實際是否闖入蘇聯領土，還有討論的餘地。他的根據就是：蘇政府不承認帝俄與中國在一九一一年間所締結的齊齊哈爾劃議條約。

史氏駁覆他講，該條約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換文後，已立時生效了。

從表面看，上述的一類事件是日本有心去刺激蘇聯。如七月二日「消息報」社論所舉的一個例子，日代表在蒙特羅會議中干涉蘇聯全體艦隊行駛韃靼納爾海峽權利的問題。又據七月一日莫斯科報紙的消息，謂日本今後將派使常駐芬蘭，隨員多至二十人，雖則日芬間並無直接貿易關係，並且芬蘭也沒有日僑或是其他的日本利益。

在蘇聯的報紙上或是公開演講裏，時常有人講到以聯合攻擊蘇俄爲目標的所謂「日德密約」。對於這種現象，據恐怖論者所提出的問題，就是：日本在最近的將來，是否準備對蘇開戰？是否蓄意用言論或行爲去挑逗蘇聯，採取武力行動？

但是記者却不這樣看法。第一，大概日本的意中，是想利用這些連續不斷的事件，警告蘇聯，逼她承認「滿洲國」和開始正式勘界。第二，是雙方均懷不信任對方的意念，蘇聯不能忘日本已往的侵略行爲，而日本則目前滿懷着恐怖心理。

整個情形的核心，就是在這恐怖二字上。我們不但據此可以說明歷次事件的原因，就如日本議會總代表牧山耕藏氏在東京代議士大會席上所發表的言論講，「蘇聯在遠東苟不撤兵，就須作戰」的話，也可用此來解釋。日軍對華，過於猛進，稍爲審愼的日本人士，都認爲操切過甚。

現在蘇聯在遠東的軍備和經濟力量，俱有了長足的進步。而近年以來，日本習慣以遠東的雄霸自居。他們對於蘇聯的興起，夾着驚恐與憤怒的心理，尤其以軍方是這樣。

但是蘇俄對於這種情勢，却抱着一種不同的精神。他們知道自己的力量和資源的增加，比較日本迅速。他們更知道，日本陷在中國的泥淖裏，越陷越深。蘇聯決心要維持自己的權利，和保護領土的完整，但是她是不會被人家迫促，過分趨於激昂，或是採取輕率的行動的。（歷樵）

日本之新長城

Willard Price著

Japan's New Great Wall in the Pacific

New Republic, New York

歐戰結束後，日本在南洋曾由國聯手中獲得米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羣島爲委任統治地。根據國聯委任條欵，日本不得在該地設防。可是近來日本在南洋羣島的活動，外間傳說，不一其辭；國聯也因爲日本用以經營南洋統治地的經費爲數過鉅，發生懷疑，曾要求日本充分加以說明。

國聯及美國人士對于日本在南洋的行動發生懷疑，本來是必然的。因爲一則日屬南洋委任統治各島的形勢，在軍事上非常重要；美國船隻假如要駛赴亞洲，必須受其威脅。二則近年以來，日本接二連三地要求海軍平等，廢棄華盛頓海約，退出國聯，侵略中國，那能不令人寒心？

中國的舊長城，現在早經失其效用；可是日本却已在亞洲東部造起一條新長城來。這新長城北起千島群島（與美屬阿留申 Aleutian 半島爲鄰），向南經過日本本國，波寧群島（Bonin Is.），與南洋委任統治諸島而與赤道相接。整個的亞洲大陸和非列濱皆藏在牠的背後。這新長城的北部早已設起防務來，牠的南部倒底怎樣？作者爲解答這問題起見，曾親赴日屬南洋委任統治各島視察，逗留四月之久。

日本在南洋的委任統治地，由馬利亞納（Marianne）加羅林（Caroline）馬紹爾（Marshall）等二千五百餘小島組成，蔓延達二千七百哩，闊達一千三百哩。由該處乘飛機出發，三小時可達荷屬東印度群島，六小時可達英屬澳洲聯邦。最和牠接近的則是非列濱群島。

據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的調查，日本政府曾以四十五萬元的經費，用來開闢南洋統治地中的賽班港（Saipan）。因此引起了該會的懷疑，深恐日本將該港作爲海軍根據地；故曾屢次要求日本明白報告其經營的詳情。可是日本的答覆，却始終含糊其辭。牠的意思，大約是向國內外人士表示，南洋各島對于外來侵略，並不是毫無防備的。

可是據作者的調查，則賽班港水淺灘高，絕對不能用作海軍根據地。不過除了賽班港以外，日屬南洋委任統治諸島中，却儘有許多天然軍港，用不着再加人工建設，就可用作海軍根據地，所以日本海軍大將末次曾譽之爲『國防第一線』。

在這些天然軍港中，脫勒克島（Truk）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該島純由岩石構成，四週是一個大礁湖，密佈着大大小小的許多礁石。湖中既可停泊軍艦，乘機出動；而敵艦來攻，却極困難。此外如波那拍（Ponape）古塞（Kusale）傑留脫（Jaluit）恩威托克（Enewetok）諸地，也都是絕妙的天然軍港。不過因爲這些地方天然的形勢太險要，用不着再加人工建設了，因此外界人士，反而不甚注意。

位于這日本新長城最南端的，是巴勞（Palau）島。該島形勢極險要，距菲律濱空程僅五百哩。近來日人曾闢該島為航空站，東京巴勞間並設有航空線，頗引起菲律濱人民的恐慌。

而且巴勞又是日本領土中距離新加坡，澳洲和荷屬東印度羣島最近的一個所在。巴勞距荷屬東印度群島僅六百哩，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因為日本需要的石油，大多由美國和荷屬東印度群島供給；否則她在作戰時就無法支持。因此誠如佐藤大將所言，日本必須維持她和荷屬東印度間的交通。而巴勞島就是這條交通路線上最重要的一環。

巴勞港口的構造也甚險要，其外部僅能容兩船出入，內部却極深，而且可容納五十隻大軍艦。當地的日本官吏曾陪我同乘遊艇，視察該港。現時該港似乎沒有設防的跡象；不過一旦戰事發生，日本人自能立即加以戒備。在巴勞島以南，尚有若干小島，直連接到赤道，和澳洲聯邦的領地相啣，都是日本所統治着的。

這一條長大而又堅固的西洲新長城，差不多把外國交通亞洲的道路都封鎖起來了；日本要求西方列强退出中國的主張，也因此而增强其重量。（丹楓）

汎美會議與遠東

Roosevelt's South American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Far Eas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ugust, 1936

在過去幾個月中，報紙上盛傳羅斯福總統，預備在南美阿根廷國首都(Buenos Aires)召開一個和平會議。據以前推測，這個會議，如果不以南北美的合作問題來做目標，恐怕不會有什麼成功。可是現在這個會議，對於美國的遠東政策，或者有極大影響，也未可知，因為會議的結果，也許是南北美一致聯合，應付日本。

依照七月十一日本報所示，日本對於四十九國的商業限制，頗受影響。日本商業，既受此打擊，那末她的唯一出路，祇有同中國發展，把中國變成她的傾銷市場。

這種商業限制，就是限制對日輸進的各種貨物和原料。換句話說，就是抵制。足以使日本的經濟機構，完全瓦解，國家實力，日漸衰頹。日本對內既失原料的供給，對外又無相當的市場，雖然有一個中國，能够任她宰割，但是終究不能代替其他國家的對日貿易，使日本能够有恃而無恐。

這次羅斯福總統所提倡的和平會議，不管牠能够實現與否，在消息傳出以後，至少使日本的主腦人物，要有幾晚夜不安眠。因為，如果這個會議成功，就不啻對日本是一種無限制的商業抵制，而日本所最恐懼的，也正在此。一旦實現，怎能不叫日本手足無措。

直到現在為止，美國在遠東，並沒有一定的政策。華盛頓方面，始終還是堅持史汀生主義，門戶開放主義，及九國公約。自從贊助菲律賓獨立後，更可以顯出美國在遠東，並沒有堅持她的利益的野心。所以有許多作家，批評這種政策，認為美國在遠東，是退步的，羅斯福總統祇不過建造一空前的龐大的海軍而已。

照目前看來，美國與歐洲及遠東的關係，是同其重要，對於遠東，或許較之歐洲為尤甚。因為如此，所以才有汎美會議的倡議。牠的目的，就是：（一）美國對於歐洲事件，想保守中立，所以不得不說服拉丁美洲國家

，叫她們和美國採取同樣的態度。(二)聯合諸拉丁美洲國家，一致抵制日本。

華盛頓著名評論家T.R.B.氏，曾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新共和報」上，著文分析汎美會議，文中重要的地方，有謂：『汎美會議，也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點。近來歐洲遠東，戰雲密佈，格外增加該會的重要性。……國聯對義制裁的失敗，美國並不爲之灰心，因爲美國在亞，並沒有重要的商業利益。但是，如果日本征服中國——美國外交界聞人相信日本正預備這樣做——那末英，美，法三國在華的利益，必受重大的損失。美，英(印度在內)，荷，拉丁美國，是日本巨大的海外市場，英國既然統治荷蘭的遠東政策，那末美國也可以統治拉丁美國的政策。英美兩國，如果能夠聯合在一起的話，足以摧毀日本的對外貿易，較之海軍，要有力的多。……至於以後武力能否對付日本問題，可不必考慮，因爲日本在英美實行抵制，或者自動將中國全部變爲「滿洲國」第二後，進一步必定要攫取菲律濱及英屬香港，再進一步，荷屬東印度，暹羅，及印度，也要有被刼奪的危險。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日本才能知道所受到制裁的痛苦。牠的嚴厲的結果，軍人雖然感受不到，但是日本的商人，却要蒙受重大的損失。』

南美諸國，本來多與日本親善，但是現在，已有許多國家加入抵制運動。譬如巴西，就是一個好例。不過，英國對於這個運動所取的態度，很値得我們的注意。據一般人觀察，除非日本危害英國的在華利益，英國是不容易改變她的一貫政策的。將來究竟採取何種途徑，祇有看事情的如何演變，才能決定。(蔭恩)

日英關係的考察

盧田均著

「日本評論」八月號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二年的二十年中，英日兩國的歷史，是兩次擊退其共同敵人的光榮歷史，迨乎一九二二年，因國際情勢的變化，遂使日英同盟關係廢於一旦。一九二二年以後的國際環境，不特使日英兩國在遠東沒有互助的必要，且使英國反以同盟爲累。國與國間的同盟關係，非互相有極密切的利害，是不能繼續的，二十世紀初年英國因懼帝俄在遠東擴張領土，而中國又有被瓜分的可能，所以英日兩國易於携手。而日俄戰爭不特是日本的死活鬥爭，且爲決定俄國在近東與英角逐運命的戰爭，故英國當然很望日本得到勝利。但在日俄戰爭當中，賢明的英國政治家知道帝俄之敗退，德國勢力必將抬頭，即與法國妥協，而暗中採取援助法俄的方針。然在日本打敗帝俄之後，情形即有不同，而歐洲大戰之後，更有顯著的變化。即俄國對於英日兩國，皆不感威脅，且日本稱霸大有危及中國領土之完整。於是英日同盟的兩種政治背景，遂皆無形解消。

一九二二年的遠東，俄國的沿海州與北貝庫島尙在日本軍手中，且因靑島問題與二十一條，中日間的糾紛甚多，正是一般人說第二次世界將由遠東開火的時候，美國想建造世界最大的海軍，日本決定「八．八艦隊」計劃的時候，日美關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於是始有華盛頓會議，而日英關係亦發生一大轉機。英國對日疑懼的重要點，第一是如何防止因日本之進展，在中國與暹羅方面權益所受的威脅。第二是南洋，馬來半島，澳洲，紐西蘭等處的海上防備，因日本海軍之膨脹，將頗於危殆的問題。英國對

於日本維持滿洲的獨立，並無異議，惟不欲中國本部受日本之侵略、通商貿易受日排擠，且須講求緊急手段，以防衛其南方屬地與自治領。如海軍條約有效之時，英國能在西太平洋與日本對抗，但如此後日本實行擴張海軍，則英國國防頗感危險。去年以來，英國之所以實行擴充海軍，其原因第一是在地中海北海的情勢感覺不安，而第二亦因東半球的國防，有了異狀。

英國在遠東既感不安，第一步是想與日本妥協，所以有李滋羅斯與實業視察團之赴日。但是日方要以調整殖民地與市場的兩國經濟問題爲先決條件，而英方則想以調整遠東方面的利害關係爲前提，所以終無結果而散。

遠東問題，如僅是「滿洲」之獨立，英國很不在意，在軍縮條約可以成立之時，英國以爲在政治上，很有與日本妥協之餘地。但是自從華北問題發生，海軍條約失敗以後，世界各國，尤其是英國的神經大受刺戟，而以遠東問題爲中心的日英兩國之對立，更爲顯露，於是英俄之接近，英國對華之援助，更採取積極的具體的工作。英國在歐洲方面，處於軍備競爭之激烈時代，海軍雖有充分的自信，但是空陸兩軍，則較其他强國爲劣。德法兩國對於英國雖有思慕之情，但英國對她們兩國，皆不十分信任，十分放心，而蘇俄在過去兩三年中，加入維持現狀的國聯，並以排斥法西斯爲標榜而領導人民戰線，蘇俄這種變化，實造成了接近信奉民主主義之英國的機會。如因與蘇俄的接近，而能保得印度國境之無事，牽制德國的發展，當然是英國所希望的。

英國在遠東，從前曾與日本同盟以保全在華市場，現在則與蘇俄提攜，以達其目的。以英國的海軍勢力，決不能在印度洋以東制伏日本，但借蘇俄的陸空軍力，很可以牽制日本，再加以補强中國的工作，這是英國在目前認爲最善的方法。

且英國在太平洋印度洋的海軍政策，也正立於歧途之中。日英海軍的互助既不可能，海軍條約又無成立的希望，則英國所取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實行海軍擴張，二是與美國提攜。英國現正强化其新嘉坡的要塞，實行其造艦新計劃，但是以她單獨的力量，仍非萬全之策，所以英國輿論，乃主張英美海軍之提攜。美國的輿論在目前雖不十分願意，如此後的國際政局再有推移，則必將促其提攜之實現的，所以日本應該設法加以防止。總之（一）如何整調日英兩國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的利害關係，（二）在英領與第三國市場中的日英貿易上的利害突衝，能妥協到何種程度，（三）有無到達海軍協定的方法，實與日英關係有很大的影響。以日本國策的全體來觀察，在遠東同時以英美俄三大勢力爲敵，是最危險的，現在實有採取愼重的政策，以免陷於重圍的必要。（子修）

蘇俄的新自由

Harold J. Laski 著

New Freedoms in Russia

The New Statesman

觀察者若將蘇俄新憲法草案與一九一八及一九二三年的憲法作一比較，可以發現有了重大變更。蘇俄經濟的成功，使國內情形安定，階級的政府變成社會的政府，無產階級獨裁變成勞苦大衆的政治，而新的權威的基礎似乎就是工人有權決定他們生活下政府性質的新概念。新憲法草案保障

個人自由，如言論，集會結社及秘密投票的選舉自由都是。立法高於行政，立法機關若不開會，大權即給與執行機關，司法獨立也受了充分保障。這都是新憲草的重大進步，眞實的走向代議政治的經典原則。

有人要指責蘇俄新憲草仍然只允許有一個政黨存在，但在俄人看來，凡是沒有參加一九一七年革命及不能實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原則的政黨，都不能允其存在，因爲蘇俄尙未放棄獨裁。據俄人指陳，沒有國家允許威脅他們根本原則的政黨活動或存在。英美允許有政黨存在的自由，因爲共和黨與民主黨，自由黨與保守黨，甚至美之社會黨及英之勞工黨，或則對於政府存在的原則表示同意，或則認爲他們對現行秩序並非嚴重的威脅。所以俄人認爲英美政治只是保障資本主義而非推進社會主義的一黨政治。

新制中的立法機關與舊制頗有差別。全俄國蘇維埃大會每二年舉行一次，以接受共產黨領袖的報告。立法機關共分二院，一個以地理爲單位，一個以民族爲單位。二院選舉一個最高委員會，在二院休會期間處理國務，其權限爲宣戰構和，頒布緊急命令，並任命人民委員及調處兩院爭執。人民的社會權利，如休息，工作，教育，民族與男女的平等及宗教自由皆受法律的保障，第一保障者爲立法機關，第二爲專對立法機關負責的法院。修改憲法須得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的通過。至於現在地方制度則無什麼變更。這些改革，主旨在限行政方面的權力，這是俄國未聽說的。凡不是共產黨員的人今後也可開始政治活動。人民委員的地位居於英美內閣閣員之間。人民的社會自由憲法上有了保障，這種實現，可使經濟進步繼續下去，英美民主政治下人民所享有的地位，蘇俄人民不久也可享有了。

蘇俄新憲草的前途，只有進一步的討論及經驗能够解釋。除非共產黨在兩院保持其優越地位，兩院制度能否在蘇俄作有效的運用，非外人所知。苟非行政人員能指導立法機關，二者關係能否有效運用，亦不容易看到。立法機關兩月的討論能否詳盡，自是疑問。因此一切大權皆在最高委員會主席團手中。立法機關只能立下原則，施行詳細辦法皆在主席團指導下的行政機關來草定。故主席團的組織遂成爲蘇俄制度的基礎。一旦此種憲法成立，蘇俄政治即走入一個新的時代。國家權力至高無上。無階級的社會之實現，爲期當不甚遠。共產黨一方面固然要維持他們的優勢以鎭壓反革命，但另一方面頗願各種意見不同的人，也可參加政治。普選及秘密投票爲一很大進步，因爲農民與城市工人，政治上的地位完全平等。總而言之，在蘇維埃新制度中，個人的地位，特別尊重，這是以前沒有過的。我們可以說，現在的進化是自由的革命代替了獨裁的革命。如果蘇俄政府領袖眞的表示寬大，對政治犯都行大赦，那更是一件快心的事。(季康)

英國希望與德國携手 Ferdinand Kuhn Jr.著

British People Yearn for Reich's Friendship

New York Times, July 5, 1936.

當摩利遜 (Herbert Morrison) 目覩其同志被拘在德國集中營中，彼亦一如其他英國之社會黨人，表示其憤怒。摩氏對於國社黨之政體曾發表攻訐的演說，並曾宣稱「每一愛好自由之英人」當視抵制德國貨物與貧弱其國家爲每個人之義務。

摩氏原爲英國抵制德國貨物組織者之一員，故彼對德國敵意之深，或

較其所表示於語言者爲尤甚。彼又有言：「倘該國與其民衆甘於自絕於人類文明領域以外，其結果將使吾人與之斷絕經濟的關係。」

摩利遜乃國會之左派議員，樞密院大臣，及倫敦郡議會議長，然彼之態度固不能時常一致。在下院中彼係反對派之激烈發言人，因責任之所在，彼當然不得不爾。陸軍大臣古柏，前在巴黎發表演說攻擊德國國社黨之理想，並宣揚於衆，謂「君等之邊陲即吾人之邊陲」，摩利遜及其同黨一聞此語，即順應一般反動派之衝動，而作激烈的抗議，幷要求國會舉行辯論。

古柏之演詞，幾無一句非爲英美演說家在每個七月四日所述者。此乃「越過海峽而携手」之演說。惟工黨則謂其有惡意的含意。摩氏本人則謂：該演說如發自任何私人，殊無所謂，若爲一英內閣大臣，對異國領土所發，則其中難免有惡意存焉。其他工黨黨員如韓德森 (Arthur Henderson) 且作進一步之表示，謂古柏演詞已散佈於德人之中，使彼等毁去其信念，而全世界將重捲入於戰爭之漩渦。

此中情形至複，欲明白此情形，非剖析工黨背後之外交方針不可。英國社會黨及其他萬衆愛好和平之投票者，由於痛恨法西斯主義及畏懼戰爭而發生分歧之意見，此現象由來已久。其結果政治之措施多爲委曲求全，以求能適合黨的外交態度。

此次內閣大臣竟示偏心於法，當然將引起工黨黨人憤怒的疾呼。果英國於將來再派大臣越過北海，作類似的好意行爲，以求媚之演說發表於柏林，工黨所表示之憤怒，或較本次爲尤甚。英國工黨正在渴望攫取政權之際，必能用盡方法以不信任政府，而獲得投票人之歡心。

工黨對法對德之態度，更有一種嚴重之現象，明乎此則古柏演說之所以引起憤怒者亦可了解。自凡爾賽和平會議之後，英國與別國之社會黨人曾發下誓願，彼等絕不允許戰前聯盟老調之重唱。彼等所得之教訓，認爲聯盟即戰爭之先聲，故彼等以爲在國聯盟約之下，絕不容有特別的結合秘密的軍事諒解之存在。

此外，作工黨實力的工會會員，咸抱一不可動搖之信念，彼等認爲德國與法國較，德國尙爲一易與之友邦。而英國幾於每個工人均感覺德人實一忠實有禮之人，彼如有一半的機會，必能盡其力而完成其友誼。同時大戰時英軍隊所帶回對於法人之偏見，至今尙存於工人之胸中也。

自英國社會一般人之眼光，德意志仍爲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之德意志，法蘭西仍爲普恩加萊 (Poin Care) 時代之法蘭西。一般咸認國社黨之政體乃一暫時之局面，而此種政體之造成，德民族固不負絲毫之責任。國社黨之慘暴，已被厭棄，而新聞電影片上之德國軍隊於經過希忒拉時之直腿硬膝的正步，往往引起觀衆之狂笑。惟英國人民認爲在此可憎的表面以內，尙有可尋得之良好事物，且或可由其中搬出一些友誼於表面之上也。

首相包爾溫於論及希忒拉時曾代替大衆，表示其期望：

「倘有一人告予彼需要和平，予將拭目以覘其究竟。」

英國民族試圖獲得協定之忍耐精神，實無其他政府能出其右。然英國固願其如此而無憾。但在表面上觀之，德國仍將繼續提高其要求，而倫敦方面之聰明的觀察家深知，如「我之奮鬥」的精神在柏林統治，則英德協定之成立將爲絕不可能。(西夷)

新海軍條約

The New Naval Treaty

N.H. Davis著

Foreign Affairs, July, 1936

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新海軍條約簽字，在今日海軍問題上，這是一椿重要事件。美國首席代表台維斯氏在最近的「外交季刊」上，發表一篇論新海軍條約的文章，特述其大意如次，藉供參考。

台氏說，所有國際會議，比一九三五年的倫敦海軍會議的環境更壞，成功的希望更小的，恐怕很少。華府倫敦兩海約都將滿期，可是離會議日期越近，越覺得在舊基礎上重訂海軍條約的困難。自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曾在倫敦舉行過幾次預備談話，希望爲正式談判求得一個滿意的基礎，但這希望是破滅了。然而舊約既失效，又不能不設法訂立新約，以維持限制軍備的原則，並防止造艦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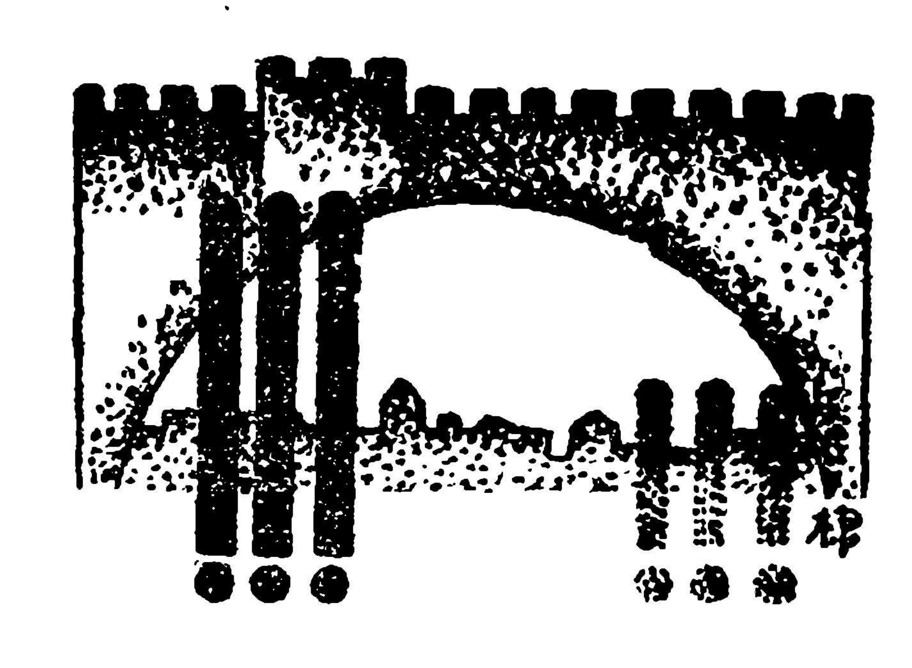
海會終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倫敦開幕了，日本代表團首先提出共同最大限度的議案，它的意義是將現存英美日間五，五，三的比率，變爲三，三，三，或五，五，五。他們主張英美削減他們的海軍到與日本相等，或允許日本擴張海軍到與英美相等，這樣便達到海軍平等的原則。他們承認各國有不同的需要和軍事上的弱點，所謂安全平等的意義是不同的。但他們堅持接受他們的提案便可使各國的軍事弱點平等。又說，這是國家威信的問題，無論如何，不能在其他基礎之上，進行談判，英美兩國承認日本應享安全平等，但他們指出，在華府倫敦兩條約之下，日本已得到安全的平等。英美代表說，因爲英美兩國地理情形的殊異，延長的海岸線，和遼遠的散在四方的屬地，爲維持安全的平等，自然需要較日本爲大的海軍。他們反對日本的海軍平等的主張，因爲承認海軍平等即是承認日本海軍的優勢，即攻擊與防守的優勢。法義兩國也反對日本的提案，於是日本代表終於退出海會了。

日代表退出後，英美法義四國繼續談判，最後於三月二十五日簽訂英美法三國海約。這條約和前此海約不同之點，在它對於海軍軍備沒有量的限制的規定。但不規定各國海軍噸位的比率，便不能作量的限制，曾簽字於華府倫敦兩海約的國家，除了英美之外，都不願受比率制的束縛，所以量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新海約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擬定一個可爲各國所接受，並能實行的方法，以維持限制軍備的原則；二，防止海軍競賽。這兩個目的因新約中對於質的限制和造艦通告有詳細規定，可望達到。因爲要規定各國海軍的最大保有量，便涉及國家威望的問題，各國都願有最大量的海軍，不願屈居他人之次，但在質的限制上便無此問題。國家和個人一樣，越是不許做的事，越要吵着要做，如許他們自己決定其需要，他們會感到自己的需要是相對的滿足了。再加上各國彼此通告造艦程序，這便是防止海軍競賽的有效方法。

台氏以爲新海約中的特點是：一，規定不許建築由八千噸至一萬七千噸間的戰艦，任何戰艦備砲的口徑不得小於十英寸。這即是所謂「不許建造的區域」。這種規定的用意，是防止如德國袖珍戰艦一類軍艦的建造，這種軍艦會推翻現今的限制規定，有引起海軍競賽的危險。二，造艦通告的規定，在前此海約中只規定造艦開始或完成後，再通告他國，新約規定在造艦開工四個月前便須通告他國。這可防止某某國家突然大事造艦，以推翻海軍均勢，並能減少各國相互的猜疑，遏止競先造艦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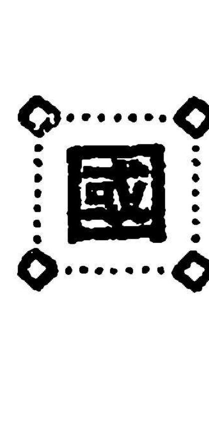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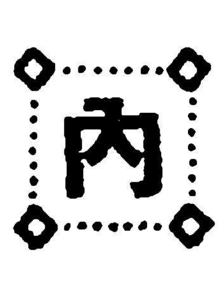
最後台氏以爲，關於量的限制雖無所規定，但在他和英外相所交換的函件中，聲明英美兩國決維持海軍平等，不作造艦競爭，這是很重要的。此外，新約的規定比較柔性，約束力較小，也許使它更爲持久，更切實用，這是台氏的意見。　（率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

自二十五年七月廿九日起至二十五年八月四日止

廣西問題之波折，近益趨擴大；西江方面，已發生小接觸，外電且傳將成立組織之說。然就大勢判斷，廣東既已漸上軌道，廣西在環境上，均無向外發展之可能。李白之抗未就命，殆僅爲爭一時之意氣。最近李白曾有電致李烈鈞何應欽，頗有所爭辨，其最要者，厥爲新任命之未經同意，且認爲違法，蔣委員長已去電解釋，蔣最近並擬親赴廣東一行。果能與李白晤聚一室，披瀝傾談，以李白平昔之操守與抱負，當能有所憬然，而與中央澈底合作。廣東善後，進展甚速；財政整理，漸有頭緒，最近將召開財政金融會議。孔祥熙將親往主持。新任省府各委，均將先後啓程前往。冀察經濟合作，仍無開展，且未有具體方案。王克敏態度似漸積極，業已由滬赴京廬請示；然北上與否，仍無確訊也。西班牙亂事，情勢仍極混沌；而牽涉及於國際間者，則趨向似漸明顯。法西國之德義，其同情於叛軍，已顯然可見；義機且時飛往叛軍中心之摩洛哥。法國同爲人民陣線國家，其同情於西政府，自更不成問題；英方態度，亦較與法接近。法最近已申請各國，請勿協助叛軍，以免延長戰事。五國會議，德義已正式聲明參加。此外英蘇成立海軍協定，頗引起日本方面之反感，謂將乘機增建艦隊云。

國內

桂局尚有和緩可能

廣西情況，雖已劍拔弩張，實則尚不無和平解決之希望。中央對桂之始終容忍，固無論矣。即桂方亦頗有實逼處此之感，果能披誠協商，當不難平息，現在此種解釋之工作，尚在繼續進行。粵方派赴廣西之鄧世增，業已回抵廣州，據談廣西和解之望未絕，尚可磋商云。至廣東善後之整理，則已日漸有頭緒矣。

蔣委員長電勸李白

蔣委員長一日致李白一電，原文如次：邕寧李德鄰白健生先生勛鑒：密，儉（二十八日）電計早達覽，迄今未奉惠復。而道路傳說。均謂等將拒絕新命，不惜訴之武力，且有八月一日組織自治軍政府之說，此等消息，傳播甚盛，聞之悵惋，終不信兄等有此舉動。今已八月一日，組府之說，並未實現，益信兄等終能愛黨愛國，決不對中央有所携貳，以爲革命歷史之羞。願中之去電，迄未獲復，新職亦未表示就任，而中央同志私人所接來電，似兄等對中央仍不無隔閡與誤會。爲不憚縷縷，再爲兄等

懇切言之。迭觀兄等最近對中央同志來電，綜括之約有二點：（一）以為中央調動兄等新職，係另有作用。（二）以國府發表新命，為違反二中全會決議，甚至詆為違法失信。兄等若如此觀察，此誠誤會之甚矣。

先就第一點言，中敢直告兄等，中央新命，無非一方面愛護兄等之革命歷史與勛業，解脫兄等所處環境之困難，以發揮兄等効力黨國之長才；一方面澈底實現國家之統一，加強本黨之團結，俾人盡其才，得以共同一致，發展力量以對外；如言作用，此即為唯一之作用。中正儉電所言，絕無一語虛飾，兄等如就惡意方面推測，直將謬以千里也。且中正在二中全會之前後，每對桂省同志談及廣西問題，輒以為長此以往，兄等將有不可收拾之苦痛；蓋自六月一日以後，軍隊較前擴充以倍，軍費支出激增，紙幣價格暴落，物價騰貴，社會愁苦，兼以徵兵徵糧，引起民間反感，有不如命，因釁隨之，變亂迭起，閭閻不寧，故即置軍隊問題於不談，而社會經濟與人民疾苦如此。知兄等亦將無法以善其後，中央當時發表綏靖新命，一面又特任兄等為國防會議會員，即希望兄等能命駕來京，得以詳商處置桂局善後之道。及兄等遲迴未就，爰有調季寬（黃紹雄）回桂，而使兄等來中央與浙省命令。誠以設身處地，一方面不能不顧惜桂省人民之元氣，與兄等努力之基礎，同時又不願兄等當此現實之國難，感解鈴繫鈴之不易也。如事已至此，而中央再欲責成兄等整理桂局，負責到底，以恢復六月一日以前之原狀，乃為強兄等以所難耳。故此次更調新職，實為保持兄等令名于久遠，留桂省民衆對兄等之好感，而國家亦得借重兄等之長才，中央苦心，與中愛友之誠意，不外乎此，兄等如平心以思，即不難釋然于第一點之誤會矣。

至就第二點言，二中全會之決議與政府之命令，皆於七月十三日發表，而十五日兄猶有就任所謂聯軍總副司令之舉，對於中央決議，不唯無遵守表示；而粵桂報紙，且任意反對中央；中迭囑季寬，伯璇，禮卿諸兄分電切勸，希望公私兩全，俾大局有圓滿之解決，而兄等亦未有明覆。其後伯南（陳濟棠）離粵赴港，以為兄等必可無所拘疑而立就新職矣。乃翹盼久虛，直至幄奇（余漢謀）回省之後，發表命令已逾旬日仍未見兄等正式就職，政府同人，以兄等遲迴不就，必有現實之困難，故另調兄出任新職為轉以圜之地。迨新令發表，而兄定期就任之電文亦到，此雖時日上之差池，然中央倚重兄等，固無今昔之異。兄等既願接受綏靖之前命，當無不願接受新命之理；吾人許身黨國，奉命馳驅，範圍至廣，事業至多，豈必局限于特定之地域，而始有以自見。德鄰兄供職中央，貢獻更大，健生兄改主省政，浙桂皆屬國土，亦何所擇，故兄等如真欲表示光明磊落之本懷，完成黨國之統一與團結，亦全國以擁護統一服從黨國之規範，則任何命令，宜均樂受，而無所用其遲疑。至于任命地方官吏，原屬政府職權，全會亦並無不得變更之限制，黨部政府之權責，向係如此規定，又斷不得硯為違反決議，而以違法失信相詆也。

自新命發表，已逾一週，舉國輿論咸望兄等之善保令譽，造福邦國；乃兄等迄無接受中央新命之事實表示，轉聞增防築壘，紛調隊伍，甚至傳說兄等已有攻粵犯湘之決心，此尤險妄之計，兄等必宜詳審，無論中央愛惜國力，企望和平，久已昭示中外，即全國民意，亦決不容對內有用兵自殘之舉。若兄等竟出兵鄰省，則請兄等注意今日民心之決非昔比，如無中央命令，而進出於任何省份，無論兵力如何，必為人民所不容，只有自陷于絕境。如吾人自命為中國之軍人與國民，則不遵中央命令，不惟無路可行，而且無地自容矣。故今日必須認識時代之潮流，尊視民意之力量，而勿徒以兵力為可恃，凡上所述，一經剖析，知兄等必首肯中正之所言，顧外間或有不察，則不能不望兄等有消釋羣疑之表示也。總之，吾人今日成敗之機，必以順應情理與事勢為斷，任何舉措，順乎理而應乎勢者靡不成。如于革命之大義相違，與時代之潮流相左，則違理逆勢，即于公私，兩無所利。此次之事，其主因當在吾人之睽離太久，中正耿耿之誠，不能自達于多年同死生共休戚之兄等，徒自疚痛。用敢披瀝肺腑，再述所見，無隱無飾，以詳告于二兄，切望兄等念國家民族之利害，體中央之誠欵與國民之期望，盡袪疑猜之見，速為英明之斷，接受新命，表示就職，以示大公無我之真誠，而慰舉國上下之殷盼。中正最短期內並擬來粵一行，尤望能與兄等晤言一堂，詳切面商，祗求統一得以實現，和平得以貫澈，國家與地方交受其利，一切均可盡情商酌，為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大計，亦即所以鞏固革命之基礎。如蒙採納鄙言，即請覆電見示，中即當啓行來粵，面談一切，吾人多年患難相共，深信必有以共聚一堂，均示精誠，而慰總理在天之靈。言不盡意，唯冀垂察，蔣中正東（一日）印。

程潛等亦去電慰勉

程潛，何應欽，朱培德，唐生智，陳調元，三日致電李白，促迅就新職。原電云：南寧李委員德鄰兄，白委員健生兄勛鑒，奉讀國府命令，敬諗兩兄榮膺新職；中央倚畀之殷，地方喁望之切，弟等屬在同袍，尤盼兩兄接受新命，早日前來京滬履新。一則可以近承教益，藉慰多年暌違之懷想；一則丁茲國家多難，憂患正殷，甚望兩兄聯翩蒞止，發抒偉抱，共策匡濟也。乃邇日道路傳說，不曰桂省對於國府命令不願接受，即曰桂省現正積極準備軍事行動；謠諑紛如，將信將疑。竊謂我國家今日處境之艱難，雖三尺童子，亦知非和平統一無以救危亡，非團結力量無以言對外；兩兄公忠體國，寧不喻此。弟等之所疑者，即恐流言之不盡確實也。惟事實勝於雄辯，兩兄如能毅然決然，遵照委座東日(一日)之電示，俯從弟等誠摯之諍言，尅日離桂北上，所有桂省一切事務，統交季寬兄(黃紹雄)繼續負責，則滿天風雲，瞬即消散；國家真正之和平統一，由兩兄促其實現，民族復興之基礎，由兩兄促其完成，為國苦心，定能為國人所共諒。即世界各國人士，對於兩兄偉大之人格精神，亦必致其景仰也。關山遙隔，言難盡意，維鑒其愚誠而採納焉，幸甚幸甚，啓節期定，並盼示及，弟程潛，何應欽，朱培德，唐生智，陳調元江(三日)印。

粵省努力廢除苛雜

陳濟棠自盤據粵省七年，暴政苛征，復以挹注軍費為詞，大開烟賭之禁。近余漢謀受中央委以收拾粵局之重責後，即以革除秕政，與民更始為己任，下車伊始，對於軍事稍為佈置後，即與省府主席林雲陔，財政廳長宋子良等，會商禁絕全省烟賭及廢除苛捐雜稅辦法。余林宋等會商後，即決定禁烟禁賭為省政府範圍，由林雲陔負責草擬禁烟禁賭計劃及步驟，而廢除苛雜，則與財政廳有直接關係，由宋子良斟酌粵省情形，逐步推行。其實行日期，除禁賭一項經蔣委員長電令，限於八月一日實行禁絕外，其餘兩項，亦務期於最短期間內實行，林雲陔起草之禁烟禁賭計劃草案，已提交省務會議通過施行。其禁烟辦法，仍分調查，登記，勸導。強迫四個步驟進行，並在廣州設立禁烟分會，隸屬於中央禁烟總會，以一事權，同時將設人民戒烟院於廣州，各縣則設戒烟分所，由各縣長就近負責指導；強迫人民戒除，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務以迅速禁絕為主旨。其次關於禁賭，計劃雖已擬就，且經蔣委員長之電令限期禁絕，惟據財廳某秘書談：謂八一禁賭之期，未免過速，蓋因本省各項賭餉，共達三百四十餘萬元，今一旦禁絕，抵補辦法，尚成問題，宋子良對此，特召集各秘書各科長及第三科籌餉股長等詳細磋商，咸認為在未籌得抵補辦法以前，禁賭之期，不宜過速，且前任財廳對於承商，曾收去預餉，尤難一時禁絕，故均主張呈復省府及蔣委員長解釋一切，宋子良目睹粵省捐稅繁苛，商民負担太重，為減輕民衆負担以甦民困計，抵粵之始，即已着手規劃廢除雜稅苛捐。二十五日又接得財政部長孔祥熙電，令即將粵省苛雜，酌量廢除，故宋氏進行，益為積極，惟是粵省捐稅名目，既若是之繁苛，而金融夕如此紊亂，苟非調查清楚，殊覺着手為難，宋特電令各縣長，令將各地捐稅名目，切實塡報以作將來廢除苛雜之張本，原電云：「各縣長覽，該縣及各區鄉，現有各項捐稅名目，種類，收入數目，及征收方法，分別已未立案，迅即列表呈報，以憑核奪。自奉電之日起，如有未經本廳核准，擅自征收任何稅捐，一經查出，或由人民告發，一律嚴行究辦，廳長宋感印」，現中央及粵當局，對於粵省政治，方積極刷新，對於粵省民衆之關注，粵民亦可望有昭蘇之一日矣。

冀察經濟尚無方案

冀察經濟合作開發之聲，雖早洋溢，而雙方均迄未有具體之方案，因此王克敏遲遲未再北行。最近中央方面已召王赴廬諮詢一切，北行之期尚未完全確定；冀察政委會改常委制，亦當俟王北行後方能決定。

日方討論對華政策

日外務省發言人三十一日晨接見外國新聞記者時，中央社記者詢以據本月二十二日路透社消息，日本外交，陸軍，海軍三大臣會議之後，會發表半官式宣言，謂中國政府如忽視日本在華北之特殊地位，則日本將採取更强硬之政策云云。此項宣言，是否將續以正式方式出之？該發言人堅決答稱：最近三大臣會議多次，事後絕未發表任何宣言；但承認關係各大臣近曾數度交換對華意見，內容嚴守秘密，現尚未至宣言時機云。

石井談經濟開發事

日駐屯軍司令部高級參謀石井，二十九日午接見新聞界時談稱，余來華任期已滿，或調遣回國。土肥原現任留守師團長職，外傳將再來平津說，當屬不確。中日經濟提攜事，現爲研究醞釀的時期，尚無具體的規定。日方準備以數千萬元投資於鐵路水利等等方面，此純就華北人民着想，使之購買力增加，地方自可繁榮，並謂日駐屯軍司令部，爲謀開發華北經濟起見，現由國內聘到各種事業專家，前來調査一切。內務省簡任官阪本博士，即爲其中之一，渠對土木工程頗爲專門，現用三個月時間，已將永定河黃河調査完畢，據阪本觀察，兩河治理，均爲可能之事。

駐津日軍擴充營房

自日軍增兵强化華北後，對於兵營建築，甚爲積極。除天津東局子及豐台已建築大規模營房外，現在津市又有數處興工，如日租界海光寺日兵營內，原有營房七百餘間；日租界張園舊址內（現日軍司令部）有營房百餘間，兩處可容兩萬人。近日又在海光寺兵營後院內，建築大規模「地窖兵營」，共分上下兩層，築營房六七百間，工程完全鐵筋洋灰水泥，擬於本年底完成。現有工人四百餘名，預計營房可容萬餘人，另擬建築一大倉庫，爲化學戰隊士兵居住，現日兵營有化學戰隊一連。又東局子日兵營旁，日飛機場地基，約有二十餘頃，除將四週掘溝，以杜絕行人外，復在其場中修築空軍部隊之營房，約二百餘間，工程約十月間可完成。又日軍在南營門外佔空地一所，約數頃，並有水坑一處，去年曾一度擬修築飛機場，因附近居民反對，並經我官方交涉，未成事實，茲突於數日前，又開始興工，積極填塞該處之水坑，並運去工料少許，將來修築何種工程，尚不明。

殘匪向東回竄失敗

陝北殘匪西竄之初，其目的原在竄擾寧青，接蕭・賀・朱・徐等匪北來，以期增大實力，打通所謂國際路線。嗣以北竄被阻於寧軍，西去又爲甘省國軍所截擊，被困於陝甘寧邊區，已達月餘。現甘寧兩軍均加入前線，從事進剿，匪內部因流竄無定，極度恐慌，大有瓦解之勢。以是匪之西竄計劃似有變動，又有東向回竄之勢。彭德懷所部匪軍八一・七八・七五各師，現均盤據三邊一帶，且派隊東向安邊堡附近堵防，由此可知匪之動向，在未取其他根據地以前，對三邊則絕不輕於放棄。現我軍已由陝北駐軍嚴切注意於匪回竄之動態，預爲防止。同時在寧夏境內之匪，目下忽又徵集騾馬，並向北輸送糧食，又作北移之勢，並令匪部各士兵每人身負糧二升，似有爲長途跋涉之準備，此種企圖則殊難猜想其目的之所在。

陝北同鄉籲賑

陝北善後賑濟，現已成爲最關緊要之問題。中國農民銀行所辦之陝北農貸，刻已在綏德洛川兩處開始組織合作預備社，辦理貸款手續。陝北旅西安同鄉會，復以收復匪區，災況至慘，特電行政院，財政部，及全國賑務會呼籲賑救，茲錄其原電於次：

南京行政院蔣院長，財政部孔部長，賑務會朱主席鈞鑒：竊陝北地本貧瘠，重以赤匪肆虐時逾四載，財產被其捲沒，人民被其殺戮，廣袤念餘縣，眞不可以數計。邇者大軍雲集，努力清剿，膚淸先後解圍，安延次第收復。據最近確息，不僅逃出難民陸續還鄉，即被脅農工亦相率反正，此

等現象，足以證明民衆之徹底覺悟，亦足以窺破赤匪之根基崩潰。在此期間，實予軍事當局以收復匪區之最好機會，更爲行政當局辦理善後之必要過程。[illegible]是久經摧殘之全赤區，及縱橫蹂躪之半匪區，城鎭變爲瓦礫，鄉[illegible]荒蕪，青年男女，死亡過半，老弱殘廢，無以爲生，種種慘況，筆難盡述。去歲雖有五十餘萬賑災公債之頒發，而向銀行抵押，僅得法幣三十萬元，除扣還先前賑欵外，僅餘二十餘萬。此欵散放結果，只透出外區之難民，每人得一元或數角而已。匪區災民未見分文，近雖有農民貸欵之準備，仍屬杯水車薪，勢難普濟。且人禍之後，繼以天災，夏禾既已失收，秋禾尚未下種，糧價高漲，哀鴻遍野，來日慘劇，更不堪設想。同仁等愛鄉心切，拯救無力，午夜徬徨，莫知所措，用敢合詞敬懇伏乞俯念特情，准予迅撥大宗賑欵，普救孑遺災黎，是不僅陝北之幸，而西北前途實利賴之。





西班牙亂事，最近恐仍無平息之望；就軍事觀察，北路政府軍較優，南路則叛軍似甚猖獗。且以國外之助力甚大，牽制甚多，或且引起其他嚴重之國際問題，如政府果能徹底平滅亂事，則西政府必將更趨左傾，而歐洲獨裁政治之蔓延，勢必大受挫折也。

義德援助叛軍

關於西班牙內亂形勢，政府軍已與叛軍發生激烈之戰事。歐洲各國政界人士，因而愈益惴惴不安，深恐國際糾紛隨之發生，同時法德義俄等國官場人士，雖均聲明各該國政府決當嚴守中立，但觀於各地傳來消息，則空穴來風，實令人不能無疑。國外交界人士之所以愈益焦慮。此項消息，彙誌如下：(一)塞維爾城叛軍，方指責法俄兩國，不應暗中援助政府軍，此在柏林國社黨機關報民衆觀察，亦謂據可靠消息，法俄兩國在數月之前，已有軍火接濟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云。(二)據北非洲法屬加薩勃朗加城消息，二十九日確有義國飛機六架，自該國撒丁島飛往摩洛哥，其中兩架已在阿爾熱利亞境內失事墮地，機中發現載有飛機放射炸彈器一批，當係供給西國叛軍之用。(三)目前英國軍艦在西班牙領海中者，總數不下五十。(四)據馬德里城消息，外交團目前要求西班牙政府，保護各國僑民之後，又在智利大使館，舉行會議，決要求西政府備車供外僑離境，凡此均足證明西國時局情形，確屬可慮也。

法請各國中立

法政府決定懇切申請有關之各國政府，勿干涉西班牙事件。法當局曾致電倫敦及羅馬兩政府，說明法國之態度，並提出如何縮短西班牙內戰及避免引起國際間糾紛之辦法。蓋恐各國以軍火供給雙方，或將產生此種結果也。豫料法當局接覆後，將有同樣之照會送致其他有關係之列强，據稱：法國將來行動之途徑，將視是否能與其他關係各國獲得整個之諒解爲定。據半官式方面宣稱，外國武器供給西班牙叛軍一節，可信已確有其事，故法國于將來之決定必須保留其行動上之自由云。法照會之內容，主張地中海沿岸各國應立即成立協定，對於西班牙內亂互約嚴守中立。法國人士相信，此項照會，包爾溫與艾頓，對之均表同情。

英蘇成立海軍協定

英國與蘇俄自本年五月間開始海軍談判，至七月三十日已成立協定草案，即舉行簽字。英國政府以草案內容，分別通知華盛頓海軍條約各簽字國：（即美法義日四國）暨德國波蘭兩國，其大要規定：（一）兩國造艦程序，互相通知之辦法。（二）各項質的限制辦法，而以主力艦噸位，不得超過三萬五千噸一項，尤爲重要。按英蘇兩國海軍協定成立之後，不但英德兩國海軍談判可以加速進行，英波兩國談判可以較易着手，即此後義國對于英法美三國，所簽訂之倫敦海軍條約，自亦易于簽字加入，該項海

軍協定，准許蘇聯建造主力艦二艘，甲級巡洋艦七艘，以故該國海軍，得以大事擴張，此在德國方面，或未能予以承認，英國海軍界人士，現以為蘇聯所當建造之新艦，大部將屬遠東艦隊，於波羅的海形勢不致有所變更，深望德國此點加以顧及。且自技術上言之，蘇聯建造新主力艦之程序，非至一九四三年未必完成，該國主力艦噸數，此際決不致立即增多，德國自可釋然。

日方反感

據東京一日同盟社電云：英蘇間已在原則上成立海軍協定，外交當局已接駐英大使吉田報告，傳英國藉此協定，已與蘇聯約定為應付日本建艦計劃起見，不適用在遠東水面之質的限制及建艦通報條項，比若係事實，是與日本政府以極不愉快之印象，而日本海軍不得不因此更充實強化，實行既定之自主的海軍國防計畫，以資應付，

英蘇除訂定海軍協定外，近復成立商業借款協定，此項協定，係由英商部出口信用担保司與

商業協定

蘇聯商務代表會同商定，借款總額定為英金一千萬鎊，俾蘇聯得用以向英國工廠定購貨物。惟軍火一項，不在其內。至於貸款，則由蘇聯陸續發行債券償付，借息常年五厘計算，蘇聯政府當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開始定購英貨，蘇聯代表並已切實允諾，准於每次成交後三十天內，用債券付清貨欵云。據英商務部出口信用担保司代表向新聞記者聲稱：蘇聯政府所發行之債券，當由英國各銀行予以承兌，而不擬交由證券交易所承兌云。同時蘇聯商務代表沃塞斯基亦聲稱：蘇聯工業設備雖有進步，然政府仍擬與外國商借長期借欵，而以信用方式購買外國貨物，特其條件：（一）須純屬金融性質，（二）利息不得過高，至於應向何家工廠，訂購貨物，定貨合同，應具何種條欵，則選擇之權，仍由蘇聯政府操之，渠相信現所成立之借欵協定，可使英蘇兩國商業關係，愈形穩固，且日益發展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七月廿九日起
至二十五年八月四日止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桂別動隊在湘邊活動
△農本局商股理事選出
△西班牙政府軍漸佔優勢
△第二國際決議援助西勞工
△義允參加五國會議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黃慕松謁蔣請示治粵方針
△交部令郵局停止京桂郵匯
△日機飛晉綏視察
△德允參加五國會議
南路叛軍改取攻勢
△土增建潛艇八艘
△英蘇成立海軍協定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桂軍犯粵被擊退
△黃紹雄辭桂綏靖主任
△林雲陔離粵北來
△義機六架飛摩洛哥援助西叛黨
△英蘇商業協定成立

八月一日　星期六

△馮玉祥赴廬山
△西安蘭州地震
△粵漢路局成立
▷廣州開始禁烟
△黃河水漲太行堤告急
△西叛軍進窺首都
△德義正式宣布參加五國會議
△世界運動會開幕

八月二日　星期日

△蔣電李白忠告
△國府任龍雲為滇黔綏靖主任
△顧祝同任黔主席
△王克敏進京
△法申請各國對西嚴守中立
△亞軍攻佔台西

八月三日　星期一

△鄧世增由南寧飛返廣州
△林雲陔到滬
△程潛等電勸李白
△颶風過滬
△西班牙北路官軍推進

八月四日　星期二

△桂局和緩蔣委員長再電李白勸勉
△林雲陔飛廬山謁蔣
△中委吳醒亞逝世
△粵高法院長葉夏聲免職
△西班牙叛軍進攻西京失利
△朝鮮總督宇垣辭職南次郎繼任



中日外交將入新階段

據前日同盟社東京電：『日本外務省意見以爲日本對華政策既爲積極自主，不應傍觀其事，須於中國政府實行華北工作之前，由日本政府明示日本對華北政策之具體的細目辦法，要求中國之積極協力』。又稱：『中日關係之現狀，已經達到能否實現華北明朗化及兩國關係正常化之決定時期，有田外相此際對華北政策之態度，頗惹起中外各方面之注目』。同時中國方面所得東京消息，亦稱中日外交將入新階段，不特華北問題，行將具體商談，中日關係之全般的調整，亦將有所進行。査自九一八以來，四五年間，中日外交迄在畸形狀態，前任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氏，熱心兩國親交，曾有種種努力，乃終其任竟無成就。年來情形稍稍轉變，尤以最近半年，調整兩國國交之呼聲，雙方應和，似有漸進具體化之可能，蓋從來日本對中國徒提空泛的原則而不爲具體的折衝，時有不同的要求而缺乏一致的意見，在彼動造『既成事實』，妨礙整個的國交，在我遇事肆應，無從立全局的對策。近來彼邦有所謂『外交一元化』之標榜，將使中國有得窺政策全貌之機會，其傾向無寧爲吾人所當歡迎，雖明知其國策不能變更，然即此方式之轉變，較有裨於兩國之和平關係。究竟有田外相之『華北政策』，是何內容，全般調整之辦法，如何着手，在未經公開以前，莫由判斷，更難批評，惟依中國國民立場，有願爲日本當局告者數點，即（一）中國對日外交，方針已定，遠之有五全代會之議決，近之有蔣院長七月十三日在二中全會之聲明，以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爲最低限度之立場，日本果眞希望和平，首在勿使中國官民對和平絕望。（二）華北問題，如僅側重經濟開發，不難得中國方面的贊同，如果涉及關政鹽政，影響中國財政制度之統一，殊難得一致的意見。（三）中日關節，已歷多年，對日之疑惑與恐懼，已成中國國民多數之心理，非示以事實，徐圖融解，斷不能以强力迫之轉換，故夫中日關係之全般調整，必須有極大之忍耐，假相當之時日，如果操之過急，勢必轉誤大局。（四）日本所謂『外交一元化』，必須澈底，不特冀察平津，力持和平，即在綏察蒙旅各地方，凡可以使中國國民認爲日本之策動者，胥加節制約束，勿令以一隅之暴擧，牽動全部。此外更有須請日方注意者，中國對日，既有其最低限度之方針，苟非萬不得已，必不致輕於搖動。邇來因粵桂問題解決，日本一部分人士，懷疑中國當局，謂將一變政策，實則中國建設，經緯萬端，財政經濟，難題山積，將謂因對內統制之順利，遂爾更易對外大計，實際斷無其事，此又吾人所願忠告日人，勿復神經過敏者也。

再則國人方面對於中日外交，亦應有明白認識，即（一）國際間除非宣戰，不能廢棄外交，故中日外交之折衝，國人不應反對。（二）既云外

交，則討價還價，有取有予，宜爲利害輕重之權衡，不能執一成不變之意見。(三)經濟政治，誠難劃分，然而經濟外交，究較武力壓迫爲易於應付，故國人宜要求政府在可能範圍內宣布所謂華北經濟外交之內容，而不持籠統的異議。要之，吾人認爲中日外交之新階段，將爲中日兩國政治家外交家之最後工作，亦即兩大民族百年情誼之最後機會，日本應放棄年來對中國蔑視及嫉覗之思想，表示尊重中國國家立場之誠意；中國則宜熟權利害，勉盡外交的努力，貫澈既定的方針。兩國關係當局，珍重時機，善盡職分，則吾人所殷望不置者矣。

（錄八月一日大公報）

廣西善後之波折

廣西善後，横生波折，殊爲憾事。雖然，據常識所示，要不過一種波折已耳，應不至演成叛亂性質之問題。吾人本共擁護和平統一政策之義，願警告李白，並致其願望於政府當局焉。

時局經過之最可惜者，爲李白於上月中旬奉到桂正副綏靖主任之中央任命後，拒絕接受，反與陳濟棠勾結，另有軍事企圖，李宗仁且已宣布就陳濟棠之副司令。適粵局陡變，陳氏瓦解，李乃歸南甯，而異動之局未告終止也。又越一星期，傳聞李白有電，允就正副主任，計其時，正政府發表李白新任命之時。吾人雖不詳其最後經過，但據下列事實：(一)陳濟棠一部分親信部隊，態度尚不甚明，而接近西江，與桂呼應。(二)陳濟棠及其黨羽，尚在港有陰謀活動。(三)李白迄無與中央合作之表現，依然有軍事行動；則可知中央調李白離桂，蓋基於安定兩廣統一軍政之事實需要，原則上　討論之餘地者也。

近日頗謠傳李白抗命備戰，並有醞釀組軍政府之說。吾人雖表憂疑，猶不深信。何則？在陳濟棠沒落之後，當粵局大定之時，李白以一隅抗中央，其勢應有所不能也。雖然，現在事實之可知者，爲李白拒受新命，亦不甘離桂。長此相持，徒使廣西工商停頓，軍民驚慌，就地方言，就大局言，皆有害無益，爲李白個人計，亦絕無出路。吾人現願警告李白，速悟數點：(一)苟李白接受新命，社會對之，仍有同情，中國事業，大矣多矣，何必非把持廣西不可。(二)如必反對政府之任命以爲不堪接受，則只有自己潔身以退，不應使廣西軍民，爲個人業已失敗的政治企圖而殉。(三)國家大勢，必需要軍政軍令之統一，陳濟棠崩潰以後，李白固當分負咎責，不應執迷不悟。(四)倘以爲其反政府之策動，尚有運用餘地，則觀察謬誤，必應反省，自六月二日李白與陳濟棠共同發動之一套的言論行動，早已實際上失其號召能力，今仍强爲之，除使桂民苦痛之外，更毫無意義矣。以上諸義，皆切實質直之言，深望李白迅速反省，勿走絕路。同時則願進言於政府當局曰：處理桂局，應儘量以下列兩點爲原則。其一：上月二十七日蔣委員長發表四項聲明之旨趣，共二：二中全會決議案之精神。就前者言，蔣委員長所稱「中央必本對內和平統一之政策貫澈到底」，在今日粵局已定，李白行動不能阻礙大勢之時，此項旨趣，應更易於貫澈。就後者言，陳李白共同異動，而二中全會免陳而留李白，是於李白，有特予保全不究既往之意。近對李白另有任命，亦據此種精神，是則雖在李白拒命之後，猶宜多方誘導，期其就軌。吾人相信中央目前之政策，殆如是也。抑觀桂局癥結，首爲感情問題。李白與陳濟棠異者，陳濟棠利令智昏，李白殆所謂氣令智昏之類。彼等年來，始終以爲中央不容彼等，遂思異動，步步出軌，今竟瀕於驅廣西軍民以殉彼等之時。政府外顧國際，內念人心，對於廣西善後之波折，務宜更對症下藥，多方啓導，此殆爲一般國民所希望，亦所以彰明政府政策之始終一致也。雖然，倘李白定驅桂軍以犯鄰省，或稱政府以裂中國，則法紀自在，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矣。

（錄七月三十一日大公報）

粵局奠定後之捐稅

自國府明令實行廢除苛捐雜稅以還，各省遵令廢除之各項捐稅，其稅目達五千餘種，年額至五千餘萬元之巨，工商界之喘息稍舒，國內生產事業，漸有蘇生之希望。獨粵省過去託庇西南政務委員會旗幟之下，形成稅則自主之局，特立名目，任意抽稅，匪僅粵省人民，仍受苛捐雜稅之困，即各地工商界之轉運貨物者，亦復强課重稅，比之釐金尤爲苛酷。即就上海而論，兩年以來，關於粵省捐稅問題，疊經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市商會，各國貨工廠聯合會等文電請求裁撤，均未採納。蓋外襲稅制壁壘產業統制美名，施展其掊克竭漁之能事，以遂其貪污政治之伎倆。今歲上海實業界組織之兩廣實業考察團，亦曾一度向粵當局請求改良稅制，依然未得要領。此種捐稅，以課及國產爲多，且多課及省外之國產，是於變相釐金之外，實含有擯斥外省產品性質，同在國家版圖之內，而有此强分畛域省自爲政之怪象，工商界之疾首蹙額，匪一日矣。茲幸粵局奠定，一新庶政，與民更始，正及其時。孔財長既有將粵省所有苛捐雜稅澈底廢除之電令，鄒宋二氏亦有整理粵省稅則之宣言，爰就工商界年來所感受之苦痛，與經過之困難，分別其課稅之種類，略爲詮陳，以供當局革新稅政之參考焉。

一，國貨專稅　上海爲國貨工業之總樞，各工廠之出品，大都推銷各省，華北長江以外，廣東確爲華南銷貨之中心，每年有一萬五千萬元之巨，乃廣東前省政府特立各種特稅之名目，且以專稅省外製品爲限。如皮革，如紙張，如染料，如機件，如化裝品，以及民生日用之品，均分別課以專稅，自値百抽五至十五不等，即如皮革一項，粵政府認爲舶來品，故須抽稅，但按其實際，仍係徵收省外製成皮革品之專稅。蓋其目的在遏抑他省貨品之輸入，惟恐事出無名，故以舶來皮革稅爲標題，而實行其變相釐金之政策。按實業部所定國貨標準，除第一等國貨完全用本國原料外，其第二等國貨之下，均可參用外國原料，例如細紗之用外國棉花，絲織品之攙用人造絲，均屬國貨界之恒例，乃粵省辦法，材料攙用舶來品，即須重複徵稅，則國內所出國貨之運銷粵省者，幾無一不可巧立名目，另行徵稅，實爲國貨界極大打擊。此外如粵省已辦之工業，如水泥，酸鹼等，課稅尤重，是對於行將崩潰之工商業，不啻下井投石，任意摧殘，與政府救濟工商政策，適相背馳，此應澈底改革者一。

二，農產專稅　農產專稅，創自粵省，以民食日用所需，强課重稅，在設局之始，粵政府以抵禦外貨保護國產爲名，其結果則外貨率多規避漏稅，詎知受害者，仍爲國人。而粵商與非粵商，粵農與非粵農，皆受大累。査粵省農產專稅局徵稅種類，除洋米外，所謂外貨，以東三省油豆爲大宗，抽稅至値百抽三四十以上，殊不知油類豆類，每年運入粵省者，直，魯，豫，皖，江蘇所產，實比東三省爲多。如一律徵稅，予華北華中生產品以大打擊，夫以非粵省所產，即視爲外貨，用關稅壁壘施諸本國，與自斷肢體何擇，此應澈底改革者二。

三，麵類附捐　麵類附捐，亦爲粵省特有之苛稅，在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間，粵政府有廣東及各省土製豆麵等類肥田料，一律免徵附費之布告，二十三年五月西南政務委員會亦有非東三省豆麵不繳捐費之令。詎二十四年九月一日粵政府推翻前令，不論東北產與內地各省產一律每担徵費大洋二角五分，是其阻塞國產銷路之影響甚大。上海一帶新興油廠二十餘家，所製豆餅花餅，爲農人肥田要素，其銷路以粵省爲大宗，實爲新工業之一種。如此重課捐稅，無異絕其生路。以是引起油廠業之聯合停業罷運，雖各方一再呼籲，迄今案懸未決，非但各地農商受害極巨，長此以往，國內麵類與農產之市場，將盡爲外貨所壟斷，近頃世界各國方盛行經濟統制，以防外貨傾銷，而維本國產業，乃粵省反其道而行之，其有害於國民經

濟建設，夫豈淺尠，此應澈底改革者三。

最近上海工商界正在調查研究粵省之苛雜捐稅，以謀貢獻於當局，爲改革之參考。昨日上海雜糧公會分呈中央及粵省新任當局，請來廢除粵省之豆類油類特稅及麵類附捐，統一洋米稅收，杜絕進口，轉而取給湘贛皖過剩之米，用意甚是。上海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等，亦有減免粵省國貨特捐專稅之請求，工商界之希望於當局者甚殷，來蘇之兆，行有日矣，輒就所見，以爲芻蕘之獻何如？

（錄七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

日英與日俄

昨日同盟社東京電，日本外務省欲乘英國政府黨，正注意遠東之時，設法謀英日關係之全般的調整，此訊頗可注意。茲將試檢討日本目前對英對俄之政策，以資參考焉。

自日本論，目前對象，第一爲蘇俄，他皆在其次。因此之故，對蘇俄以外列强之關係，皆欲加以相當調整，不止對英也，而視英尤重。則以英國與遠東問題利害關係較多，其注意亦較銳敏較眞摯之故。日英間之大勢，就積極的言，斷不能成立提携，蓋經濟利害，無法調和故。然同時就消極的言，則猶可妥協相安，蓋英日戰爭，不能想像故。因問題有此兩面，故年來時而講調整，又時而發衝突，實則大勢不出於上述之範圍，今日如是，最近之將來，亦猶然也。日本嘗有一時期，對美國甚感不安，近則心理稍異。蓋熟知美國目前無積極干與遠東問題之意願，亦無其準備。美國經濟多事，而輿論望和，對歐洲事，厭惡不問，對遠東雖關心而無行動。今値大選，政爭爲先，外交次之。故日本雖從軍事上不斷注意美國海軍空軍建造之程序，而有相對的設施，外交上，則目前固在相安無事之階段也。英國立場，與美國異。蓋不惟在中國有深厚之經濟利益，必須維持，且在亞洲有廣大之領土，又有澳洲。故遠東問題，在英國有切身利害。美國可以高瞻遠矚，暫時不問，英國則不能。抑英國久爲世界外交舞台之領袖，國家利害，廣泛而複雜，外交富於彈性，而計算精刻，用心深摯。今者雖以歐局杌隉之故，英國地位，陷於困難，然觀其一面擴張海空軍備，一面爲八方應付逐步騰挪之外交，則依然有洋洋大國之風，日本自亦不能不加重視也。且日本更有較深之用意焉，蓋從純軍事觀點論，日本熟知英國斷不肯，亦不能在遠東與日本作戰，並熟知英美未能到聯合行動之程度，是以日本對英，年來每暗示鋒鋩，絕非如過去之易與。李滋羅斯兩度赴日之印象，當感覺日本態度之强硬。雖然，日本外交家，亦有所希圖及顧慮。希圖爲何？蓋知英保守黨一部分有力議論，爲對日妥協，亦知英人根本上明辨利害，不肯亦不能對日趨於極端，故認爲尚有外交手腕可用。顧慮爲何？則認識英人隱忍深於機謀，日本倘過漠視英國之利益，則英國必於外交上取報復，最顯而易見者，必促成英俄之更相接近。日本既決心應付蘇俄，則利在儘可能範圍以和英，目前階段之日本政策，大抵如是也。

然則其效果如何？曰：吾人所關心者，爲東亞之眞正平和。若此種國際間一時之離合，索價還價之外交，根本上殆無眞正效果可言也。他姑不論，凡事關中國者，中國國民，果以爲可行，則雖全世界反對，中國猶將奮鬥以贊成之。反之，倘與中國根本利益有礙，則雖列强妥協，中國猶將反對之，日英關係之轉變如何殆次要之問題矣。況前既論之，日英間並無成立根本提携之希望乎。吾人敢進一言於日本朝野：即爲奠安東亞計，調整對任何國之關係，皆莫若調整中日關係之重要。此乃根本，其他皆枝葉也。

（錄七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國風社選

訟蝗　　拔可

射陽。告。蝗。災。揷羽。星。火。馳。一旬。三。廓。淸。官書。等。童。嬉。儆邑。勢。洼。下。錯壞。洪。澤。湄。冬乾。挾。春。潦。燥濕。殊。失。宜。有蟲。不。腐。蝦。一卵。破。百。兒。跳躍。競。喞。嗾。如聞。冰。流。澌。朝掘。百。丈。溝。暮障。百。丈。陂。畚鍤。相。後。先。村村。不。追。糜。縛帚。納。窟。穴。萬噍。無。一。遺。除惡。誓。務。盡。不留。爲。人。饑。何曾。勞。酒。漿。民各。急。其。私。徼幸。害。已。去。安用。更。張。之。誰知。坐。疎。忽。長官。翻。見。疑。徵蝗。似。包。貢。督責。不。敢。遲。穢爛。已。入。土。何從。登。階。墀。大索。菰。蘆。中。閉籠。已。欲。飛。老手。擅。刀。筆。批根。彌。有。詞。撲蝻。瘦。成。蝗。事實。焉。可。欺。爲政。乃。若。此。詎稱。賢。有。司。拙宦。愧。無。狀。厥咎。誠。當。尸。舉頭。視。皎。日。豈復。求。人。知。顧茲。府。縣。間。不能。無。是。非。投幘。乞。病。免。兩端。休。爭。持。異哉。彼。狡。獪。弄姿。微。拈。髭。逡巡。就。客。位。皤然。降。色。辭。自悔。太。孟。浪。誤將。汝。瑕。疵。爲惠。況。不。費。未錙。毫。與。耋。片語。事。立。白。徧心。亦。良。怡。海東。某。使。君。市蝗。不。論。貲。穿塚。高。於。城。功若。封。鯨。鯢。鉅萬。何。從。出。官倉。粟。無。稊。假手。恣。一。飽。黑胆。靑。肝。脾。歲宴。最。上。考。公言。空。爾。爲。

木公移家津市賦贈用前和君任詩均幷寄伯揆海上　乙亥冬　　什公

能文。子。固。兼。工。詩。詩不。示。人。長。自。私。沽上。俯。仰。富。吟。料。妙語。咄。咄。和。天。倪。迷陽。塞。途。將。安。適。那及。蒙。求。課。小。兒。爾來。藏。書。盡。北。徙。餘屋。滿。貯。傾。城。姿。君言。願。讀。供。我。借。報以。一。鴟。君。不。痴。晨起。見。雪。更。高。臥。美人。遙。隔。天。一。涯。結鄰。幸。有。老。無。已。說詩。備。數。臣。能。爲。水深。火。熱。勿。復。道。簞壺。叵。耐。非。王。師。

懷石遺　　堯生

春分。細。雨。不。堪。游。去歲。全。家。出。峽。州。幾向。吳。門。淹。久。病。一江。春。水。漲。東。流。廻舟。更。覺。成。天。末。貰酒。應。能。遂。杖。頭。喜說。別。來。添。小。鳳。桐花。萬。里。韻。丹。邱。

丙子上巳秦淮春禊因病未赴釋堪代拈西字　訒盦

十年。不。到。石。城。西。草長。鶯。飛。欠。杖。藜。幾度。風。光。違。白。下。六朝。煙。景。負。靑。谿。故人。珍。重。緘。瑤。扎。禊事。商。量。續。舊。題。却爲。微。痾。行。不。得。高樓。遙。望。碧。雲。低。

立夏　篸士

流光。暗。換。春。猶。在。（今歲閏三月）櫻。筍。堆。盤。螻。國。鳴。馬。齒。徒。增。神。骨。重。（余去歲體重較前年增二十四磅今歲得百五十九磅零又加重十五磅矣）豬。肝。亦。累月。風。淸。揷枝。已。喜。生。新。葉。理曲。誰。能。廢。舊。聲。海內。知。音。餘。幾。輩。頻。來。尺。素。慰。離。情。

釋戡招禊秦淮水榭分得桑字　若飛

朋簪。歷。歲。紀。流。觴。捧。劍。波。心。舊。事。詳。蒿目。疇。能。祓。憂。患。淸纓。聊。共。濯。滄。浪。崩。沈。霸。局。陵。爲。谷。牢。落。詩。盟。海。換。桑。後約。異。時。如。過。此。艇。停。聽。笛。最。難。忘。

巫峽絕句　石遺

望到。嵒。巉。十。二。峯。迷。濛。南。北。與。西。東。楚。天。巫。峽。半。雲。雨。始信。少。陵。詩。最。工。

除却。巫。山。不。是。雲。秦雲。寄。託。亦。云。云。玉。溪。生。與。元。才。子。要把。高。唐。片。席。分。

東坡。遊。宦。杭。州。日。兩字。朝。雲。喚。侍。兒。想。是。經。過。巫。峽。後遠山。早。欲。畫。峨。眉。

三峽。當。塗。高。復。高。阿瞞。不。到。枉。稱。豪。英。雄。好。手。眞。堪。笑。春水。方。生。走。一。篙。

丙子上巳秦淮水榭修禊釋堪爲拈得胡字　子言

秦淮。舊。步。猶。邀。笛。建。業。前。朝。本。作。都。草。長。鶯。飛。逢。上。巳。四郊。多。壘。憶。風。胡。

踏莎行（秦淮禊集釋堪爲分戲字）　次公

螺子。山。靑。鼠。姑。風。細。今年。兩。度。逢。元。巳。試從。江。北。望。江。南。催詩。人。在。停。雲。裏。花下。邀。頭。盃中。婪。尾。移船。不。礙。鳧。翁。戲。何當。收。拾。滿。襟。愁。一齊。分。付。湔。裙。水。

人月圓　夔庵

朝朝。對。影。聞。聲。地。密。意。被。人。猜。鶯。鶯。燕。燕。詩。人。老。去。公子。歸。來。誰知。一。晌。歌。塵。未。斷。粧。面。旋。乖。傷。春。傷。別。飄花。庭。院。飛。絮。池。臺。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弘治本後山先生集跋

陳後山集三十卷。明弘治十二年己未刻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每卷首葉三四五行題茶陵陳仁子同俌編校。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後學彭城馬暾廷震繡梓。前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王鴻儒序。略言此本錄於仁和陳氏。潞守馬君請錄付梓。以無別本校證。訛字頗多。觀者以意讀之可也。其卷首載賤姓名而題曰重校者。蓋附驥之意。非事實也。次有門人魏衍記。元城王雲天社任淵二跋。皆據宋時原刻傳錄。卷末有潞州儒學廩膳生員郭銘繕寫一行。此本傳世無多。昔年廠肆曾出一本。爲周君叔弢以重金購得。旋又歸之邢君贊亭。昨歲文友書坊爲收此帙。中缺卷四五六各卷。因假贊亭藏本屬四姪遜謨影寫補入。遂爲完書。其原本書衣及明代簽題皆存其舊式。余更取海苔牋染以石青裝褙。外護居然古香馣藹。可爲什襲珍藏矣。

按後山集卷數傳本各異。據魏衍記稱。以甲乙丙稾合而校之。得詩四百六十五篇。分爲六卷。文一百四十篇。分爲十四卷。詩話談叢則各自爲集云。是宋本當爲二十卷矣。文淵閣著錄所據爲松江趙駿烈重刊馬暾之本。近時番禺陶氏愛廬刻本因之。凡詩八卷。文九卷。談叢四卷。詩話理究長短句各一卷。通爲二十四卷。據青浦王源序言從姚太史

原文献残缺

左右采穫。必有出於義門丹黃之外者。引領金閶。何日得酬此奢望耶。丙子六月初四日。藏園老人識。

卷十一。送邢居實序。其患在於俗下脫文三百一字。

又章善序。脫題一行。序首六十一字。

又顏長道詩序。從游之樂下。脫九字。

卷十五。徐州學記。祭周公孔子於學下。脫十字。

爲守攻之下。脫二十字。

又是是亭記。使世皆愚也。皆下脫十二字。

卷十六。一統論。學者所論者五焉。學者下脫十三字。

又霍光論。不學而能者道也。能下脫十九字。

卷十九。賀水部傳。今安可得耶下。脫二十字。

又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賁賢守之良能下脫十八字。

卷二十。比丘理公塔銘。始出汝陰下。脫十六字。

又昌樂縣君劉氏墓銘。巽以行直下。脫十八字。

又宋魏府君墓表。思曠之車以敍之。車下脫二十字。

又先夫人行狀。顧公娣弟趙氏婦下。脫一百十字。

又光祿曾公神道碑。從江南來上書曰下脫四十六字。

非國之以幸天下國之下。脫十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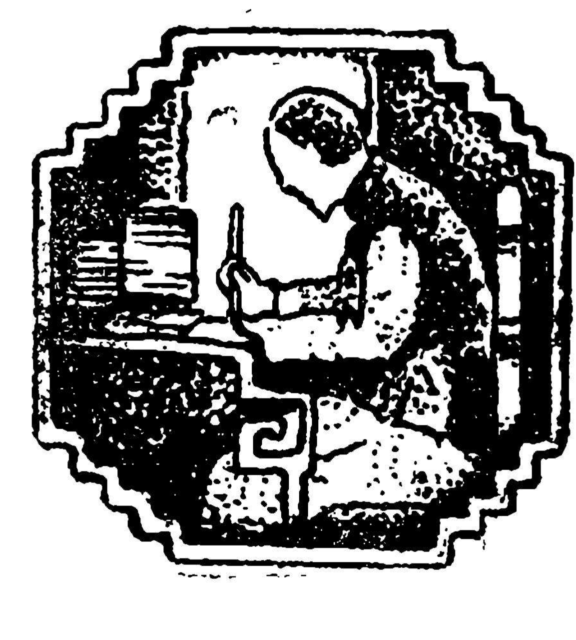
豈足道哉下。脫一百二十九字。

卷二十一。談叢。契丹犯澶淵條。以問公曰。下脫十字。

卷二十七。五世之祖條下。脫禮之別也一條。十九字。

又今之學者條。首脫三十九字。

又按斠書隅錄。載明本第二十卷中。光祿曾公神道碑。歷撫州宜黃下。自臨川尉輕俠少年起至此固命之適止。凡脫六百十字。正爲一葉。余取此本核之。其文完然具存。知馬刻固未奪佚。義門所據之本。適缺此葉耳。更可異者。近時後山集傳世者。以光緒乙酉番禺陶福祥刊本。最爲通行。陶氏自題依學稼村莊本校訂重刊。然檢斠書隅錄。逐卷證之。其奪佚文字。竟無一條補列。是義門校記。陶氏固未曾寓目。第虛攜校訂之名。以自張耳。昔王氏鴻儒刻書自序曾申明標題重校。非其事實。以示不敢欺世。今陶氏沿訛襲謬。而逐葉偏題愛廬校本。吾不知其所校者何在。同此一書。先後版行。以王陶二氏所言相較。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初五夜藏園再記。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三十期）

拙稿前談八股文，（見本報第十一卷第四十五期。）引黎劭西（錦熙）「中國三千年大衆語文學小史」涉及八股者一節，其論頗精。文中略舉焦循「易餘籥論」之說，亦有致。玆更將「易餘籥錄」卷十五之一則暨卷十七之二則，錄其文如次：

商之詩僅存頌，周則備風雅頌，載諸三百篇者尙矣，而楚騷之體，則三百篇所無也。此屈宋爲周末大家。其韋元成父子以後之四言，則三百篇之餘氣遊魂也。漢之賦爲周秦所無，故司馬相如楊雄班固張衡爲四百年作者，而東方朔劉向王逸之騷，仍未脫周楚之科臼矣。其魏晉以後之賦，則漢賦之餘氣遊魂也，楚騷發源於三百篇，漢賦發源於周末，五言詩發源於漢之十九首及蘇李，而建安而後，歷晉宋齊梁周隋，於此爲盛，一變於晉之潘陸，宋之顏謝，易樸爲雕，化奇作偶，然晉宋以前未知有聲韻也。沈約卓然創始，指出四聲，自時厥後，變蹈厲爲和柔，宣城水部，冠冕齊梁，又開潘陸顏謝所未有矣。齊梁者，樞紐於古律之間者也。至唐遂專以律傳。杜甫劉長卿孟浩然王維李白崔顥白居易李商隱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陳子昂張九齡韋應物之五言古詩，不出漢魏人之所範圍，故論唐人詩以七律

五律爲先，七古七絕次之。詩之境至是盡矣。晚唐漸有詞，興於五代，而盛於宋，爲唐以前所無，故論宋宜取其詞，前則秦柳蘇晁，後則周吳姜蔣，足與魏之曹劉唐之李杜相輝映焉。其詩人之有西崑西江諸派，不過唐人之緒餘，不足評其乖合矣。詞之體盡於南宋，而金元乃變爲曲，關漢卿喬夢符馬東籬張小山等爲一代鉅手，乃談者不取其曲，仍論其詩，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文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李何王李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復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隨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然而未暇也。偶與人論詩而記於此。

「雲麓漫抄」云『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按此，則唐人傳奇小說，乃用以爲科舉之媒，此金元曲劇之濫觴也。詩既變爲詞曲，遂以傳奇小說譜而演之，是爲樂府雜劇，又一變而爲八股，舍小說而用經書，屏幽怪而談理道，變曲牌而爲排比，此文亦可備衆體，史才，詩筆，議論。其破題開講，即引子也；提比中比後比，即曲之套數也；夾入領題出題段落，即賓白也。習之既久，忘其由來，莫不自詡爲聖賢立言，不知敷衍描摹，亦仍優孟之衣冠。至摹寫陽貨王驩太宰司敗之口吻，敘述庾斯抽矢，東郭乞餘，曾何異傳奇之局段邪？而莊老釋氏之恉，文人藻繢之習，無不可入之，第借聖賢之口以出之耳。八股出於金元之曲劇，曲劇本於唐人之小說傳奇，而唐人之小說傳奇爲士人求科第之溫卷，緣迹而求，可知其本。

元人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厚德有道之人，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八股入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原本於曲劇，而如陽貨臧倉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工八股者作此種題文，竟不啻身爲孤裴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偪肖爲能，是當以元曲之格爲法。

溯其演變，辨其體類，誠研究八股文之佳資料也。

前稿並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論及八股文者，近復閱其「明代文學」，自序有云：『至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橫軼蕩，則以古文爲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書分四章，第一章文，第二章詩（附詞）。第三章曲，第四章八股文。第四章第一節總論謂：

八股文，亦名四書文。四書文者，以命題言之也。八股文者，以體制言之也。或稱帖括，即唐帖經。亦名經義，即唐墨義。顧唐人帖經，猶今默寫經書，無文詞之發；非八股文比。而明之八股文，排比聲調，裁對整齊，即唐人所試之律詩律賦，貌雖殊而其體則一也。亦稱時文，則對古文而言。……自科舉廢而八股成絕響，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明賢扶發理奧，洞明世故，往往以古文爲時文，借題發揮，三百年之人文繫焉！吾友吳瞿安先生嘗言『明代文章，止有八比之時文，與四十齣之傳奇，爲別創之格。』（語見顧曲麈談）吾友既備論曲學矣；獨八股文闕焉放廢，遂爲明其流變，著其名家，以俟成學治國聞者有考焉！

蓋均有見地。固非漫揚已死之灰耳。循錢氏之例，論述清代文學，八股文亦應特加之意。又徐樹錚「致柯鳳孫王晉卿馬通伯書」有云：『諸子諸史騷賦詩歌塡詞南北曲八比文，皆中國文學粹腋，不可不各有最輯，擬定爲目錄，廣求名宿耆賢，審愼抉擇後，刋布於世，俾勸讀之士，有所依歸。』則八股文於「文學粹腋」之列，擬最輯刋布，所見亦略同於焦錢。

聽巖家借得鈔藏馬氏本付梓。然今取此本與趙刻核之。其卷數乃不相合。殊不可解。蓋馬本詩十二卷。文八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二卷。長短句一卷。實爲三十卷。趙氏付梓時。即言馬氏刻板久已亡失。意其所假姚太史傳鈔本。或有改訂。而藝風老人乃歸咎於四庫館臣之併省。殆亦未加深考耳。余嘗觀諸家藏目。多載後山詩注。而馬氏三十卷本。乃獨缺如。近時惟丁陸二家有之。此外不多覯也。雍正庚戌趙駿烈重刊時。求明刊已不可得。四庫開館。亦祇據趙本著錄。蓋當時既未廣流傳。逮及今茲。已歷四百餘年。其罕秘難遇宜矣。顧此本版刻古舊。雖自可珍。而文字奪訛宜勤校訂。昔何義門於康熙己丑得嘉靖以前鈔本。對校明刻。刊誤補佚。是正良多。嘗憤言錯本誤人。有不如不刻之歎。其手校原本。今藏靜嘉堂文庫。錢唐丁氏。亦有傳錄之帙。別下齋蔣氏。取彼異同。編爲校記。附諸斠書隅錄以行。余嘗就茲帙勘之。差失至有百許條。其謬異之甚者。或誤聯二文爲一首。或遺落字句至數百。敗棘荒榛。觸目皆是。茲舉其犖犖大者。臚列左方。其詩下小注。及單詞片字。尚不能悉數也。

又按世傳吳荷屋方伯藏宋刊本。「首有紹興二年謝克家序」。繆藝風晚年曾語及之。而訪尋踪跡。竟未知歸於何氏。余昔年游吳門。於潘世兄博山家。遍觀藏書。得見宋刊大字本。正二十卷。字大如錢。氣息樸厚。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字。版心刻工。有眉州某某刊字。前有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蓋南渡初蜀中刊版。與蘇文忠文定二集並行。故字體行格。宛然如一。因知魏衍所編。詩文之外。不附談叢各種者。正是此本。卷末有翁蘇齋題詩。蓋即荷屋舊藏。披玩再三。驚喜出於意表。蓋不特爲海內孤行之帙。亦實爲後山集傳世最早之編。異時儻得一瓻見惠。從事勘讐。其